

美国研究

季刊

1994年第3期

AMERICAN STUDIES

第8卷

9月5日出版

冷战后的美国	王缉思 朱文莉 (5)
试论核裁军的几个问题	吴展 (16)
亚太经济合作：思路、条件及大国关系	王逸舟 (23)
尼克松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性转折	张也白 (34)
——悼念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美国的文化模式：对中国文化的启示	朱世达 (42)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金融改革	张少华 (50)

随笔

与费正清的最后一面	冯亦代 (59)
-----------	----------

书评

霍夫施塔特与《美国政治传统》	常绍民 (61)
一部出自“后修正主义学派”的新著	王先亨 (65)
——评安德森著《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越南》一书	
风风雨雨四十年	熊志勇 (66)
——读《中美关系史(1911-1950)》	
喜闻雏凤清声	刘绪贻 (69)

信息

“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综述	陶文钊 (72)
中美文化互动研讨会在京召开	晓君 (75)

新书架

(76)

本期责任编辑：赵梅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仰山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3.00 元
国际版 3.00 美元（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Autumn 1994

Vol. 8, No. 3

ARTICLES

ESSAY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Wang Jisi and Zhu Wenli (5)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nconsistency and confusion of U.S. diploma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d traces the domestic causes for its failure to formulate a clear, long-term strategy. Meanwhile a few points are made to predic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U.S. foreign policy based on its past practices and current interests.

SOME THOUGHTS ON NUCLEAR DISARMAMENT

Wu Zhan (16)

The article gives a brief historical review of nuclear disarmament and argues that after the START II Treaty between the two nuclear superpowers further reduction of nuclear weapons will be unlikely in the near future. It discusses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destruction of nuclear warheads untouched in past treaties and expounds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 focussing on questions at issue in South Asia and North Korea. Finally,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ain China's position on nuclear test moratorium and ban, and its nuclear policy.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ang Yizhou (23)

The essay treats the theme of the so-called "Pacific Epoch," though the author does not agree with some of the prevailing arguments thereabout. It comprises three separate but interrelated parts: 1. four model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s i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Malaysia and China respectively; 2. differences among nations in natural conditions, politico-cultural backgrounds as well as attitudes towards joint developments; and 3. interactions among the four Asia-Pacific powers, namely,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Russia and China, whose relationships can be grouped into four triangles.

NIXON AND THE HISTORIC TUR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Zhang Yebai (34)

This article is to the memory of Richard M. Nixon, a politician with strategic foresight and political courage. During his presidency, Nixon took bold and significant steps to adjust U.S. foreign policy, which enabled him to achieve his three principal policy goals: the retreat from Vietnam,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detente with the Soviet Union. In retrospect, the Nixon era was a watershed in the postwar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THE PATTERN OF AMERICAN CULTURE: ENLIGHTENMENT FOR CHINESE CULTURE

Zhu Shida (42)

The author analyzed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three factors--Christian tradition, republicanism, and individualism that constitute the Anglo-Saxon-based American culture and "benevolence," "rites," and "golden means" that make up the quintessence of Confucianism, the basis of the pattern of Chinese culture. He concludes that Chinese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should learn the following lessons: 1. It must not negate its tradition; 2. it must not absolutize individualism; 3. there are structural conflicts among democracy, equality, and individualism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4. there is a need to seek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ivilizations.

ALEXANDER HAMILTON'S FINANCIAL REFORM

Zhang Shaohua (50)

The financial reform initiated by Alexander Hamilt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a profound change in American finance. It not only enabled the new-born United States to build up for the first time a rather complete financial system, bu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ost-independence nation. As the change complied with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development the opponents had no choice but to accept Hamilton's financial system which was later established.

RANDOM NOTES

MY LAST INTERVIEW WITH JOHN KING FAIRBANK

Feng Yidai (59)

BOOK REVIEWS

RICHARD HOFSTADER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Chang Shaomin (61)

A NEW POST-REVISIONIST WORK: DAVID ANDERSON'S *TRAPPED BY SUCCESS: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VIETNAM, 1953-1961*

Wang Xianting (65)

THE FOUR STORMY DECADES: *A HISTORY OF SINO-U.S. RELATIONSHIP(1911-1950)* by Tao Wenzhao

Xiong Zhiyong (66)

AN EXCELLENT BOOK BY A YOUNG AUTHOR: YANG YUSHENG'S *DESCRETE ESSAYS ON U. S. HISTORY*

Liu Xuyi (69)

ACADEMIC ACTIVITIES

A WORKSHOP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INO-U.S. RELATIONS: RETROSPECTS AND PROSPECTS"

Tao Wenzhao (72)

A WORKSHOP ON SINO-U.S. CULTURAL INTERACTION (BEIJING)

Xiao Jun (75)

NEW BOOKS (76)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美国研究》1994 年第 3 期

冷战后的美国

王缉思、朱文莉

作者单位：王缉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朱文莉，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冷战结束后，世界总趋势是走向有序、进步、缓和，然而旧格局的消失同新秩序的出现之间，将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其间的无序、失衡、冲突，表现在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所有层面。如果说在过去一定阶段可以用东西南北矛盾来概括国际形势的话，今天更需要用一种穿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全球眼光审时度势。

观察世界发展的总趋势，离不开研究美国。它在整个 20 世纪都是世界上经济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具有全球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两极格局解体，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如何重新估计美国的强弱兴衰，判断它是否有独霸世界的能力和四处插手的野心，自然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起初，西方世界到处都在议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胜利”，讨论如何建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而在反对美国霸权图谋的国家中，普遍感受到可能出现单极世界的巨大压力，甚至有某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但是，几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表明，美国和西方联盟没有享受到什么“和平红利”，它们干预世界其他地区事务的能力，远远没有原先设想的那样强大。其中原因，不仅在于两大集团对抗消失后西方各国之间矛盾加深而难以协调行动，也不仅在于西方之外各种独立政治力量的兴起。西方缺乏干预能力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冷战的结束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深深震撼着西方社会，引起发达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组。各国内部的统一意志和凝聚力，以及领导集团的控制能力，都受到严重削弱。一种可能出现的长期趋势是：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国内矛盾，大于它们之间的国际矛盾；它们的领导集团需要更多地从国内考虑出发去处理国际关系。

瞻望 21 世纪，可以肯定美国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称霸全球。在冷战后的美国国内，公众对政治领导人缺乏信任，政界丑闻不断，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难以克服，犯罪率上升，种族矛盾突出，教育水准下降，传统价值观失落。如此种种问题，使美国人无颜自诩为今日世界之楷模。在外交方面，克林顿政府常常分不清政策目标的轻重缓急，指导思想混乱，政出多门，缺乏强劲干练的外交协调班子。这种状态，使美国决策者在处理一系列外交难题时力不从心，更遑论“领导世界”。

本文旨在描绘冷战后美国的外交轨迹并分析其国际处境。一方面，我们想着重刻画美国决策者和政治智囊集团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彷徨犹豫，以及各种外交思想、政策建议的相互矛盾及其国内根源。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美国对外政策毕竟刚刚从冷战时代脱胎而来，具有相当的连续性，根据其政治观念和国内外的现实利益，应当可以推演出美国对外关系的大致走向。

—

本文所谓冷战结束，指的是以苏联为首的国家集团于 1989 年发生政治剧变后，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抗的终结。对峙 40 多年的老对手自行崩溃，着实令美国人大喜过望。他们认

为美国是冷战理所当然的胜利者，今后再不会有强有力的挑战对手，以为按美国式理想塑造世界的机遇就在眼前。 国务院官员弗兰西斯·福山在他那篇名噪一时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中宣称：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结束了大国冲突的历史；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已经日薄西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宗教运动或民族主义运动也无力抗拒西方，西方国家之间只有经济竞争，而无冲突可言。国际关系正在“共同市场化”。（1）《时代》周刊则号召努力建设“第二个美国世纪”。（2）

几年来，在几乎所有重大全球性问题和地区性问题上，都可以发现美国外交的踪迹。对独联体和东欧各国的政治进程，美国极力施加影响。在 1991 年的“八·一九”事件和 1993 年的俄罗斯十月事件中，美国表态鲜明，它所支持的一方都在事变后占了上风。在欧洲，美国以盟主的面貌出现，参与筹划北约的改组和扩大，介入波黑冲突的调停，促成北约和前华约组织国家建立了“和平伙伴关系”。

在亚太地区，柬埔寨内战基本平息。美国不事声张地撤出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克林顿政府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设想，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亚太经济合作首脑会议，为扭转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展开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就朝鲜核问题大作文章，同时在南亚推销其无核区计划。

在美洲，美国主导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提出美洲事业倡议，宣布要将自由贸易区向南延伸。美国还主持了拉美联合扫毒计划。它以民主和法治为旗帜，对海地政局进行干涉，并要求其他拉美国家同它协调行动。

在海湾战争后的中东，美国一直没有中断对伊拉克、利比亚、伊朗等眼中钉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在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美国支持它所称的温和派政府，阻止它眼中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上台。美国参与新一轮中东和谈，克林顿在华盛顿主持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签署仪式，企图显示美国独一无二的影響力。

在非洲，美国以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名义干预索马里内战，受阻后又全部撤出。对于卢旺达内战，美国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不愿涉足过深。美国宣称支持曼德拉领导的第一个南非民族团结政府，希望能在非洲其他地区推广“南非模式”。

作为冷战后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确无所不在。它的外交高峰，当推 1991 年初海湾战争时期。当时，美国俨然以反侵略国际联盟的盟主自居，一面协调各国对伊拉克实施全面封锁，一面要求西欧、日本、中东产油国为美国指挥的联合作战出资，很是威风了几个星期。这时，布什总统把“世界新秩序”天天挂在嘴边。然而海湾战争一过，临时结成的联盟不复存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开始呈现其常态。美国海外干预力量之有限，外交目标之混乱，很快显露出来。在应付众多的区域性武装冲突时，美国显得犹豫不决。使用武力干涉力不从心，往往得不到盟国一致支持；而不加干涉又不甘心，唯恐失去控制。在这种彷徨之中，干预索马里、波黑和海地连续受挫。在处理同俄罗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时，时而要同俄罗斯建立特殊的战略伙伴地位，支持它在本地区保持传统国际影响，时而表示担心俄罗斯大国民族主义复活，要保证东欧中亚国家免受威胁。美国人企图引导俄罗斯等国政治经济转轨的计划屡屡失策，眼看着他们心目中的左翼强硬派或极端民族主义者重新活跃，华盛顿的政策摇摆不定，时而支持当权派，时而脚踏两只船。在西雅图亚太经济合作首脑会议上，克林顿正式推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目标，强调优先发展同亚太各国关系，同时却因贸易摩擦、人权价值观矛盾同主要亚洲国家陷入争执。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将人权与贸易挂钩的政策已完全失败。美国的亚太政策所受到的国内外批评空前激烈。

凡此种种，使冷战后的美国外交给人一种充满矛盾和混乱的总体印象。尽管美国广泛介入全球各地区、各领域的事务，却未能如愿以偿地树立所谓领导者的形象，反而不是被谴责为霸道、短视，就是被视为软弱、寡断。

对于这种外交状况，美国人感到既不满又不解。这毕竟与冷战刚刚结束时他们提出的“世

界新秩序”相去太远，而且似乎越来越远。于是有些人抱怨说，这完全是因为世界在走向无序，各个地区、国家、政治实体纷纷向美国发来相互矛盾的信号，提出混杂的要求，使美国无所适从，难于判断。比如在出现地区突发事件后，往往是一些国家和政治派别要求美国出面干预，另一些则警告美国不得插手。西欧国家在波黑问题上，先是不欢迎美国带头干涉，企图自行其是；随后局势失控又紧急呼吁美国出兵。但到了克林顿真的打算对塞族动武时，西欧国家却纷纷退缩，指责美国不了解巴尔干问题的复杂微妙。再比如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从理论上讲应是对美国有利的，但事实上却很难说。某些伊斯兰国家的选举结果，恰恰令美国担忧。日本多党派政权取代自民党政权以后，一方面标榜政治改革，宣布要结束封闭的官僚政治，走国际化道路，寻求美国理解，另一方面又顽强抵制向美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要求，在其他方面也更为频繁地向美国说“不”。还有，某些东南亚国家一边慷慨激昂地批评美国的价值观，顽强抵制西方的文化渗透，一边又表示希望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维持地区战略平衡。许多美国人弄不清楚的是，冷战后别的国家到底是更加需要美国，还是更加排斥美国？他们把美国外交战略的含混不清和策略的举棋不定，归咎于外部信号的紊乱。

无论这种看法有多少道理，它至少默认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美国最大的对手自行崩溃，并不能使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大的主动性和发言权。相反，今日的美国外交，在许多方面比冷战时期更加被动，更加受制于国际环境和他国意志，难以形成一套轮廓清晰的长远全球战略。但是必须指出，美国外交实践的种种挫折和失措不过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把对美国外交的认识局限于国际关系层面，等于把眼光停留在海面的浮冰上。其实，很大一部分根本问题隐藏在海面之下，根源于美国国内。

二

把眼光转向美国国内，首先会发现当前美国外交困境是国内决策过程的混乱直接造成的。这种混乱的第一个表现，是传统的外交最高决策者——总统的权力和影响明显削弱。有的分析家认为，美国缺乏一套完整、长远的外交设想，与冷战结束以来的两位美国总统都不够理想有关：布什呆板而缺乏个人魅力，克林顿人望不高且外交经验不足，两个人都无法在国外树立足够的领导权威。他们盼望今后出现一位如同罗斯福或尼克松一样的外交强势总统，以便重整旗鼓。

但是，一些有头脑的美国观察家尖锐指出，总统权威的下降并不是布什和克林顿个人造成的。总统外交决策权力的削弱是历史性的衰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3〕} 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所描述的那种“帝王般的总统权力”，就内政而言，自水门事件后已不复存在，但外交领域中的总统特权多少还受到尊重，国会在重大对外政策上承认总统的领导，总统也能以国家安全为由争得一些秘密交易、便宜行事的自由。冷战结束后，随着军事安全环境的改善，总统的这块传统领地也遭到侵蚀。由于外交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界限越来越不分明，要求外交公开化的舆论压力更加强大，许多过去被认为应由总统和行政部门决定的事情，现在国会要求更多参与。冷战后的总统更难以在外交中以国家安全为由独断独行，必须善于在国内各种力量和意见之间搞平衡，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耐心进行说服和动员，必须承认自己不再是外交中无可争辩的最高权威。一个例子是，克林顿在1993年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为国会能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而到处游说，甚至在一次公开辩论中，请卡特、福特、布什分属两党的三位前总统同时出台，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如果总统的外交权威受到挑战，那么国会能否接管总统的部分传统职责，出面整顿外交中的混乱局面呢？答案也是否定的。虽然总统权威的削弱多少意味着国会权力的上升，但冷战后的美国国会本身形象面临严重危机，内部分歧突出，在重大问题上难以形成能够左右

公众的一致意见。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利普塞特这样概括国会的现状：“冷战结束后，左翼和右翼的许多激情都随之消失。两大党内都出现新的政治排队，使得昔日的伙伴变成了敌手。原先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一致立场的盟友，如今却因防务政策和种种问题而发生分歧。”（4）

在冷战时期，围绕外交政策的国会内部分歧，焦点在于对苏战略。争执双方基本上按反苏反共的策略划线，主张强硬的“鹰派”和主张缓和的“鸽派”，强调人权及和平演变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居多）和强调安全及势力均衡的保守派（共和党人为主），都是壁垒分明。随着苏联的退缩和解体，它在第三世界所支持的左翼政权也纷纷下台，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不再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关注点。在军事安全方面，控制地区冲突，防止核扩散和尖端武器扩散，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贸易、投资、环境保护、移民、打击走私贩毒、制止国际恐怖活动等等问题，日益成为外交日程上的关注中心。反共问题的淡化和新问题的凸现，使国会内部外交辩论的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有的派别分化、消失，两党的界限被打乱。自克林顿上台以来，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干预索马里和波黑局势、对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上，两种意见的对立，与两党斗争没有紧密地挂钩，而这几个问题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在一个问题上结成的暂时同盟，在另一个问题上就失去了意义，结成另一个暂时同盟。也就是说，冷战后国会很难在外交问题上形成壁垒分明的、稳定的派别格局。这种国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无序状态，是美国外交决策混乱的第二个侧面。

与外交决策有关的政府机构之间关系失调，是决策混乱的第三个侧面。冷战时期，行政部门中参与外交决策的主要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现在，外交议题的多样化带来了决策机制越来越复杂、决策机构越来越庞杂的新问题。由于主要军事威胁消失，军队的规模逐步缩小，军方对外交的影响减小了。与此同时，诸如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劳工部、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扫毒署、环境保护署、移民局之类的众多部门，都拥有外交问题的更大发言权。正如《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在控制对外政策的势力范围方面，这些机构中没有一个是可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五角大楼或国务院相比。然而它们合在一起却代表了一种越来越有影响的意见。”（5）据报道，财政部长本特森、商务部长布朗、克林顿经济顾问鲁宾等人在推动克林顿政府延长 1994 年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当 4 月份在白宫内阁会议室讨论该问题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安东尼·莱克列举了一些美国可以对北京实施的部分制裁。商务部长罗恩·布朗打断了他的话说：‘这不是我们应当讨论的。’他就这样十分成功地转移了话题。”（6）

就是在国务院等决策机构内部，也存在关系失调的趋势。例如，在负责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和负责军控裁军事务的副国务卿之间，在这些副国务卿和主管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之间，就很容易发生职权不清、意见相左的情况。副国务卿及各“功能部门”关心的是自己所掌管的人权、核扩散等“问题领域”，而地区事务部门必须更多地照顾各自所负责的国别关系。

众多决策部门从各自的角度和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出发，提出外交政策建议，而且都把自己的意见和行动说成代表“国家利益”，难怪冷战后美国外交令出多门、莫衷一是的现象会更为严重。往往对于同一个问题，现总统、前总统、国务卿、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贸易代表等等，各唱各的调，让人不能不产生“到底谁说了算”的疑问。前国务卿贝克尖刻地说：“他（克林顿）必须制止对外政策的这种支离破碎现象：由副总统戈尔安排同叶利钦的首脑会晤，我们的对华政策由商务部和财政部负责，对海地的政策由国会中提倡黑人民权的小组负责。”（7）

从美国利益出发，贝克的指责很有根据。然而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中的难题既有结构性原因，也有个人因素，“重整旗鼓”谈何容易。从体制上看，早有人提出应扩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成范围，使之包括更多的经济领导人，或者成立一个负责经济安全的新机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起平坐。其实，单单改组、增设一两个机构，增加一两个外交顾问，不可能根

本解决协调不力的问题。从人员上看,今日美国掌管外交大权的,除克林顿外,按理说应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国家安全顾问莱克。但此二人均被视为能力有限,缺乏长远战略设想,舆论要求撤换他们的呼声很高。国防部长佩里据说表现不俗,但毕竟刚刚上任不久,权威有待树立,而且影响涉及不到经济领域,更何况军事安全在整个外交中的地位已经下降。克林顿想要调整出一个理想的外交班子,几乎毫无希望。

决策混乱的第四个侧面是,形形色色的非官方势力和地方势力日益积极地影响着对外政策的制订与执行。各行各业的压力集团游说华盛顿早已司空见惯。90年代出现的新现象是,一些专门性(如人权、环保)和地区性的对外政策团体正在崛起,向垄断着外交咨询的东部传统思想库发起挑战。例如,最近在洛杉矶成立的“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在章程中宣称它的宗旨是将政界、商界、宗教界、舆论界、法律界、教育界等各界领导人组织在一起,“分析国际趋势对美国、特别是对加利福尼亚和西部其他各州的影响”,在向国家外交决策提供咨询的同时,“改善地方领导的素质”。该理事会雄心勃勃,想在美国西海岸建立起类似于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那样的团体。(8) 由于亚太地区的崛起,美国西部各州对发展同亚太的关系产生强烈兴趣,而对美国以欧洲为中心的外交传统表示不满。对于美国各个地区力图参与外交决策的趋势,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资深委员迈克尔·克拉夫称之为“美国社会的全球化”。他指出,“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外的事态发展与地区社会息息相关。许多州和地方机构正通过技术援助和计划交流同世界各地的相应机构建立直接联系。”(9)

总之,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外交决断和协调能力减弱,而参与决策的政府机构和非官方组织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两种趋势的结合,反映到美国外交的具体运作中,所带来的结果当然是行动相互矛盾,方针朝令夕改,长期稳定的战略难以形成。

三

许多美国政界人士对外交决策机制的混乱十分不满,纷纷提出着眼于顺应冷战后全球性变化的机构改革设想。但是,隐藏在机制问题后面的更深层危机,是美国决策者无法形成一套适应国内外新形势的外交思想。

冷战结束后美国决策层中有关外交问题的思想分歧,是自二次大战以来最为深刻的。首先涉及的是一些基本估计问题。冷战后的世界,究竟是走向整合还是走向分裂?是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动荡?美国未来的安全挑战来自何方,是大国中的潜在敌手,是民族主义、地区冲突的蔓延,还是非法移民、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抑或是亨廷顿教授指出的“文明间冲突”?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是趋于衰落,还是处于无可争辩的领先地位?美国实力的主要优势是在军事方面、经济方面,还是所谓“软实力”(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力)?

对于这些问题不能达成基本共识,是那些宣称要“领导世界”的美国人的莫大悲哀。对天下大势和美国力量判断的分歧,使各个政治智囊机构和人物为美国外交战略开出的处方内容迥异,也使美国外交领域陷入一个众说纷纭、无休无止的论辩时代。在争论中,可以看到美国外交几组传统的相互矛盾的思路:孤立主义对全球主义,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自由贸易思想,重欧轻亚对欧亚并重(甚或重亚轻欧),等等。这些思想矛盾依然存在。不过,目前这场长期辩论的焦点,在于三种相互冲突的政策思想的竞争,即经济、安全和人权这三大目标之间的竞争。

在冷战时代,经济和人权问题虽然也经常列入美国外交日程,但它们都是为遏制苏联的国家安全目标服务的,一旦同安全考虑发生冲突,这两者就要理所当然地甘拜下风。因此,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心:国家安全,或曰与苏联争霸。

苏联解体,以防止核战争为中心的传统国家安全考虑也随之发生动摇。最引人注目的变

化,是经济因素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节节上升。主张经济外交的人,坚持要把经济利益置于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关系的首位。换一个说法就是佩罗所主张的:“我们外交政策的第一优先考虑是把屋子里收拾干净,让美国重新运作起来。”〔10〕首先,这些人强调核大战的威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重现,经济安全成为事关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一旦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失败,“我们的社会将被迫接受二流的生活水平以及伴随着国家和个人的期望落空而来的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冲突。”他们认为,由于大部分经济竞争都已在全球范围展开,而技术又在不断地更新换代,大多数美国工人的传统经济安全感已经消失。此时,政府仅仅为工人提供国内的所谓公平竞争场所已远远不够了,而必须帮助美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使它们及时拥有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所必需的信息和技能,从而获得经济安全感。〔11〕

在主张经济优先的人们当中,主流观点仍然基本上坚持自由贸易原则,把主要目标放在开拓海外市场而非封闭本国市场上。〔12〕另一方面,以1992年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为代表的贸易保护思想确实在抬头。这两种流派之间虽有争议,但至少在两点上殊途同归:一是美国不应再像在冷战时期那样,为了维护安全同盟或促进西方式民主,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付出高昂代价;二是对白宫、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进行改组,突出外交为复兴国内经济服务的宗旨,并且要求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外交使节懂得经商之道,促进商业外交。

主张突出人权外交的人则建议,“以支持民主和自由市场来取代反共,作为美国90年代直至下世纪安全政策的概念基础。”他们宣称,在冷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常常让民主和人权的考虑服从于东西方斗争的地缘政治需要,而现在美国应该更多地强调把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动员并保持人们对于美国在新时代的全球领导作用的坚实的、两党一致的支持。”〔13〕至于为什么要 在外交中突出美国价值观,克林顿本人就重申过在美国根深蒂固的两个观念,一是“民主国家不互相进行战争”,二是“民主国家在贸易和外交上结成更好的伙伴。”〔14〕在冷战后的美国政界,很少有人从理论上把人权目标看得比维护美国经济利益更重要。但是,美国领导人是把促进“世界民主”树为一面旗帜,用以维护美国“领导地位”的,这已经被他们视为“立国之本”。在具体政策问题上,也还是有一些人主张用经济手段来促进人权,即使牺牲部分经济利益也在所不惜。在对华政策上有人坚持要将贸易与人权挂钩,就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安全目标与人权目标的平衡关系,不少人主张继续削减军费,将省下来的钱用于支持国际人权活动,加强美国在海外的政治和文化渗透。

保守的安全中心论者坚持自己分析国际关系的一贯思路。克林顿政府的中央情报局长伍尔西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苏联消失后美国安全的新困境:“我们杀死了一条龙,但现在生活在一个充满形形色色毒蛇的丛林里。在很多方面,那条龙的行踪倒更容易摸透。”

〔15〕很多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干扰,将回归传统的列强角逐局面,因此力主按照传统的均势外交原则,构筑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些传统现实主义者指出,主权国家没有过时,民族主义正在崛起,动用武力解决国家冲突的危险依旧,经济全球化可能导致更激烈的国家间纷争。其中一些人把防止核扩散和尖端武器扩散视为首要的安全利益;另一些人则把阻止其他大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德国都有人提到)崛起说成保护美国安全的第一要义。有人主张放慢削减军费的速度,暂缓从海外撤军,加强美军的战斗力;有人则强调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干涉必须节制,而代之以布热津斯基所谓的“有选择的承诺”,〔16〕重点保护战略要地,避免四顾不暇。近来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活,更使那些坚持传统权力政治观的人找到了现实依据。均势外交最积极的鼓吹者基辛格明确提出,美国冷战后的国家利益在于“确保欧亚大陆不被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所控制”,而美国“必须起一种类似于英国在19世纪对欧洲所起的那种作用”。具体地说,就是要美国在欧洲的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在亚洲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维持战略平衡。〔17〕

美国1993年11月发表的一项权威性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各界精英把维护世界和平和增

强国内经济视为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制止国际毒品交易”、“制止大规模非法移民”和“保护全球环境”已经排在相当优先的地位。有意思的是，在一般公众眼里，第一重要的国际问题是国际毒品走私。(18)

由于多种政策主张在美国舆论界分别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在决策圈内也都能找到代言人，外交指导思想上的纷争将无可避免地持续下去。这种情况不仅使决策机制的调整缺乏明确的方向，也直接导致了冷战后美国外交的摇摆和混乱。冷战后的两位总统都试图在三大目标之间寻求平衡。布什排列的顺序是安全、经济和人权，而克林顿排列的顺序是经济、安全和人权。两人的排列顺序都受到了批评。由于布什不够重视经济，强调国际战略平衡，许多人指责他不能顺应冷战后的世界变化。这也是他竞选总统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反，克林顿的外交成绩主要在经济方面，而许多利益集团向克林顿政府施加压力，要他停止削减军费，更有力地制止地区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促进民主和人权”任务的重要性一般是排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之后，但人权外交并不像冷战时期那样直接为反对战略对手的斗争服务，而是自成一体，甚至有专门机构来负责，有专项经费来支持。因此，人权问题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总的来说是上升了。

每当某个地区出现冲突，或者同某个国家的关系出现问题，主张经济优先、安全优先或者人权优先的人往往同时出现在外交讲坛上，发表相互抵触的观点，企图主宰决策。例如在处理对华关系和同俄罗斯的关系时，几派观点相互争执不下，引起政策前后矛盾，左右摇摆。又如在波黑冲突问题上，“经济派”强调美国在那一地区没有重要经济利益，不必耗费美国资源去进行军事干预。在“安全派”里，一些人认为该国形势复杂多变，美国没有直接的安全利益要保护，因而不宜贸然从事；另一些人则担心冲突蔓延，引起连锁反应，力主美国出兵维持和平或者积极斡旋。“人权派”主张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声称美国若在如此严重的地区冲突和违反人权的行径面前袖手旁观，无异于放弃领导世界的责任。在这种内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在波黑冲突面前束手无策。

四

如果再深入探究的话，可以发现美国外交思想混乱的根源，在于美国国内价值观念的变化和传统价值观的动摇。国内观念的变化，既反映了美国社会危机和经济问题对公众心理的冲击，也是对全球化过程的一种必然反应。

当美国人把注意力从冷战转向国内经济时，传统经济观念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挑战。尽管对于美国经济是否正在衰落或者已经衰落存在很大争议，但大多数人都承认，美国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而美国在许多产业部门和科技领域已经落后。惊人的贸易逆差、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动辄下跌的美元汇率，随时都在动摇美国人对本国经济制度的信心。经济活力不足不仅限制了美国的外交活动能力，而且使美国人对自己长期奉为圭臬的一整套经济运行的准则产生了疑问。正统的经济学家们仍坚持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最大限度的自由国际贸易，认为美国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而日本、德国的经济模式和排他的地区贸易集团是旁门左道；至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早晚会抛弃经济起飞时期的权宜做法，努力向美国式资本主义靠拢。

但很多美国人已经难以再如此信心十足地排斥“异端”了。新兴的麻省经济学派直言不讳地道出了普通美国大众心中的疑问：难道不可能是我们错了？我们是否也应该向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学点什么呢？比如“管理贸易”，比如放松反托拉斯法的管制，像日本那样由政府出面鼓励大企业联手开发市场、投资科研。克林顿政府已经开始谈论过去被视为禁忌的“产业政策”，向扩大政府干预的方向迈进了一步。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转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和结构，提高联邦政府的决策权力和效率。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医疗保健计划，就需

要以很大的魄力去触动过去那种单靠市场力量提供医疗保险的观念,推动政治权力下放,实行税制改革。但是,历史不长的美国也有自己的历史包袱,转变观念,除旧布新,还要假以时日。更何况不少美国人觉得日本、德国的经济今天也不是如日中天,美国的竞争力在加强,不需要进行釜底抽薪式的变革。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经济政策,主要取决于它的国内经济政策和思想。

与经济生活紧密相连的那些社会价值观也受到了猛烈冲击。保守派,特别是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忧心忡忡地抱怨美国人的工作精神今不如昔:当代美国人偏好借贷消费,不愿储蓄;选择职业全凭兴趣,朝三暮四;热衷休闲,害怕艰苦。特别糟糕的是美国的教育状况,青少年学习热情不如德国和东亚国家,尤其不愿学习枯燥的理工科,结果美国大学多数工程博士学位都授予外国出生的学生。两位企业界领导人忿忿地表示:“预料美国将要沦为二流国家并非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的劳动大军素质很差,教育程度很低,有许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由于不具备从事现有职业的资格而不能自立。”〔19〕讲求实效的企业界人士把这种弊端归咎于自由派知识分子,指责他们把社会注意力和资源过多地用于表面上的公平。在保护少数、保护弱者、崇尚多元化的旗帜下,政坛整日充斥着有关女权、同性恋、堕胎权利、性骚扰的争吵,而教育、职业道德受到忽视,传统的家庭观念、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都被抛在一边。

自由派对这种论调却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减弱不是因为社会改革过于激进,导致人心不古,而是源于社会进步缓慢,特别是 80 年代里根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回潮,使得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种族冲突加剧。因此,现在的美国政府应该加大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他们说,生活质量是不能单纯用经济收入来衡量的,还要看人们自由选择的余地。有的自由派甚至认为,容忍同性恋行为、离婚率升高等现象是自由选择增加的表现,未必是坏事。克林顿上台伊始,便通过了在军队中容忍同性恋的法令。在一些人看来,像克林顿在越南战争期间逃避兵役那种行为,并不是对国家的不忠诚,而是对国家错误政策的抵制。自由派呼吁,二次大战以后出生的人,应该破除老一代人的一些陈腐观念,把美国带进个性更加解放、社会更加平等的 21 世纪。

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必须面对新一代人实际收入下降、犯罪率升高的铁一般事实。50 年代以后出生的美国人,很难有希望达到现正退休的 30 年代出生的那代人曾经达到的家庭收入水平。就平均数字看,一个美国黑人男孩长大后进监狱的可能性大于升大学的可能性。美国的犯罪率和监禁率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在冷战时代,同苏联的对抗掩盖了如此积重难返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现在,虽然世界上仍不安宁,但大多数美国人对本国国内问题的不满意程度大大高于对外部世界的担忧。美国前商务部长彼得森指出:同防止核战争等传统国家安全考虑相比,“在国内经济和社会日程方面不能取得进步,现在对美国长远国家安全的威胁要大得多。”〔20〕这种看法在冷战后的美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难题在于,美国人虽然一般不避讳议论现存的痼疾,但当谈到如何处理诸如保障人身安全、缉毒、管理枪枝等关系切身利益的紧迫问题时,价值观方面的激烈争论同样会发生,还要遇到有关利益集团的阻挠,致使问题长期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如果美国的社会危机长期得不到缓解,它在国际人权等方面的发言权只会进一步减小。正如著名学者小施莱辛格所说:“美国连在洛杉矶和华盛顿收缴枪枝都做不到,它怎么可能在索马里收缴武器呢?”〔21〕

美国传统观念受冲击最猛烈的是在文化领域。美国一直以移民国家、“种族熔炉”和文化多样化自豪,但这种多样化又一直有一个主流,即所谓“瓦斯普”价值观(WASP,即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中的新教徒)。自美国立国以来,“瓦斯普”的核心观念是不容置辩的。其他的种族和宗教集团尽管可以保留自己的特色,但必须最终汇入主流文化。“美国化”的本义,原来是很清楚的。

然而自 60 年代末美国社会动荡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移民集团,以拉美裔和非裔为代表,开始拒绝按传统的文化模式改造自己,拒绝认同于白人基督

教主流社会。他们从语言（如拉美裔坚持说西班牙语）到行为规范（如有的集团实行家族内部经济互助和内部执法）都有自己的一套。种族冲突也开始出现于非白人（如非洲人后裔同韩国人后裔）之间。这种发展趋势，令“瓦斯普”们感到吃惊。统计数字显示，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发展速度和移民趋势，到 2050 年左右，非白人将占美国总人口半数以上。到那时，什么是主流文化就很难说了。今天，已经有不少激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非白人）强烈呼吁广泛修改美国学校的课程内容，以反映非欧洲文明的历史和价值观。他们的努力有了一定成效。

许多正统的美国精英，至今不肯承认美国文化出现了危机。他们坚持说种族和文化的多样化正好证明了美国的包容力，表现了美国特色，使美国成为多元社会的榜样，因此对于目前的状况完全不必担忧。（22）可是在冷战后的美国，越来越多的主流社会成员开始公开表露自己对少数民族移民的忧虑。有人说：“恐怕今天的移民对于这个以西方价值为基础的国家来说，会成为制造文化紧张局面的根源。”（23）还有人说，今天提倡多样化的运动“不是对美国的爱国主义赞美，而通常是对美国的彻底抨击，甚至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的诅咒。”（24）更有人担忧：“许多人企图破坏美国经验的基础，力主建立一个巴尔干式的分裂社会。那会是一场灾难，因为它不仅会毁灭一份珍贵的社会遗产，而且还会导致广泛的动荡，甚至暴乱。”“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时代：非主流分子单凭人数便可以有机会来统一或实施政治控制。”（25）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回答对他所写《文明的冲突？》的批评时，直言不讳地说道，美国内部就有文明冲突，如果美国真的变成多元文化的国家，美利坚民主政体就会“国将不国”，丧失自己的意识形态吸引力，步苏联之后尘，被埋进历史的垃圾堆。（26）

这种种忧虑，反映了美国主流文化优越感的失落，并很快对外交思想和政策产生了影响。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克拉夫认为，“（种族多元的）巴尔干化的倾向将使国内就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问题展开激烈和旷日持久的斗争，从而严重损害美国在正在到来的时代里居于领导地位的能力。”（27）当然，新旧移民对美国外交的制约并非自今日始，例如犹太裔美国人对以色列的支持。新的情况是，“冷战的结束给外交政策的制订过程留下了一处空白。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曾经对美国国内相互倾轧的民族要求起了调解作用。如今由于这种形势不再存在，美国各民族卷入海外冲突的危险增加了。”（28）希腊移民阻止美国正式承认新成立的马其顿共和国，古巴移民反对放松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制裁，非洲裔美国人要求美国更多介入非洲事务，都是少数民族集团对外交影响的新表现。随着大批新移民的进入，美国的国民心理、认同感，对“何谓美国人”这一问题的答案，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从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所受到的冲击看，它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的变革。表面上，冷战后的美国所感受到的政治地震比日本、意大利等国家要轻微得多。其实，在完好无损的表象之下，支撑美国大厦的根基正在受到严重侵蚀。不过，美国深刻的国内变化与其说是冷战终结引发的，不如说是更为广泛的全球化趋势的产物，因为冷战的结束本身就是全球性变化的结果。如果说在 80 年代美国人还能以所谓意识形态胜利而沾沾自喜的话，在 90 年代他们对什么是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文明已经开始争论不休，自信心大不如前了。尽管美国看来将不会在最近的将来失去其第一政治经济大国的地位，但是一个国民凝聚力受到割裂、社会痼疾严重、教育水准下降、政治领导人威望低落的国家，还谈得上“创造第二个美国世纪”吗？

五

对于冷战后美国的主要外交目标、潜在敌手、安全威胁、战略重点等这一系列问题，有的美国人正试图从主观上找出明确答案；或者以为随着世界大局的变化，各国力量的消长，将自动出现明确的答案。另一些美国人则回避这类问题，另外开出一个包括防止核扩散和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减少贸易赤字、保护知识产权、人权、环保、难民、缉毒在内的长长的问题单子。的确，像美苏对抗时期那样一个敌友分明、重点突出的外交思想，也许在今后若干年内都难以出现。然而像美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说它没有一个国家意志或国家战略，是不可想像的。尽管美国决策者和思想家关于美国对外关系的未来走向众说不一，根据美国的利益以及美国和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做出一些基本判断。

有一位美国著名学者曾对笔者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日本人说要做一个普通国家，其实美国人也想做一个普通国家。”如果是一个普通国家，它的领导人既不必自命要在全世界“替天行道”，也不必把地球看成一张战略棋盘，今天在这里“主持公道”，明天在那里运筹布阵。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美国还不是、也没有准备做一个普通国家。但是，要今天的美国老百姓像在冷战时期那样，笼罩在核恐怖中，去朝鲜山岭上、越南丛林里作战煎熬丧命，怕是很难做到了。像其他许许多多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一样，美国人主要关心自己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美国面临的国内问题，并不比其他国家简单。东西两大集团生死对抗刚刚结束之后的美国，如不休养生息，反而到海外去无事生非，国内人民是不答应的。在这一意义上，美国又必须收敛，成为一个普通国家。

因此，美国既要做一个全球大国，又必须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处理国内问题。这是一个国家意志的正反两面。不过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外向和内向的平衡是不同的。美国在进行海外军事干涉时可能较过去为谨慎，但在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它将会比过去更加“外向”，即咄咄逼人地开拓海外市场。美国人会继续坚持用自己那套价值观去衡量别的国家，而且比任何其他西方国家更顽固地推行人权外交。然而由于美国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也在变化，它的人权外交从对象、内容到手法都会逐渐变化。当所谓民主人权原则同美国的安全利益或经济利益发生矛盾时，前者只能让位于后者：声称支持俄罗斯民主化，又不舍得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宣布要帮助海地恢复民主，又不敢贸然出兵。克林顿政府多次重申的三大外交目标的排列顺序，即经济、安全、民主化，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改变的。

在最近的将来，美国不会把任何一个大国视为直接安全威胁。当然，同其他大国关系的远近亲疏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方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种族等方面，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最为接近，地缘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也把美欧紧密相连。尽管亨廷顿有关冷战后的世界冲突将发生在几大文明之间的理论有致命的谬误，他所用的“西方对抗非西方”的两分法，却反映了美国眼中的世界的一个基本现实。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年年传出意见分歧的消息，但它毕竟是美国所参加的国际首脑讲坛里，不和谐音最少的一个。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不下于美欧关系，而和谐程度却低于后者。美日摩擦有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今后特别重要的观察点，是日本国内政治趋势。美国要依俄罗斯政局的变化不断调整同它的关系，所以美俄关系中的不可测因素很多。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比尼克松时代复杂了许多倍。两国的相互接触会进一步增加，同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社会发展程度方面的差距将长期存在。美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又要拉，又要压，双边关系的改善是逐步而有限度的。

关于美国战略重点究竟在哪里的争论已经进行了40多年，今后还会继续。这本身就说明美国在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之间、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决不能顾此失彼，两大洲两大洋对美国的重要性可以说是难分伯仲。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同时，南美洲的经济政治趋势在美国看来比较有利。美国会努力把自由贸易区向南拓展，这样它在同欧亚两洲打交道时才有更大的资本。

美国外交的研究者常常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从40年代开始美国就极为重视国际组织以及有形或无形的国际规范和机制。美国是世界上律师最多的国家，最喜欢的是制订法规，监督别人执行。有的美国人说，冷战的胜利与其说是美国实力的胜利，不如说是它所倡导的国际规范的胜利。从早期的大西洋宪章、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到后

来的核不扩散条约、导弹技术控制协议、知识产权协定、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所做的都是企图“立德立威”，制订竞赛规则，主导国际组织。今天美国人说要建立世界新秩序，也不是仅仅提出维护国际安全、促进自由市场经济、人权与民主等几条抽象的原则，而是要把这些原则拿到具体的国际组织和协定中去贯彻。“最终目的必须是从一个战争的世界演变到一个法治的世界”。〔29〕

美国过去靠实力促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国际机制，今后一定会利用已经取得的有利地位去健全这套机制，并且更多地运用多边手段达到目的，以弥补实力的不足。在依现行规则进行国际活动方面，美国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它在“执法”时，借助的主要力量还是传统盟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发起“共同行动”；而制裁对象，主要还是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不接受美国的那套既成机制、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同美国相悖，而同美国的经济关系又不密切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朝鲜、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冷战后美国外交轮廓的粗略勾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一方面想借全球化进程推行它的行为规范，传播它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它自己的经济、安全、国内秩序和价值观也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冲击。外部世界不但会抵制美国影响，而且移民、地区冲突、民族主义、毒品、国际恐怖活动也会不断向美国“传播”。美国必须学会做一个“普通国家”，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利益。

注释：

〔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pp. 3-18.

〔2〕 Henry Grunwald, "The Second American Century," *Time*, October 8, 1990, pp. 70-75.

〔3〕 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After the Long War," *Foreign Policy*, No. 94, Spring 1994, p. 28.

〔4〕 (美) 进步政策研究所威尔·马歇尔、马丁·施拉姆主编：《克林顿变革方略》，达洲等译，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5〕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4年5月31日。

〔6〕 美国《华尔街日报》1994年5月31日。

〔7〕 英国《卫报》1994年6月25日。

〔8〕 根据“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负责人1994年6月23日同 覆者的谈话及所提供的资料。

〔9〕 Michael Clough, "Grass-roots Policymaking,"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4, p. 4.

〔10〕 Ross Perot, *United We Stand: How We Can Take Back Our Country*, New York: Hyperion, 1992, p. 99.

〔11〕 同〔3〕，第100-103页。

〔12〕 参见张健：“九十年代美国贸易政策趋向”，《美国研究》1993年第3期，第32-52页。

〔13〕 同〔3〕，第377页，第385页。

〔14〕 克林顿1993年1月18日在乔治敦大学发表的对外政策演说，同〔3〕，第445页。

〔15〕 Cited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merica's Role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4*, New York: Pharos Books, 1993, p. 31.

〔16〕 Zbigniew Brzezinski, "Selective Global Commit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4, Fall 1991, pp. 1-20.

- (17) 日本《读卖新闻》1993年6月1日, 美国《洛杉矶时报》1994年2月26日。
- (18) Times Mirror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ttitudes of American Opinion Leader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About International Affairs*, pp. 4-5.
- (19) Cited in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 215.
- (20) 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 Treverton, eds.,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Beyond Cold War to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W.W. Norton, 1992, p. 69.
- (21) 同(15)。
- (22) Diane Ravitch, "Diversity in Education," *Dialogue*, No. 95, 1/92, p. 40.
- (23) 威廉·亨利三世: "在民族熔炉之外", 《交流》1991年第4期, 第59-61页。
- (24) Thomas Sowell, "How Civilizations Advance," *Dialogue*, No. 95, 1/92, p. 29.
- (25) 同[23]。
- (26) Samuel P. Huntington, "If Not Civilizations, What",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November/December 1993, p. 190.
- (27) 同(9), 第7页。
- (28) 美国史坦利基金会: "多民族社会与外交政策的关系", 《交流》1992年第3期, 第8页。
- (29) 同(15), 第32页。
- 《美国研究》1994年第3期

试论核裁军的几个问题

吴展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核裁军

联合国于40年代末开始推动核武器控制的谈判。从60年代中到70年代末, 谈判由美国和前苏联直接进行, 名称是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SALT)。全世界都曾对这一谈判寄予希望, 不过其实际效果却不大。当时两个超级大国都力图在激烈的核武器竞赛中夺取优势。后来由于双方的核武器数量都超过了毁灭全世界所需的数量, 所以不希望再增加, 但又怕对方不停止, 于是谈判集中于规定一个上限, 以便双方能在限度内开展质量上的竞赛。

美苏双方所签订的两项SALT条约保证了它们核力量的大致均衡和相互的核威慑。这指的是: 若一方首先发动核突袭, 而另一方的核武器虽遭损失, 但所剩的数量仍足以给对方以致命打击, 于是双方都不敢动手。相互核威慑产生了数十年恐怖的平衡下的和平。

从80年代初开始, 双方进行了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START)。从限制到真正削减, 很不容易。双方几经谈判, 一直难于达成协议。战略核武器一时谈不成。在中程核导弹方面却出现了突破。1988年底, 美苏终于签订了中程核导弹(INF)条约, 从而开始

了真正核裁军的新纪元。条约规定把双方的中程核导弹全部销毁。尽管这种武器在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战略平衡中并非绝对必要，但销毁一整类核武器毕竟是前所未有的，可能是走向全面销毁核武器的第一步。根据条约，苏联应销毁的核弹头数目三倍于美国，所以美国显然占了便宜。

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经历了十年多的过程，于1991年7月达成了第一阶段条约，即S T A R T I。它规定双方各自的11000到12000个战略核弹头在1998年之前都大致削减1/3，即前苏联削减到6500，而美国只削减到8500个。前苏联的王牌，陆基重型洲际弹道导弹SS-18，减少50%，而美国的王牌，潜射弹道导弹三叉戟C-5，则基本不变。美国飞机载核导弹和核炸弹的保留数也多于前苏联。

第二阶段条约S T A R T I I于1993年1月签字。它规定双方战略核弹头到2003年1月应各减至3000到3500个，即大约剩下1/3。这又对美国有利，因为俄罗斯（前苏联）威胁美国最大的SS-18等重型多弹头导弹将一个不留，而美国占优势的潜射弹道导弹仍能大部分保留。

此外，美国和前苏联的领导人在1991年秋季各自单方面宣布，将其大部分战术核武器从作战部署状态撤回。

至此，双方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暂告一段落。从数字上看成绩不小，削减了2/3。不过余下的3000多个核弹头仍能对世界造成极大的破坏，因而仍是对人类安全的很大威胁。

为什么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核裁军谈判几十年成绩不大，直到80年代末才能有所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长期地相互争霸，不断扩大各自的军备，特别是核军备，而互不相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很难进行核裁军。然而到了80年代中，前苏联领导人发现该国经济每况愈下，实在无法继续支撑其庞大的军费开支了。于是前苏联逐渐减弱其对西方的强硬立场，在核裁军谈判中的态度慢慢软化，从而使东西方关系日益缓和，危险的核战争已不大可能爆发。美国自然也希望减轻其沉重的军费开支。两国继续维持庞大的核武装也就不必要了。

在此形势下，苏联—东欧集团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分崩瓦解，东欧各国发生政治巨变。苏联也于1991年底解体，分裂为15个国家。其中最大的俄罗斯是苏联的主要继承国。

美国的强大敌人已经不存在了。俄罗斯困于不断恶化的经济，已无力与美国争霸，反而乞求西方国家给予经济援助，以渡过难关。

美俄两国既已不是你死我活的手了，有无可能达成新的协议，再接再厉地销毁它们的核武器呢？看来当前还做不到。因为：

一、美俄两国还未相互信任。美国觉得俄罗斯虽已不是过去的苏联，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已无力与美国为敌，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大国，有巨大的潜力，按条约保留的核武器仍足以毁灭美国。俄罗斯有着一部侵略和扩张的历史，谁能担保它在经济恢复之后，不会重新成为美国的巨大威胁？因此美国对俄罗斯一直不放心。如果俄罗斯的经济崩溃，国内发生混乱，那就不知会出现什么后果。所以美国不能不帮一把，但也不会给太多，使俄罗斯富强起来。最好是让它吃不饱饿不死，拖得越久越好。

另一方面，俄罗斯许多人觉得他们的国家从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落到目前的虚弱、屈辱、摇尾乞怜的地步，实在不甘心，因此俄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去年俄国议会选举的结果就明显地反映出了这种广泛存在的情绪。这一变化是俄国政府领导所不能忽视的。在外交上他们虽仍要讨好美国，但又不能过多让步，有时还得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以免引起国内的强烈反对。

二、到S T A R T I I条约完全兑现还有大约九年时间，双方还没有建立相互的信任，

对下一步应如何裁减,都不感到着急。销毁那么多核武器是一件费钱、费时、在技术上也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俄罗斯的经济近期不能显著改善,那么它能否按期实现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还是一个问题。此外还有一件麻烦事。前苏联的核武器并非全在俄罗斯手中。其中一小部分由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接管,而这部分正是条约规定应加销毁的。美国和俄罗斯要求三国批准S T A R T I 条约,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并把全部核武器移交给俄罗斯来销毁。如果它们不答应,那么S T A R T I 就无从落实, S T A R T I I 就更谈不上了。

去年美俄与三国在葡萄牙开会,商定由三国议会批准S T A R T I 条约,然后将他们手中的核武器交俄罗斯销毁。三国也同意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会后白、哈两国这样做了,而乌克兰议会却附加了许多美俄难于接受的条件,等于否定了原来的承诺。其原因之一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势力认为,要保证国家安全,不应完全放弃核武器。原因之二是它希望美国多付一点补偿金。1994年初,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俄罗斯时与俄、乌两国总统再次商讨这个问题,发表了三边核武器声明,乌再次承诺参加核不扩散条约,并答应将核武器逐步向俄移交,美国则明确了如何给予经济补偿。由于这是一项政治声明,所以无需议会批准。至于这次协议能否落实,会不会又节外生枝,还很难说。

三、再往下削减一些,对俄罗斯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它的问题主要在于经费不足。它连落实已有的条约都需要美国的经济资助,再减下去,其困难可想而知。美国则有两派。一派以军方及强硬派为代表,他们希望长期保持3000—3500的水平。另一派主张缓和,认为可减到1000以下。究竟需保留多少,主要看核武器如何使用。如美国继续现有的实战威慑(War-fighting deterrence)政策,即在大、小战争中都使用核武器,那么3000就不多。如果采用纯威慑政策,即在遭到侵犯时,能给予对方不可忍受的打击,使他不敢再犯,那么留下几百个就足够了。将来哪一派占上风,还要看局势的发展。

四、再往下削减,将使得美、俄两国的核武器数量逐渐接近中等核国家(英国、法国和中国)的水平。其结果是这三个国家核力量的相对地位将不断提高,而成为美、俄两个核大国所不能忽视的问题。目前三国在核裁军上的想法也不尽一致,要把它们拉进核裁军谈判并非易事。所以多边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

总之,在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的问题上,近期内不会有大的动作,主要是落实已签订的条约。目前俄罗斯的地位比较虚弱,不可能采取重大的步骤。而美国则处于关键的地位,只有当美国认为有必要时,才会有进一步的核裁军谈判。

虽然要把美俄两国的战略核武器各减少到3000以下,在近期内还不现实,但从较长时期看,维持这样的水平并无必要。美国和前苏联之所以部署那么多核武器,纯粹是它们间你死我活的敌对争斗的结果。尽管两国间还互有疑虑,但两国关系终究会稳定下来。俄罗斯要改善其经济就必须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从而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依存会不断增强。民族主义上升当然会造成干扰,但绝不会把美俄关系扳回到你死我活的敌对中去。在这种形势下还要那么多核武器干什么呢?所以核裁军迟早还是会继续下去,使核武库降到较低水平。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一时还难以实现。

核弹头问题

美国和前苏联(俄罗斯)历次达成的削减核武器条约都只是规定运载工具应销毁,或转做他用(如发射卫星),而对核弹头则无明确规定。一般都是把它拆卸下来存入仓库,因为核材料(高浓缩铀 235 或钚 239)无法销毁,只能等它们自然衰变。钚 239 的半衰期(即衰变掉一半所需时间)长达24000多年,而铀 235 的半衰期还要长得多。显然靠自然衰变不行。

美国拆下的核弹头被送往得克萨斯州的潘特克斯(Pantex)工厂进行分解。那里每年只

能处理不到2000个核弹头。如果送去的是钚弹，则分解开的组合件中的钚芯被放入特殊容器在该工厂单独存放。如果是铀弹，则其中的高浓缩铀再被转运到田纳西州的Y-12工厂储存。对这些核材料该如何处理，条约没有说明。而美国政府对此也未考虑好。尽管现在核武器已经过多，但是美国政府究竟该保留多少武器级的核材料以备重新生产核武器，尚有待做出决定。俄罗斯也存在着类似问题，当然它还有着资金和技术问题。这些存放下来的核材料可以重新用于核武器的生产，这是核裁军所遗留下的一个大问题。仅仅销毁运载工具即导弹并不能真正销毁核武器。

那么核材料应如何处理才能不被用于核武器呢？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的建议，有几种处理办法：

其一是用作燃料，在核动力反应堆中消耗掉。高浓缩铀235比较好办。它可以同其他铀同位素混合起来成为低浓缩铀燃料。使用后剩下的核废料虽然仍具有放射性，但从中提供武器使用的核材料并不容易，而且全世界核电站每年会产生大量的核废料，增加这么一点，并显不出来。

钚的问题比较麻烦。它虽然可以与铀混合起来用作核动力反应堆的燃料，但是这种燃料的毒性大，效益不高，而且只能用于某些反应堆（如轻水型反应堆）。因此人们一般喜欢用铀燃料，而不愿用钚燃料。虽然从使用过的钚废料中还可以提出用于武器的钚来，但是全世界核电站所产生的核废料也可以提取钚，而且数量多得多。所以形不成特殊的问题。

其二是玻璃化，即把钚渗进核废料里，变成新的废料，然后混进熔化的玻璃中，凝结成块，埋于地下。

其三是埋入地下的深洞中。

这三种办法虽然在理论上都可行，但都还有一些实际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解决。

与美国相比，俄罗斯更愿意把多余的核弹头处理掉。美国已答应在20年内用119亿美元购买500吨俄罗斯的高浓缩铀，以便稀释成核电站燃料，但不肯买俄罗斯的武器级钚，又不同意俄卖给别国，因怕引起核扩散。

总之，要把美、俄两国削减的核弹头真正销毁，把里面装的核材料都变成核废料，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大约需要10—20年时间。所以仅签订START条约还不够，还需要有销毁核弹头的条约，否则核武器的削减并不能真正实现。

防止核扩散问题

由美、苏、英牵头签署，于1970年开始生效的核不扩散条约，已有159个缔约国。条约的目的是防止更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根据条约，缔约国将于1995年开会研究使条约永久化或者延长一定期限的问题。争论将非常激烈。有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坚持条约应变成永久性的。但是有不少国家反对，它们认为永久化等于使核垄断永久化，这不合理。最终目标应是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中国于1992年签署了这项条约。以前，中国没有参加。尽管中国并不造成核扩散，但那时认为条约允许有核国家继续拥有核武器，不许无核国家再搞核武器，是不公平的。后来中国觉得在全面禁止核武器一时难于实现的情况下，任凭核武器在全世界扩散，并不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决定参加。现在核武器技术已不成为秘密。发达的无核国家如日本、德国、意大利等要制造核武器，已是易如反掌，只是有无必要的问题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巴西、阿根廷等也具有制造核武器的潜力。虽然氢弹技术较难过关，但是粗糙的原子弹还是不难掌握的。

印度早已开始核武器计划，并于1974年进行了一次核装置爆炸，以后未再试验，但计划一直未停。它已生产并储存了武器级的钚。印度的公开政策是不制造核武器，但要掌握

其技术,以便在必要时能迅速开始生产。巴基斯坦同其邻国印度之间矛盾很大,自独立以来已进行过三次战争。印度爆炸核装置后,巴也开展了核武器计划。由于印度较强大,所以巴搞核武器主要是为了对抗印度的压力。

世界各大国中最担心核扩散的是美国。它的军事力量强大,别的武器都不在话下,唯独核武器能对它构成威胁。冷战后苏联解体,剩下的俄罗斯核威胁已不大,于是美国就把注意力放在第三世界中的核扩散上了。但是美国在这方面却执行着双重标准。尽管全世界公认以色列已在搞核武器,但美国却不认真压以色列停止其核计划,因为以不会威胁美国。而对其他有核扩散嫌疑的国家,美国则使用各种手段来压它们罢手。

对于印、巴两国,美国首先要它们参加核不扩散条约。巴说只要印度参加它就参加,而印则拒绝,理由是条约有歧视性。就是说,有核国认为核武器对保障其安全是必要的,就可以保留和发展它;而无核国若也认为有必要用核武器来保障其安全时,却不可以拥有。

美国还要求两国停止各自的核计划。巴表示印停止它才停止。美国甚至以恢复出售 F-16 战斗机为条件,也未能使巴让步。印度则以受到中国的核武器威胁为借口,不同意停止核计划。这没有道理。中国的政策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对无核国家使用。中国部署核武器也不针对印度,所以不能说对它构成威胁。鉴于印巴矛盾严重,只有通过它们之间的协商,才有可能停止它们的核计划,并建立一套核查程序和相互信任措施。

美国怀疑北朝鲜研制核武器,但北朝鲜加以否认。它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有责任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有关核设施。1992年初,北、南朝鲜签署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其条款包括放弃获得核武器的权利和禁止搞再处理与浓缩设施(制造核材料)等内容。以后,北朝鲜与美国进行了官方会谈,还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在检查中,该机构认为北朝鲜实际生产的钚的数量与它所公开宣布的有差距,于是要求进行更多检查,但北朝鲜不同意。美国施加了压力。北朝鲜1993年3月宣布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经过谈判,它同意暂不退出,检查可以继续,但是在检查的条件上,双方几次发生冲突,所以检查时断时续。今年5—6月,关系日益紧张。美国早就中止了谈判,并谋求联合国对北朝鲜实施经济制裁。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定停止对北朝鲜的援助。对此,北朝鲜作出了强烈反应,宣布退出这个机构。在事态一触即发的情况下,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了北朝鲜。在他的斡旋下,金日成表示,如美国同意恢复双方会谈,北朝鲜将冻结其核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人员可留在现场,并建议与南朝鲜总统金泳三会谈。美国同意于7月初恢复谈判,并暂不谋求联合国的制裁。至此,局势又缓和了。

北朝鲜是否在制造原子弹,笔者不得而知。但它即使想搞,也不一定很快就能成功。美国在外交问题上一向依仗自身的实力强大,态度往往专横、缺乏耐心。这次它多少算是比较明智。但是检查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时,又几乎失去耐心。对北朝鲜这个具体国家,只能通过长期的耐心谈判来解决问题,单凭压力是不行的。北朝鲜在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隔绝或半隔绝中已生存了近50年,用经济制裁很难整垮它。采用军事手段,目前也不可能,而且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它目前有与美、日等国建交并取得援助的要求。所以美国如能坐下来,耐心地进行谈判,问题还是有可能解决的。

导弹扩散问题

核不扩散条约并未对核武器的运载工具——导弹和飞机——做出规定。冷战后美国开始注意运载工具在第三世界的扩散问题,但它不太关心能运载核武器的飞机的问题,因为它的制空能力很强,不怕飞机,而且它自己出口大量军用飞机,不能限制飞机扩散。美国只提出导弹(主要是弹道导弹)的问题。由于弹道导弹很难防御,所以美国很怕这种武器,如果导弹上装了核弹头,那就更糟。美国研究反弹道导弹系统已有多年,尚未成功。为对付前苏联

大规模导弹进攻的“战略防御计划”在冷战后已下马。接替它的是一种较小规模的战区防御系统，用以对付第三世界的导弹。在1992年初的海湾战争中，美军以具有一定反导弹能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来拦截伊拉克的改进型“飞毛腿”常规近程导弹，实际效果不甚理想。即使将来有了效果较好的反导弹武器，也无法保证全部击毁进攻导弹，而只要漏过一个核弹头就会成为灾难。所以美国千方百计地设法防止导弹扩散。

1985年，美国牵头，加上英、法、德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签订了“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简称MTCR），限制导弹及有关技术的出口和转让。后来成员国增加到23个。MTCR几经修改。到1991年，射程超过300公里，有效载荷大于500公斤的导弹及其技术都禁止出口和转让。同年美国借口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M-11近程导弹违反了MTCR，对中国实行三项制裁。1992年双方达成协议，美取消制裁，中国宣布按MTCR办事。以后双方又为MTCR发生争执。1993年MTCR成员国会议修改了条文，以生物及化学武器弹头较轻为由，把小于500公斤的弹头也列入限制。这意味着很难出口导弹。中国迄未接受。

印度正在研制一种中程导弹，射程2000—2500公里，名叫“烈火”（Agni）。它当然不是针对巴基斯坦的，因为近程导弹足以打击巴全境。美国曾要求印度停止研制，但印度说“烈火”不是武器，而是研究宇航用的试验器。不过印度已私下承认它可作为武器用而且试验成功后准备部署。它显然主要是针对中国，最终可能发展为洲际导弹。这与印度想成为世界强国的野心相一致。

美国科学家联合提出了冻结南亚地区导弹部署的建议，要求印、巴停止导弹生产和部署，还要求中国撤除能打到印度的导弹，以解除印度对中国的担心。

笔者认为中国不能同意把它硬拉进南亚的矛盾。中国的导弹和核武器是过去为对付美、苏的核威胁而搞起来的，与印度无关。中国的政策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中国核武器既不针对印度，自然不会因印度的要求而撤除。中国的导弹和核武器将如何办，只能根据美国和现俄罗斯裁减其导弹和核武器的程度来定，不能与南亚问题混淆起来。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导弹技术已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了。许多有关技术已经公开，材料和零件也不难在市场上买到。有的国家掌握不了技术，可以从国外雇请专家。伊拉克就是这样干的。

许多国家对美国按自己的利益来推行政策不满。美国实际上是在按双重标准办事。如前所述，美国力图限制导弹的扩散，而对同样能运载核武器的飞机却不加限制。美国阻止阿根廷、伊拉克、埃及与法、德、意的公司合作研制导弹，不许法国向巴西出售发射卫星用的火箭发动机，反对俄罗斯向印度出售发射卫星用的低温发动机。这些做法剥夺了许多国家和平利用外空的权利，影响了它们研制自卫武器的计划，而美国自己却向英国出售“三叉戟”式潜射战略导弹，同以色列合作研制“箭”式导弹。

停止核试验问题

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在国际上讨论了多年一直没有结果。全面禁试不能消除核武器，而只能限制其发展。现在制造一枚对其效能要求不高的原子弹，无需经过试验。但如要求较高，特别是设计氢弹，则试验还不能免。两个核超级大国，特别是美国，都已做了数百次核试验。它们的第二代核武器设计基本到达了极限，改进余地已不大。只有第三代核武器如核激光武器、钻地炸弹等还有试验的必要。此外，储存的核武器是否安全可靠，还要进行少量的低当量抽检试验（是否必要，还有争论）。目前正处于试验淡季，所以美国于1992年率先建议暂停核试验到1994年9月。这得到俄、英、法的赞同。只有中国没有参加。1993

年10月,中国做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谴责声。中国外交部宣称,中国在核试验上极为克制,在五个核国家中中国的试验次数最少(美942次、苏715次、法210次、英44次、中39次)。中国希望不晚于1996年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4年6月中国又做了一次地下核试验,中国外交部再次发表了类似声明。美国对这两次试验虽进行了谴责,但不十分强烈,也未表示将恢复它的试验。1994年3月它还宣布将暂停核试验期延长到1995年9月底,以为1995年核不扩散条约的讨论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中国最近的少量核试验是其长期核计划的一部分,并非有意与暂停核试验作对。美国和前苏联的核试验已做得很多,不太需要再试。英、法虽不能说做够了,但在美国压力下只好同意暂停。中国赞成全面禁止核试验,但只有在签订一项条约后才能停试。目前中国还需要继续其核计划,以保证核武器的现代化。

美国是否会同意全面禁止核试验呢?目前还不能肯定。美国有一派意见认为还要试验以完成第三代核武器,同时为了保证储存的核武器安全可靠,还得进行少量试验。军界有人要求允许进行当量1000吨以下的小型试验,以便研究对付第三世界的小当量核武器。另一派意见是,既然冷战后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就无必要研制第三代核武器,现有核武器用于核威慑已足够;对库存核武器进行抽检试验没有必要;制造小型核武器必将引起第三世界更多国家搞原子弹,所以效果不好。

总的说来,发生核战争的危险确已减小,美国现有的核武器确已过多,研制新型核武器已无此必要。俄罗斯目前经济困难,无力研制新型核武器。它拥有的核武器也已超过需要。况且它的核试验场在独立了的哈萨克斯坦,在那里试验问题很多。英国的核试验必须使用美国的试验场,受制于美国。法国军界想恢复试验,但密特朗总统反对,不过他的任期将满,以后如何还不得而知。法国将来很可能随大流。中国则已表态支持全面核禁试。从以上情况看,经过认真的讨论之后,有关各国在适当时机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还是可能的。

中国的核政策

在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的两次危机中,美国政府曾多次用原子弹威胁中国。这些恫吓未能产生美国所希望的影响,即使中国屈服,却促成中国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对抗强加于中国的核讹诈。

中国自50年代开始的核计划最初是针对美国的。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它又转而针对前苏联。尽管前苏联撤走了核专家,中国未停止研制,并于1964年10月进行了首次核试验。中国政府当时宣布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一贯认为核裁军的最终目标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为了防止核战争,各有核国家应承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对无核国家或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拥有最大核武器库的美、苏(俄)两国应率先停止试验、生产、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大幅度地削减并就地销毁各自在其国内外任何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这样就有可能为召开由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核裁军国际会议创造积极的条件,以商议进一步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步骤。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在目前尚不能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情况下的最佳政策。最关键的是拥有最多核武器的美国和俄国是否同意这样做。

美国从未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它在过去与苏联及东欧集团对抗时,曾准备首先用核武器来对付占优势的敌方常规力量进攻。在1978年的联合国首次裁军特别会议上,美国代表声明:对于无核武器而又是核不扩散条约成员的国家或相似的地区集团,若它们未参与由核武器国家支持的对美国或其盟国的侵略,美国保证不使用核武器。这只是类似

于不对无核国家或地区使用核武器，而并非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后美国也未再提起。

前苏联曾正式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1993年11月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却声明放弃这项政策。他未说明变化的原因。但据透露，这是为了对付美国占优势的非核尖端武器的进攻。若在战时抵挡不住这种武器的攻击，俄罗斯就会用核武器反击，颇似当年美国打算用核武器来反击前苏联占优势的常规武力进攻。这反映出俄罗斯可能也不愿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标一时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核战争，按照中国的倡议缔结一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条约是非常必要的。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核不扩散条约和尚未达成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外国朋友常问，中国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核裁军的进程呢？中国政府提出的，美、苏（俄）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核武器的要求，虽未完全实现，但正在朝这一方向前进。目前冷战已结束，两国的核武器都已过剩，其设计效能已基本达到极限，试验的必要性不大，所以这一条有可能实现。

大幅度削减是多大程度？中国政府没有说明。按START I I条约把战略武器削减2/3，每方剩下3000到3500个核弹头是不够的，数量仍然太多，仍足以打一场大规模核战争，而且与中国以至于英、法的核武器库相比仍然十分悬殊。此时要求中国和英、法参加核裁军谈判，时机不成熟。笔者个人的意见是，中国可以不谋求以核武器数量相等为条件，但也不能相差太远。笔者认为可以用“可比性”来描述五个核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是说，当美、俄的核武器数量削减到可以与中、英、法的核武器数量相比时，中国可以参加核裁军谈判。比如说，美、俄各削减90—95%，降到1000枚以下时，中国也许会加入谈判进程。

这样幅度的裁减会破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吗？不会。1000个核弹头仍是一支可怕的作战力量，足以对一个国家造成灾难性的损害，比中、英、法的核弹头数量还大得多。

所以，这种条件应当是美国和俄罗斯能够接受的。

《美国研究》1994年第3期

亚太经济合作：思路、条件及大国关系

王逸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一、对亚太合作的若干构想

俗话说，“同床异梦”；又说，“同工异曲”。在承认亚太区域各国合作必要性的前提下，太平洋沿岸各国出于不同利害考虑，对这种合作的理解和说明大相径庭。到目前为止，多数国家主要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规设和解释本国在太平洋区域合作中的利益、立场及出发点。须说明的是，下面这四种各具特色的构想，乃笔者以当事国的立场和声明为基础所作的

主观概括，并非已有公议的说法。

1. 美国的“蝴蝶模式”（1）

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实力地位决定了美国必然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手比别人伸得更长；其在新时期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我所说的“蝴蝶模式”战略：这只蝴蝶的头部在北美洲，美国本土是中枢神经系统，美加墨三国联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头的外延，身体躯干部分是中美洲和南美洲，未来的“全美洲自由贸易共同体”是美国在区域集团化时代抗衡日本和欧共体的基本依靠力量。然后，发育成熟的蛹体再生成翅膀，作“两翼齐飞”状；也就是说，一方面，“从文化渊源和思想感情角度而言”，更“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之需要考虑”，美国绝不放弃与欧洲的紧密联系，不可能想像出美国退出由它一手创建和控制的北约和欧洲安全体系的情景（尤其当俄国熊还有可能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中欧和北欧的时候），不可能想像出美国公司及其经济撤出生产率最高、劳动力最熟练、文化心理最同一、因而也获利最丰的欧洲投资区的情景。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未来指向太平洋—亚洲地区”，在两极格局结束后美国必须把战略重点放在振兴国内产业、注重地缘经济、抢占科技“制高点”、分享亚太经济景气的目标上。说到底，“蝴蝶模式”证明了美国人一个根深蒂固的念头，即只有这个世界“大哥大”才有权利、有必要、有能力“利益均沾”。

在此构想下才有了美国的亚太战略新蓝图，它与美国的欧洲战略新设想是对应的，其轮廓大体有三根支柱：之一，在经济上，建立一个“开放”的“亚太经贸体系”或“亚太一体化框架”。所谓“开放”，是指对美国的开放；在建立这个体系时，须以 A P E C（即英文“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缩写）为主要舞台，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范本，换言之，新的亚太贸易体系应是北美贸易体系的扩大和延伸。美国坚决反对任何把它排斥在外的亚洲或西太平洋区域经济集团，不论这类集团以谁为核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之二，在安全上，建立一个“灵活而强大的地区安全结构”。其指导思想是，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由过去集中力量遏制苏联，转为在该地区起“地缘政治的平衡器”和“消除不稳定因素”的作用；本着精兵、节支、高效的原则，逐步削减美国驻亚太的兵力，提高部队的质量和快速反应能力；维系原有的安全网络和双边盟约，要求日本等盟国共同承担防务责任和费用；探索维护亚太安全的新思路，建立“多边磋商机制”。之三，政治上，大力推动“亚洲国家民主化”趋势。其目的是消除目前亚太地区仍然存在的“反民主的”（例如人权问题）或“民主不完善的”现象，增强太平洋共同体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念”；美国在这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的同时，要敦促日本等国共同作出努力（比如将政府开发援助同人权状况或控制军售联系起来）。（2）考虑到美国的实力，“蝴蝶模式”可能现在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最具现实性和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图景。

2. 日本的“雁型模式”

与美国不同，日本现在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它尤其缺乏美国那种“道义声望”，即所谓“Soft Power”），对于这个位于太平洋西北部、面积只有 37 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无论从政治、经济、安全哪个角度讲，都有理由在保持“西方一员”的同时，开始执行“脱美入亚”、开辟以日本为首的“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战略。政治上，日本已看得很清楚，要想实现政治大国（如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等）的目标，必须立足亚洲、赢得周边国家的信任，“选票”首先应当来自于本国所在区域。经济上，亚洲—太平洋区域的成长景气，是总体上萧条的世界经济结构内极难得的现象，美国、德国等西方大国都想借助它摆脱自身的“晦气”，对于资源缺乏、本国市场有限却占有“地利”的日本来说，更不能放过这种机会；再者，国际经济中区域集团化已是大势所趋，欧洲有共同体，北美有 N A F T A，亚太也应有自己的 G R O U P，经济实力超群的日本当仁不让地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安全上，在苏联威胁消失的

情况下,美国对日本这艘“大航空母舰”的借用减少,还会要求日本在地区防卫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日本由于各方面的限制不能大力发展军备;借助未来可能建立的“亚太安全体系”或“亚太安全共同体”的形式或许有助于解决这方面的难题:它既可以对其成员国施以一定约束,比如不诉诸武力解决地区争端、不违反有关武器销售的国际公约等,又能够允许日本为自己在地区安全保障事务方面发挥影响力找到“一个说法”。

上述考虑体现在日本政府公开申明的构想上,便是所谓“雁形战略”:与美国的亚太新战略有明显的不同,日本现在不便于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充当倡议人,而是积极主张这样一种“东亚经济圈”和“日本海经济区”,即: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呈现“雁形”发展梯次——日本排头,“四小龙”紧随其后,东盟国家为第三序列。在这一经济圈的基础上对外发散,北面以“日本海经济区”(其主要内容是,俄国出资源、日本和韩国出资金技术、中国和朝鲜出劳力,开展以日本为主导的经济合作)为依托,辐射中国东北、南北朝鲜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南面则以“印支大陆开发计划”为着眼点,辐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海南地区。这样有助于建立区域性的深度经济分工和合作,最终促进整个亚洲乃至太平洋地区的发展:“雁形模式”将加快产业结构的连锁式调整,形成日本生产高技术产品、“四小”生产一般技术产品和耐用消费品、东盟和中越等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分工格局(当然各个层次的生产内容并非永远不变,而是由高到低不断外溢,每个层次隔一段时间就能上一个档次),各国相互依赖、“共存共荣”。(3)“雁形战略”乃日本太平洋总战略中的基础战略,只有它取得进展,日本才有可能在亚太政治及安全事务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3. 马来西亚的“项链模式”

对于亚太合作和发展前途,美国是竭力想由自己主宰,日本是既想当头又不敢得罪美国,唯独马来西亚明确表示不欢迎美国人。在富有特色的强人马哈蒂尔的带领下,马来西亚经常以东盟或亚洲的发展中的独立国家的面目出现,不断提出有别于他人的看法和建议。90年代初,马哈蒂尔总理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倡议,构成“第三种模式”,其要点如下:集团成员以东亚地区各国为主,不包括美国和大洋洲国家;此集团目标在于促进区内贸易的发展,同关贸总协定原则保持一致;适应区域集团化的趋势,加强东亚各国在乌拉圭回合范围内对其他国家集团的抗衡力量;作为一个组织,东亚经济集团将对“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的功能起补充及促进作用;该集团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成立有共同利益的东亚国家的协调组织,第二阶段则建立旨在促进(太平洋区域内的)各国间贸易与投资的经济联系。针对美国的“相互依存说”,马来西亚领导人指出:“相互依存主要仍然是一种经济观念,对一大批弱小国家来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真正的相互依存不但意味着彼此之间相互依赖,而且有某种程度的平等和相互扶持的力量。”在马来西亚人看来,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在联盟内部,国家相邻且一贯友好,地理和气候条件相似,经济发展基础和水平接近,共同利益甚多,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大到取得霸权的程度;至90年代初,东盟各国(不含文莱)国内生产总值达近3000亿美元,拥有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如果很好地利用这一优势,由中小国家联手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太平洋经济圈的典范和雏型。(4)

马来西亚所倡导的这种东西,我们姑且称作“项链模式”:首先,这是一个象形的说法,因为东盟所包括的六个国家(泰、新、马、菲、文莱和印尼)均处于北回归线以南和南纬10度以北的热带地区,各国都有大量的岛屿和湖泊,从地图上看,特别形似一串大小略有不等的珍珠项链;其次,它的关键之处在于合作伙伴的平等关系,这里没有“大脑”,也不需要“领头雁”,每个成员都是一颗珍珠,靠联盟的线索串在一块,彼此有相互依存、同舟共济的利害关系;第三,“小的才是美好的”这一在70—80年代以后世界流行的经营哲学,亦可以在马来人的建议中得到体现。根据这种哲学,单元不在于大而在于有效,资源配置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合理,同样,太平洋时代的到来不是出自大国的“魔术布”,而是源于诸如

东盟已有的内部合作这样的扎扎实实的努力。尽管马来西亚的“项链模式”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得到广泛响应，它在思想理论上构成了对大国模式的真正挑战。

4. 中国的“扇形模式”

严格地讲，至今中国政府并没有宣布过任何关于中国对待亚太经济区或联盟组织的系统政策方针，不过，有几层考虑是众所周知的：第一，中国人强烈感受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八面来风，改革开放15年的经验和甜头也使中国的决策者愈来愈明确了加入这股大潮的决心；第二，欧共体相当成型，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已正式启动，惟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区划和组织形式尚不明朗，故中国既要积极也须慎重；第三，鉴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经济发展水平及条件的层次性，亚太经济合作应当是形式多样的、灵活变通的，最好不要作出有约束力的硬性规定，不要向参加国施予这样或那样的压力；第四，中国绝不答应美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可能建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或机构的企图，中国也不希望看到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充当地区领袖或主导地区发展的做法；第五，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香港在1997年回归祖国以后将完全受中央政府管辖，因此任何可能使港台问题与亚太经济合作问题挂钩的努力只会导致中国彻底退出此类合作。

以上述考虑为基础，可以设想出中国对待亚洲—太平洋区域合作的战略方针，我们不妨冠以“扇形模式”的称谓：首先，中国将采取立足亚太、搞好周边、增强友谊、促进发展的方针，自己不称霸，也反对任何称霸的企图，包括处理亚太国家经济合作的事务。其次，“以我为主，灵活行事，可进可退，不受束缚”。中国一方面将对各种合作的邀请（如增长三角、小区域合作、自由贸易区、投资加工区等等）采取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避免像马来西亚那样与美日等国正面交锋或磨擦。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在领导人的下述声明中得到体现：“亚太地区的发展并没有靠集团，无论是经济集团还是政治集团，更不用说军事集团。靠的是开放和合作，靠的是取长补短、互通有无，靠的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于这个看法，我们主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应当是这样一种开放的、灵活的、讲求实际的经济合作论坛和磋商机构，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机制化的经济集团。”（中国主席江泽民在西雅图会议上的讲话）（5）再次，在地区合作问题上，中国将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东南亚一带，因为这一地区既是华人华侨集中的地区，也是中国同一些国家存在领土岛屿争端的地区；搞得不好，则有助于资源的流入（包括资金和技术，尤其是前者），搞得不好，则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最后，对于建立“中华经济圈”的呼吁，尽管于己有利，中国政府不会作大事宣扬，而宁愿采取“静观事变”的态度，实际的进展走到哪儿算哪儿，到一定程度再决定新的政策。总之，对待亚太经济合作事务要像对待总的外交事务一样，抱定“冷静观察、沉着应付、不扛大旗、韬光养晦”的态度。形象地看待这种设想，中国就像坐北朝南的扇轴，其东南方向面临的亚洲—太平洋区域为扇面，同这一区域大小不一的各个国家（及国家联盟）的联系好似一根根扇柄，古老的中国谋略乃摇动这把扇子的手。与其他模式相比，“扇形模式”目前仍是最低调的一种模式，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它有可能逐渐扩大其存在的声音。

二、差异：优势还是麻烦？

模式的差别反映出国情和领导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的不同。毫不夸张地讲，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差异性最强的地区之一，凡能在地球上找出来的几乎所有大的差异，都有可能在该地区发现。它就好像一块用多种颜色、大小不一的马赛克拼装起来的多面几何体。上面一节分析的几个主要国家的战略模式的差异，仅仅是这个几何体的小层面之一。现在让我们讨论若干基本的差异。

地理气候和自然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亚太区域如果西至南亚半岛，东到美洲西海岸，北起美国的西雅图和日本的千岛群岛一线，南临新西兰的惠灵顿和智利的蒙特港一

线，它占了东经 75 度、西经 75 度、北纬 45 度、南纬 45 度这样几乎半个地球；东西横跨 15 个时区，南北地处寒、温、热三带；自然地理极为复杂、多样。在这一大区的各国中，有的国家自然和矿物条件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行列，有的国家除了鸟粪、珊瑚之外别无资源；有的号称“千岛之国”，有的国家属内陆国（如老挝）；最大最小国家的面积之差有两千倍，最大最小国家的人口之比达 1 万比 1；在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台湾、香港、日本、印度加尔各答等地，每平方公里上养活了好几百人，而全部密克罗尼西亚的数十万居民（不包括关岛在内）散居在约 800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与自然条件相比，民族、文化、宗教的差异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国家新成立不到半个世纪，有的国家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史已长达 5000 年；有的民族近似部族，数万甚至数千人世代偏于一隅，有的民族本身即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大熔炉，活动范围伸及亚太乃至全球各个角落。文化的多样性在外人看来往往是难以理解的，例如，中国人和日本人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相同的方块文字，他们互相却听不懂对方的语言；菲律宾是亚洲的一员，华人在经济生活中有巨大的影响，但人们信奉天主教，议会里讲的是英语；印尼远离圣城，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人口已经达 9 亿之众的印度，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多元、种族混居、宗教复杂、语言各异、内部矛盾的世界，无论从规模还是多样性都较亚洲以外的某些洲有过之而无不及；……。不那么精确地讲，以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为各自轴心，在亚太地区存在五大文化圈（及其宗教）的并列与部分重叠：有的国家完全信奉一种文化宗教，更多的国家内部存在数种数十种文化（和亚文化）和宗教（和宗教分系）。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在分析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差别时所说的话，同样适用于整个亚太地区：“世界上很小有别的地区能比东南亚地区更鲜明地说明在千差万别之中求得一致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种族的代表性的特点、文化类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纷繁杂陈，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几乎囊括人类所见识过的全部类型。在这个地区的将近三亿人当中，全世界的主要宗教大部分都有其代表，许多伟大的文化也有其代表。同时，在内地的山区和丛林里分布着一些从昔日一直留传到 20 世纪的最原始的部族。这不仅仅是两种极端的同时并存。在高级的人和石器时代的人之间存在着无数的层次。而且，在文化上多种多样的同时，经济上却存在着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度。”〔6〕

最严重的差异或许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欧洲东南部与西北部之间，非洲不同区域之间，南北美洲之间，都存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同比较不发达的距离，但它们无论如何没有亚太地区这方面的内部差异之多之巨：在这里，我们起码能够看出五到六个不同的发展层次：最上面一层是美国和日本，它们也属于世界上总产值及人均产值最高的国家之列。第二层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为中等发达国家。位居次一层的是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及地区），最有名的是“四小龙”；再往下是东南亚各国，即为开始起飞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越南和印度紧随其后，人均产值更低，故也可算作另一个层次；最后是孟加拉国、缅甸等国，属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规定的“特别贫困的国家”。单就国家整体的 GNP 数值而言，贫富差距已达 100 倍：最穷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不足 300 美元，最富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超过 3 万美元！数字远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为它们没有可能告诉你诸如道路的状况、饮水的质量、医生的多寡、教育的普及程度、科技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的结构合理性等情况；倘若能从综合国力角度作精确分析，亚太地区经济最强大国家与最弱小国家之间的差距又何止 1000 倍、1 万倍。

最后，当然不应忽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与对立。尽管随着苏联的消失，国际关系中的东西方矛盾相对有所缓解，但是，没有人否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之间、在许多问题（比方讲人权、堕胎、信息的控制、政府的作用等）上的“西方”价值观与“东方”价值观之间，仍然存在尖锐、深刻、长期的分歧和冲突；这种分歧和冲突在世界别的地区也时有发生，可是像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这样以广泛、持久的非暴力对

抗的形式出现的情况却极为罕见。如同人们见到的那样，在亚太地区，这种对抗并没有采取打仗或者“冷战”的形式，而是经常表现为难以平息的外交争吵、经济贸易的报复、科技领域的封锁、偶尔还有军事方面的威胁等等。在这一地区，有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有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和最大的“自由主义堡垒”，有目前世界上最坚定的计划经济国家和最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有的国家，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而在另外有些国家，共产主义宣传被视为非法；在有的国家内部各种“主义”和政治派别奇妙地“和平共处”，也有些国家内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形同水火；有的国家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有的国家差不多完全使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

亚太地区的极复杂的差异，带来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呢？或者说，造成的是优势还是麻烦？分析表明，两种可能兼而有之，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它们。

差异存在的最大好处，是使亚太地区各国之间有极大的互补性。互补性首先当然是经济、贸易的互补性。有的国家劳动力充裕而资金缺少，有的国家人手紧缺而资本雄厚；有的国家人多地少矿物资源缺乏，有的国家人少地多物产丰富；有的国家人口结构老化，有的国家青壮年占绝大多数；有的国家偏重农业，有的国家有现代化的工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经济上互补的需要是亚太国家走向合作的第一要素。互补性也可以表现在文化、思想方面。让我们列举一个浅显的事例：“现代日本社会在服装文化方面，既可以看见笔挺、庄重的西装和各种流行的摩登时装，同时又可以见到以中国古代服装为摹本的日本传统和服；在饮食文化方面，（日本）既有西式餐厅，也有日本式的菜馆，同时还有高挂着中华料理招牌的中国式饭店，甚至在一个酒店里既有威士忌、西洋葡萄酒等洋酒，也有清酒等日本酒，还有茅台、绍兴老酒等中国酒”；“在现代日本民族中，佛教、基督教和日本神道长期并存。这些宗教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可能彼此对立、互不相容，但在日本则可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在一个城市里，佛教的寺院、基督教的教堂、神道教的神社，鼎足而立。许多日本人居然一个人同时信两种以上的宗教！人们常常是刚刚在佛教的寺院里拜过佛，转过身来又到附近的神社里去敬神。”〔7〕从日本人的行为规范和思想内容中，不难发现多种文化渊源的交融。

差异更有可能造成杂交优势。这是生物学教给我们的一个基本原理，它亦适用于分析亚太地区蕴藏的巨大潜能。由于这一区域的民族、种族、文化、宗教、经济、社会之发展的多样性，原则上讲，它们的组合方式应当比其他地区多得多，而且，即便有时杂交也会生成劣种，但更多的情况下可能产生更好的种类。举一个例子。一度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东方人不易进入现代化，起码文字上就不像西文那么好学好用，文字的复杂无形中增加了——譬如说——改进计算机技术（一般都把计算机看成是欧美的发明）的难度。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已使这种判断失灵。原因何在呢？根据一位语言学家对笔者的谈话，比较难写的文字却有着较高的辨识能力和抗干扰性，熟悉这种语言的计算机专家能够开发出比使用西文字母时性能更优越的软件。日语中由于使用汉字（表意文字）、平假名、片假名和罗马拼音这些“丰富的文字”，韩国人由于使用汉字、朝鲜字母和罗马字母的组合体，已经令这两个国家在计算机语言上走到了世界先进行列；目前华语区也正在显示类似的景向。很显然，到下一个世纪，主要的科技制高点将是与人类的创造性联系在一起的信息技术（如微电子、生物遗传密码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军事制导技术等等），构成其中心和基础的仍然是计算机和模糊理论（后者的作用恰恰在于识别和组合各种“边缘性”的技术及其功能），而在这方面，语言本身的丰富程度可能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一。当然，潜能不等于现实力，能否将其开发出来，还要看其他因素是否具备，如体制因素、环境因素、资金因素、人员因素等等，但联系到本文的主题，我们至少可以说，亚洲—太平洋区域的各方面的极其多样性，为创造新的、更美好的前景提供了天然有利的条件，所谓“太平洋文明”有可能创造历史新纪元的论点也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差异同样可能带来麻烦。首先，像许多专家指出的那样，社会制度的不同、

意识形态的分歧、历史上文化上或种族方面的隔阂，使亚太地区至少短期内难以形成欧共体或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的政府间协议，一体化进程肯定比后两者慢得多；事实上，这一地区很多国家根本否认一体化的必要性。我们在这里讲的“一体化”，并不等于“大一统”，而是指深度的分工与合作。一体化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比如，越南急欲加入东盟，可后者出于某些考虑而表现出犹豫的立场，这从单纯经济角度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对图们江流域的共同开发，遇到了生活习惯、工作效率、法律准则、利害考虑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差别的妨碍，这一类差别在西欧自然不会如此严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世仇和现实矛盾，给南亚次大陆的次区域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本来这一区域有着极有利的自然条件；即便在今日文化上经济上最同一的东盟地区，由于各国曾经分别属于美、英、日、荷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也造成了各国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的差别并进而多少影响到各国之间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发展；……。诸如此类还可以列举不少，尽管它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止“太平洋时代”的实现，却给这一时代的到来增加了不少的问题和障碍。

其次，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利益、地理位置和实力不平等状况。这一地区快速的、同时又是极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太快的变化和太多的变量，往往使昨日的盟友变成今日的敌手，或者反过来，令昨日的对头变成今日的朋友。例如，从前日本和韩国由于苏联的存在而相当团结，现在这两个国家却由于朝鲜核问题出现了分歧，也许明天它们会由于彼此间的海域划界而争吵；中国和越南在两极时期曾经历了从“同志”到“敌人”的剧变，这两个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又经历了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南中国海在战后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很长一段时间曾经一直风平浪静，而今天当两大军事集团一个消失一个后缩的时候这一带洋面下却酝酿着冲突的海啸；美日之间一向互称“伙伴关系”（虽然是领导和被领导的“伙伴关系”），可眼下日本人越来越强硬地说出了“不！”字，美国新出版的《下一次美日战争》立即成为畅销书；就在世界多数地区出现裁减军备的态势的同时，整个东亚地区从朝鲜半岛到东南亚地区直至南亚次大陆均出现了所谓“逆裁军”现象（当然，对有些国家来说，它只不过是随着经济的现代化而必然推进的国防事业现代化的正常现象，但对于相当数量的国家而言，它更是对冷战结束后敌我界限模糊、传统的安全保障失效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在总的局势仍然相对稳定、经济保持增长势头的时候，人们不能断然排除个别麻烦的始终存在和潜在冲突爆发的可能；……。与西欧或北美相比，这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或多或少降低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太平洋区域的力量和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威胁到前面预测的“太平洋文明”成长发育和占据中心位置的前景。当然，像优势的潜藏特征一样，这里讨论的麻烦亦不完全是现实化的；在没有被外部或内部因素激发之前，它们多半不占据人们关注的焦点；即便已经变成了现实，也不一定充当占主导地位的事实。读者对这里的“度”是应当掌握的。本节所陈述问题的一个中心思想在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包含的方方面面的巨大差异，致成了其他区域所不具有的潜在的优势和麻烦。利用优势、避免麻烦，争取自身尽可能大的利益，成了亚太各国、尤其是主要国家处心积虑思索的难题。

三、大国的四边三角关系

历史证明，文明重心的转移往往是大国角力的结果。核心国家的相互作用对于新时代的来到是必不可少的和至关重要的。远的不说，从近代以来的发展看，西、葡、荷、法、英等国的较量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曾经决定了西方世界海上霸权的不断易手和所谓“大西洋文明”的阶段递进。

对于所谓的太平洋时代，同样道理，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互动关系起着枢纽的作用。这里讲的“主要国家”，是指那些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较其他国家更为强大和重要、以至于它（们）

对本地区乃至全球事务能够产生比多数国家更大更深远的影响的国家。根据这一标准衡量,笔者选定了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四个主要国家。美日中自不待说,俄罗斯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尽管它的国家重心在欧洲,这个横跨欧亚大陆、占全球陆地面积 11.4%、军事力量不亚于美国的庞然大物,其东部触角早已伸展至太平洋区域并已培育出深刻的利害关系;它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可能会有人对主要国家不包括印度感到不解。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近些年经济改革也卓有成效,但是这个国家连绵不断的种族骚乱和宗教冲突及中央政府的相对软弱无能,使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同它的人口幅员资源潜力极不相称;另一个原因在于,印度位于太平洋文明圈的西部边缘,根据所谓“文明西迁说”,这个国家至少到下个世纪的某个时候才有可能扮演主要角色,今天它顶多对太平洋时代产生边际性的影响。

当然,美、日、中、俄四国实力及影响又差别甚大,不过,无论是否都可算作世界大国,它们的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身份是没有疑问的。这四国代表着亚太地区总产值的 90%,人口和陆地面积的一半以上,最强大的四支军队和最庞大的四个预算。毫不夸张地讲,离开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遭到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的否决,太平洋纪元都将是残缺不全的。它们对待亚太事务的基本态度和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从历史家的眼光看,将构成太平洋时代的重要特色。

大而言之,美、日、中、俄的彼此联系,构成了一个四面均为三角的几何形体(如图所示);或者,我们称之为由美日中、日美俄、中美俄、俄日中四个三角关系组成的复合关系结构。分析这种复合关系结构,可以从长远战略利益、经济需要和安全考虑三个层面展开。

1. 美日中三角

近代以来,美国、日本、中国在战略利益上从来没有完全一致过:甲午海战时中日交恶,美国袖手旁观;一战结束后美、日参与瓜分中国,各自确立势力范围;二战时美国同蒋介石的中国政府合作,日本成为对手;冷战年代美日建立同盟,中国或被视作恶魔,或形同路人、偶尔借用而已。在两极格局瓦解后的今天,三方都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他方的关系,以便确定新的支点与方位,在新的时期纵横捭阖。对于美国来说,苏联的解体同时意味着中国的战略作用的某种下降和日本的独立意识的某种上升,现在及近期的将来美国最重大的战略利益,是确保在亚太地区不形成任何能够像过去的苏联那样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换句话说,比如,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制衡中国,拒绝马来西亚方案以约束日本,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在日本一方,新时期意味着自己走向“后霸权格局”的时机已经到来,日本应像一个成人那样处理同美国和中国这东西两大近邻的关系,该批评就批评,该说“不!”就直截了当地说“不!”。考虑到目前还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在未来一段时期中还要对两大国作必要的工作和付出必要的代价。至于中国,在终于解脱了几十年的“北方威胁”和国内动乱的阴影后,当务之急是发展本国经济和改善民众生活,因而一个比较安定和平的周边环境是特别需要的;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日本是最富有的邻邦,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努力不使自己同两国的关系变坏(包括忍受暂时的麻烦和骚扰)。美国指手划脚,日本和中国以“东方人的特点”迎接压力和挑战——这是美日中三角的战略画面的基调。在经济方面,美日中关系乃亚太地区的“第一三角”:三国是经济上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它们的成长景气(或不景气)直接规定着亚太地区的经济景气(或不景气)。三者互以另两方的市场为主要市场(美国还有一个欧洲市场);美国尤其看重日本某些方面的高技术和中国的成长景气,它在眼下迫切想要解决的是对日本和中国两国的 800 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问题(分别占美对外贸易逆差的第一、二位);日本必须借助美国的整体实力和中国的消费潜力,同时防止美国的要求全面开放市场的压力和中国抢占传统的日本贸易市场的势头;中国自开放以来就始终以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为首要的跟踪和依托目标,国内的产业结构和市场走向使得这种特点在今后一、二十年内难以改变;三国目前的相互依存程度比以往任

什么时候都更高, 虽然尚未达到即便在特殊情况下也须臾不可分割的地步。就安全考虑而言, 美、日、中都在调整自己的军事方针和更大范围的安全保障政策: 美国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使日中军事上的发展在亚太地区不致于弱小到令俄国熊丝毫不惧、又不致于强大到能同美国分庭抗礼的程度, 以及如何使美国军事力量在亚洲的存在同这一地区的潜在危机点的抑制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日本军事战略家最担心的是所谓“中国的军力迅速上升造成的威胁”和朝鲜半岛今后若干年内的危机动态, “以美抑中”、“以美中抑朝”和与收缩了的美国军力一道保卫“(日本岛)资源生命线”, 将是日本防卫战略的三大课题; 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的第一位的目标是为中国国内改革开放争取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鉴于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南中国海区域国家(越、马、菲等)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历史遗留的边界领土争端, 中国现在需要同美日等国搞好关系,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有道是: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2. 日美俄三角

与美日中三角相比, 日本、美国、俄罗斯的相互关系弹性较小而刚性较大。它是现实的关系, 但政治的因素总是起主导的干扰作用; 它亦是长远的关系, 但这种复杂的关系结构里麻烦总是多于和谐。撇开全球事务不论, 在亚洲—太平洋区域内, 日本似乎是这一三角里牵动人们注意力的焦点, 就像美国在美日中三角中始终起核心作用一样: 莫斯科在打“日本牌”时眼睛总瞄着华盛顿的“大王”, 美国击向俄国的弹球多半通过日本这条曲线; 俄国人也许后悔二战结束时没有抢在麦克阿瑟将军之前出兵日本, 否则今天的太平洋格局乃至世界力量对比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美国人在抱怨日本“白搭车”的同时, 可能庆幸自己依然是“全能冠军”——强大的军事俄国的存在使日本不得不依附美国; 日本就像夹在两个谁都不能得罪、彼此总闹矛盾的大人中间的小兄弟, 他在不断长大(某些方面他更加聪明或强壮), 却经常受到不讲道理的训斥。这种并非愉快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参加者的基本战略利益: 就战后宪法下成长起来的非军事化、非核武器化的日本而言, 美国是必须依靠的, 但大洋彼岸的那个文化、宗教信仰都与本国大相径庭的国家毕竟是“远亲”, 日本在“寄人篱下”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归根到底要么诉诸于本国的自卫能力的强大、要么寄希望于更加和平与理性的世界(这两种声音在日本均有自己的影响); 对于俄国, 日本必须在保持距离的同时坚定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比如, 没有北方领土问题的彻底解决, 是不可能 有莫斯科方面所期待的经济和科技援助的。在美国方面, 俄日两国的相互掣肘只会与己有利, 但是美国战略的关键在于使这种相互牵制保持在一定限度以内, 避免出现由于俄日关系恶化而影响东北亚地区的稳定的局面; 这既是显示美国对盟国的义务和信用的需要, 又是向俄国表明势力范围不可侵犯的需要。美国战略家一向重视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理论, 这个理论教导人们: “大陆岛”及其边缘地带永远是控制世界的枢纽。以“世界宪兵”自居的华盛顿, 即便在睡觉时也会对曾经与自己对抗、将来仍有可能再次对抗的俄罗斯帝国睁一只眼睛。就俄国来说, 处理好同日本的关系, 像处理同德国的关系一样, 是后冷战时期保持与西方、主要是美国总的战略平衡的关键环节: 这里既是缓冲地带, 也是“大经济空间”, 更是实力政治的基准线; 一个强大的国家, 必须善于处置、利用同此类重要国家的关系。因此, 俄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区域的战略利益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同日本以及它背后的更强大也更难对付的美国的关系。不过, 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出, 俄罗斯对如何具体处理太平洋的日美问题仍缺乏一个深思熟虑的和系统的长远对策(叶利钦在访日安排和“千岛群岛”上的出尔反尔证明了这一点)。至于经济方面需要, 在三国方面, 都始终服从于、服务于外交的斗争和政治的需要, 例如, 日本的对俄贷款以归还它的“北方领土”为前提; 美国的援俄计划必须根据俄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 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总是在俄日关系处于微妙阶段的时刻出现在日本渔民的面前; ……。在三边贸易上, 除了美日既有的联系外, 美俄之间、俄日之间很少有特别热乎的时候; “邻居, 但不是朋友”。

3. 中美俄三角

两极格局后的中美俄三角与两极时代的中美苏三角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一面是，三国中的任何两国不是、不可能是、也不愿是真正的盟友。两极时代初期，出于现实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要求，苏联和中国联手对付美国；两极格局的中期，中苏决裂，美国转而拉中国制约苏联；两极格局后期，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国保持了大体相等的距离。如今，叶利钦的俄罗斯同美国的距离有所靠近，但“蜜月关系”到一定程度便迅速止住；三个大国之间仍互有所求但更互有警惕。区别的一面在于，俄美两国放弃了公开的敌视和“冷战”，中俄之间经济互补的需要远甚于以往任何时候，中美关系进入了既非“丑恶的敌人”、亦不是“非盟友的盟友”的阶段，三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这种联系的主要纽带是亚太区域的持续的经济繁荣兴旺气象：美中之间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受到地缘经济因素愈来愈明显的挑战，尽管目前两者还难分高下；俄罗斯主要寄希望于中国（而不是日本），使自己分享亚太景气的润泽；中国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边贸对象之一，并且悄悄憋足了劲要把昔日曾经先后是“老大哥”和“头号威胁”的莫斯科甩到经济改革和发展竞赛的后面。这是一个真正“战略的”而非“当下的”三角：中国希望以行动和记录在两个世界巨人那里证明自己的新的战略地位，俄国希望讨好中国以求得经济上的好处和在政治上牵制美国（以及日本），美国希望中国和俄国相互制约并且加强自己影响这种制约之平衡的能力，三国都希望利用亚太地区目前经济发展的国际声望实现各自的想法。中国的主要弱点是能够出息的“牌”不多，唯一特别有力的牌是国内经济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这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另一张相对有力的牌是它的上千万勤劳能干富有的海外华侨（其中相当一部分生活在“大东亚”地区）。俄罗斯的问题之一是它的国内中心远在欧洲部分，其远东部分无论技术、人员、产业均相对薄弱，以弱对强，自然力不从心；另一个缺陷是国内政局的不稳，它削弱了外国合作者的信心。美国坐收渔利的可能性相对大一点，但它的战略绝非无懈可击：它对中国的政策的意识形态的考虑，可能损害它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和减少获利的可能性（尤其是比较日本而言），二者不是——像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宣称的那样——并行不悖的，而是互相矛盾、此消彼长的；它在俄国事务上左右摇摆的态度和经常口惠而实不至的宣传，更降低了这个“冷战的胜利者”在俄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从而造成打俄国牌失灵的现象。像从前的中美苏三角在两极年代的变化一样，今天的中美俄三角也许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产生新的变量，从而使三边互动的关系生成新的特征。

4. 俄日中三角

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俄日中三角，不过，与前面几个三角相比，这个三角的地域范围明显缩小，三边的互动关系主要局限在太平洋西北部地区。历史上这三个国家彼此之间都发生过战争，今天它们又在为共同的利害关系而相互打交道。它们代表了当今世界的三个强势的民族——谁也没有长久依附其他民族的习惯，十分珍视自己的独立和大国地位，自强不息的民族心理尤为显著。它们都可算作世界大国，但又都有着受制于头号超级大国的地方：俄罗斯在政治上受制于美国，日本在军事上受制于美国，中国在经济上受制于美国。然而，就亚洲—太平洋事务的解决而言，位于太平洋西岸的这三个国家也都具备制约大洋彼岸的那个强国之处：中国在地区政治事务的解决上牵制美国，日本在经济贸易问题上牵制美国，俄罗斯在军事方面牵制美国。三国相互间的依赖与制约，目前主要表现在东北亚地区：一方面，俄国的远东部分的开发，需要中国的劳力、商品流通和日本的技术及资金；中国的东北三省的改革开放必须借助对俄口岸的利用和邻近日本的地理优势；日本则把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视为尚未充分开发的最大最近的一块处女地；中日俄都对未来图们江流域大规模开发的前景寄予很大希望。另一方面，俄日之间、日中之间、中俄之间，均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领土、岛屿或大陆架归属争端，这些争端或严重或轻微地制约着三国间劳力、资金、技术和产品的流动及合理配置；此外，俄国国内新近泛起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如以臭名昭著的俄

“自由民主党”党魁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力量),日本近两年发生的频繁的政局变动,中国经济及国力快速增长引发的国外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每一次类似的变量的出现,都程度不同地引起三边之中另外两边的反弹和相应的政策调整。到现在为止,三国都把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看成是“平等而有戒备的邻居关系”,公开宣布的政策都是“不以第三国的判断为判断,不利用对方同第三者之间的矛盾谋取自身的利益”,其小心谨慎的态度跃然其间。与亚太地区存在的另外几个三角关系相比,由于上述原因,俄日中三角是最不活跃的一个,而且,在可见的将来,出于同样的理由,它被激活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注释:

(1) 关于美国的“蝴蝶模式”,此处思考来源于李慎之先生对笔者个人一次谈话。

(2) 参见哈枚:“美国的亚太新战略及政策调整”,《现代国际关系》1992年第2期;陈洁华:“克林顿总统提出新亚太构想”,《国际展望》1993年第14期;Robert B. Oxnam, “Asia-Pacific Challenge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1, 1993, pp. 58-73。

(3) 参见张大林:“浅析日本的回归亚洲战略”,《国际问题研究》,1994年第1期;王亚军、高振营、姜波著:《21世纪:亚太风云际会》,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157页;李健等著:《日本:21世纪再创奇迹?》,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158页。

(4) 参见田忠卿、刘平、俞利军、张洪斌著:《东盟:亚太新星系》,第3章和第4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党大健、孙卫东著:《中国:面对亚太的挑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5) 转引自李长久:“东亚崛起与亚太新世纪”,《世界发展研究》总第47期。有关中国在亚太作用问题上的种种考虑,还可参见下述文章:潘锐,“中美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中美首脑西雅图会晤及当前中美关系”,《国际展望》1993年第23期;张海明:“我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作用的‘切割式多层次作用’战略”,《亚太资料》第3期,1993年1月18日;杨运忠:“中美首脑会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动向”,《亚太资料》第7期,1994年2月14日。

(6) 斯卡拉皮诺著:《亚洲及其前途》,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7) 王亚军等,前引书,第120-121页。

《美国研究》1994 年第 3 期

尼克松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性转折

——悼念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C

张也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患中风，于 4 月 22 日晚在纽约逝世，终年 81 岁。我国领导人在电唁他的逝世时称他是“一位具有战略远见和政治勇气的政治家”，赞扬他“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起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开辟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1〕的确，尼克松生前曾为重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因而使他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不仅如此，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由于他实现了结束越战、美中和解与对苏缓和三大主要目标，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漫长曲折的政治生涯

没有哪一位美国的伟大政治家像尼克松那样经历了如此漫长而曲折的政治生涯。

尼克松 1913 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约巴林达。他自幼家境贫寒，但始终勤奋好学。1937 年，他作为一名高材生毕业于杜克大学法学院。1942 年，他入伍海军，服务于太平洋，以后又成为海军军官。1946 年，刚刚脱去海军军官制服的尼克松立即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在加利福尼亚地区投入了与民主党的新政派众议员杰里·沃勒斯对垒的竞选并获胜，从此成为国会议员。1950 年，尼克松经过一场艰巨的竞选，赢得了加州参议员的席位，开始进入参议院。1953 年，他又赢得了共和党副总统的提名。当时他年仅 39 岁。

在担任副总统的八年时间里，尼克松曾多次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使出使国外。他访问了 55 个国家，取得了丰富的处理国际问题和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1959 年夏天，他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2〕。

1960 年，尼克松曾因竞选总统失败而遇到他在政治上最大的失利。两年后，他在问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又遭惨败。在这之后，大多数政治观察家认为，尼克松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谁也不曾料到他会重返政坛。然而，尼克松以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事业上的勤奋，终于重振旗鼓，在政治上实现了难得的东山再起。1968 年，他决定再度出师，竞选总统，终于在 11 月的总统大选中以微弱的优势获胜，成为美国第 37 任总统。

尼克松在担任总统期间充分体现出他作为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和国际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才能。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正是尼克松在对外政策上的显著成就使他在 1972 年的竞选连任中赢得了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压倒优势的胜利。但是，在尼克松任内，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却发生了一些严重损害政府威信的丑闻事件，其中

最大的政治冲击莫过于“水门事件”的披露。1974年8月9日，面临弹劾和国会可能赶他下台的局面，尼克松终于被迫在他第二任期的中途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辞职的总统。这对尼克松本人的政治声誉和从政生涯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然而，尼克松并不甘于退出政治舞台。在经历了数年近乎隐居的生活后，他逐渐摆脱了“水门事件”造成的痛苦与羞辱，决心重返政治舞台，并以一名资深政治家的形象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1976年2月，他作为一位普通公民重访中国，以后又数度访华。1981年，他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去开罗参加遇难的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葬礼。这是他离开白宫后第一次以官方身份参加国际活动。在离开白宫后的岁月里，除撰写回忆录和国际问题著作外，他还不时对国际和外交政策问题发表演讲和评论，为美国政府提供外交政策方面富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在共和党内继续发挥影响。在最后的几年里，他特别关心国际局势的发展，在临终前不到一个月，还出访莫斯科，对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进行接触与评估，为美国调整对俄罗斯的政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尼克松是一个具有智慧和勇气的人，是战后世界政治舞台上并不多见的传奇式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时而登上高峰，时而又陷入低谷，既有杰出的成就，又经历了令人感到悲哀的失败。但他从未因失败而颓废、消沉，而是始终执着地追求他的理想。正如他自己所说，“失败固然令人悲哀。然而，最大的悲哀是在生命的征途中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3〕

“最好的对外政策总统之一”

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在悼念尼克松逝世时说，“迪克·尼克松如果不是最好的，也是本世纪最好的对外政策总统之一”。前总统罗纳尔德·里根则称赞说，“他在对外政策上取得的成就将使他在历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4〕

尼克松对外交事务怀有最大的兴趣。他担任总统的特点之一是优先考虑对外事务，并始终把制订对外政策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1968年竞选期间，他曾说道：“我一向认为，这个国家在内政方面可以自治，无需总统。你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胜任的内阁来管理国家内部事务而已。你们需要总统制订对外政策。国务卿其实无足轻重。总统制订着对外政策。”〔5〕尼克松当选后对他的内阁班子的任命大致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受任国务卿的是尼克松的老朋友、享有诚实正派声誉的威廉·罗杰斯。但罗杰斯缺乏外交工作经验，对国际事务也缺乏深邃的见解。作为尼克松的国务卿，罗杰斯并不处于制订政策的地位。尼克松任用罗杰斯，除了出于对他的依赖外，主要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能顺手驾驭，忠实地执行他的政策的人。

在尼克松任命的顾问和内阁成员中，无论在地位上或影响上首屈一指的当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很快成为尼克松最亲密的心腹和凌驾于内阁成员之上的首席部长，在对外政策方面发挥了远比国务卿更为强有力的影响。基辛格所以能得到尼克松的赏识，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现实主义政治家，对世界范围的权力角逐持有相同的看法。基辛格所信奉的那种源于欧洲的均势理论以及他的多极世界的主张为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依据。

在国内，尼克松并不是一个很得人心的人物。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中，只有43%的美国人投了他的票。在很多人看来，他能够登上总统宝座显然是一种意外。如果不是民主党因越南战争而大失人心，他很可能不会当上总统。然而，尼克松当政后，依靠他与基辛格的密切合作，打开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使美国的对外政策能够在—一个动荡与变革的时代顺应世界的潮流，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

面对严峻的形势

当 1969 年初尼克松步入白宫之时,他面临着历史上许多美国领导人所未曾经历过的严峻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以“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与保护人自居,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到处卷入与干涉国际事务。然而,从 60 年代中期起,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则因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以及国内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的发展而走向相对的衰落。

60 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开始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西欧和日本在经济上的重新崛起使它们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对美国的经济地位构成威胁。战后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以及在海外承担大量的军事义务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造成美元的大量外流和黄金储备的不断下降。从 1971 年起,美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顺差的对外贸易开始出现逆差,从而使美国的财政状况更为困难,美元危机愈发深重。1971 年夏天,尼克松宣布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对美国当时面临的严重的经济形势起到了某种缓解的作用。(6)但是,它却标志着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起来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瓦解和美国“金元帝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也是美国因在战后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而在经济上付出的代价。

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统治着国际政治舞台。及至 60 年代后期,除了美苏两极外,世界又出现了新的力量中心。西欧、日本的复兴,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影响的增长使美苏两国无法像战后初期那样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世界。

在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向美国领导下的美欧联盟发出挑战。这种挑战最重要的象征是法国戴高乐政府在世界事务中奉行不追随美国的独立政策,在没有美国默认与参加的情况下在欧洲推行缓和,并采取行动疏远法国与西方联盟的关系,从而严重打击了美国对西方联盟的领导地位。

60 年代,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冲突,从而使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中苏分裂是 60 年代世界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被尼克松称为“当代世界上最深刻的国际冲突”(7)。基辛格认为,战后初期和 50 年代那种双边冲突的时代业已结束,世界出现了由美、苏、中、日、西欧五个力量中心组成的多极结构,紧密的两极世界已开始让位于一个“多边外交的新时代”(8)。由于中苏分裂,中国进一步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美国开始意识到它在这个正在形成的中美苏战略三角中的作用,认为不应仅仅继续以往的政策,而要使美国的政策适应多极世界的现实,在五种力量中心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60 年代在军事上的最大变化是美苏均势的逐步形成,即从战后至 60 年代初期美国对苏联的明显优势发展到 60 年代末两国在军力上的大致相等,特别是美国核优势的丧失使美苏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格局。

当然,尼克松在国外面临的最大困境莫过于美国深深地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在尼克松上任之初,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人员超过 54 万(9),处于最高峰,伤亡数字和作战费用都很大,美国正在继续为这场战争付出惨重的代价。然而,巴黎和谈才刚刚开始,人们还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战争可以在短期内结束。同时战争还激发了美国国内空前的社会动乱。反战运动蓬勃发展。大多数美国人不仅要求结束越战,而且赞成限制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将美国的注意力更多地从国外转向国内。越战使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的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国会以及各种利益集团要求在估价国家利益和制订对外政策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不再听命于白宫。

尼克松当政时期,美国正面临由顶峰走向衰落的历史转折。严酷的现实迫使美国着手调整其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使得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设法在大致不危及西方安全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从承担全球义务的高水平上退下来,实行全球性的退却。尼克松在他 1971

年2月向国会提交的美国对外政策年度报告中认为,“我们已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之时,战后的国际关系秩序业已结束,决定1945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与实践的条件也随之成为过去”,“我们的政策必须进行调整”(10)。这种调整,用尼克松的话来说,是为了“制定一种新的对外政策来迎合一个新时代的需要”(11)。

“尼克松主义”与结束越战

1969年7月23日,尼克松在关岛作了一次不供直接引用的对外政策演说。(12)这篇在太平洋上美国的一个重要岛屿发表的演说是他执政后首次发表的对外政策声明。它提出了奠定美国亚洲政策基石的新方针。

尼克松的关岛演说起初被人们称为“关岛主义”,以后几经补充说明,又被正式称作“尼克松主义”。它向人们发出的主要信息是:美国将不再卷入像越南战争那样的军事冲突,并将减少在亚洲承担的军事义务。“尼克松主义”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它为70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基调,这就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的时代里,美国仍将肩负大部分的重担和责任,但要求其他国家必须比以前更多地分担责任。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对“尼克松主义”作过说明。他指出,美国“将继续承担我们业已承担的条约义务”,但同时强调,“除非出于我们切身利益的需要,我们将不再承担任何新的义务”,“从现在起,我们只准备向那些愿意承担责任以自己的人来自卫的国家提供物资和军事经济援助。”(13)

“尼克松主义”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使战争“越南化”来结束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为了实施“越南化”计划,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两手政策,一面在越南继续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一面寻求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解决。与此同时,尼克松的撤军计划开始付诸实施。但是,由于南越军事形势的恶化,尼克松又采取了一些大胆严重的战争升级行动,甚至把战争扩大到了越南北方和整个印度支那。但是,在国内反战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尼克松政府也不得不坚持依靠谈判的办法,谋求和平解决。及至1973年初,谈判取得重大突破。1月23日,尼克松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巴黎和谈达成协议。1月27日,参加巴黎会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四方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协定的签订终于使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历时12年零26天的战争告终。它成为尼克松任内最重要的政绩之一。

越南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它杀伤了几百万越南人,造成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并且几乎毁灭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然而,战争的结局表明,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无法对付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斗争。尽管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它并非“无所不能”。为了担当起“世界警察”的角色,它不得不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越战对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力量,使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登上“世界霸主”宝座的超级大国不得不面临从顶峰走向相对衰落的历史转折。战争还给美国人民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给美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后遗症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消除。

中美和解的建筑师

尼克松最大的政绩是在对外政策领域里取得的,而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同一个20多年来与美国处于敌对状态的没有邦交的亚洲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新的关系则是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最重要的突破。它是战后美国外交史上一个惊人的转折。

对于尼克松来说,实现美中和解的想法是在经过多年的思考后成熟起来的。早在50年代,尼克松就曾有结束中国的孤立状态的想法。1954年,他在一次同记者的会见中曾

表示,“通过恢复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往来逐步结束中国的孤立状态是重要的”(14)。1967年10月,尼克松在他为《外交季刊》撰写的一篇题为《越南后的亚洲》的文章中提出,“从长远来看”,要“使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社会中来”,而不能让它“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15)。1968年,在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不久,尼克松在对美国一家杂志的谈话中重申,“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我必须时刻寻找机会同它对话,如同我们与苏联对话一样”

(16)。在1969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再次提到,“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的孤立状态之中。”(17)。这是尼克松就任总统后向中国发出的第一个和解的信号。据尼克松任副总统时的一位老朋友沃尔特斯将军说,尼克松在当选总统后不久同他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他要做的一件事是同中国人建立接触。(18)

当然,中美两国在70年代初实现和解并非偶然。这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政治发展引起的必然结果。

60年代后期,中苏冲突的发展为中美和解提供了新的机会。通过这些冲突,美国进一步认识到中苏敌对的深度,看到了它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尼克松政府决心实现美中和解的目的一是要借助中国的影响来结束越战,二是要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迫使苏联在美苏关系的各个领域作出让步。当然,这仅仅是美国的短期目标。美国还有更为长远的考虑,这就是基于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和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认为若能同中苏两国都发展关系,将使美国在全球战略上得到巨大的好处。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中承认,世界上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美国已不再“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或者完全占支配的地位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必须首先采取步骤来结束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19)

60年代,美国国内政治的某些变化也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奠定了基础。在1966年美国国会举行的中国问题听证会上,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力争反对孤立中国的理由,提出对中国应实行“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及至6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舆论中的多数已逐渐转变到支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来了

(20)。但是,美国民主党和自由派人士常常没有胆量来提出一项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因为他们害怕被指责为“亲共”或“对共产党国家采取软弱态度”。而像尼克松那样在历史上以反共坚决和忠于台湾国民党政权而闻名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打开与中国和解的大门时倒反而无所顾忌,并且也容易得到美国国内的广泛支持。尼克松的长期政治生涯一直是热衷于反共,然而他却成了同中国这个共产党大国和解的建筑师。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终于实现了他的中国之行。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美国现职总统访问中国。这次访问蔚为电视屏幕上的一次奇观。当尼克松抵达北京机场,走下舷梯,伸出手与周恩来总理的手相握时,战后20多年来中美两国的相互敌对宣告结束。中美关系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2月28日,在尼克松一行结束访华时,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正是公报所阐明的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与立场为两国在70年代初实现和解以及为后来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也是两国领导人在国际形势面临转折的重要历史时刻所作出的重大的战略决策。它不仅为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尼克松在结束访问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时所说,他对中国的七天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这确实是对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要意义的并不过分的描述。

缓和的实现

以美苏首脑会晤和美苏两国签署第一阶段限制战备武器条约为主要标志的美苏缓和的实现是尼克松总统任内的又一重要政绩。早在 1968 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尼克松就声称要在美苏关系方面,开始一个“从对抗走向谈判”的时代(21)。但是在尼克松第一任期之初,他的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并不是与苏联的缓和以及实现美苏首脑会晤。寻求结束越战才是尼克松政府优先考虑的事情。尼克松的对外政策纲领则是那个要求从越南脱身和收缩美国海外军事力量的“尼克松主义”。然而,力量的收缩需要缓和,力量的收缩也必然引起缓和。“尼克松主义”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导致中美和解与美苏关系的改善,最终使整个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

70 年代,尼克松政府推行缓和是有其深刻的国际与国内背景的。首先,60 年代末美苏战略均势的形成成为美苏缓和奠定了基础。尼克松看到了美国力量优势的丧失,认识到美国凭借优势力量来遏制苏联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双方战略核力量已发展到“相互确保摧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来改善美苏关系是美国不得不寻求的出路。其次,60 年代开始的欧洲缓和的进程对美苏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从法国戴高乐的缓和到西德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22),欧洲缓和的浪潮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美国要想不让这种势头损害它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唯有举起缓和的大旗,将欧洲缓和纳入美苏缓和的轨道。第三,尼克松政府希望利用美苏关系的改善来敦促苏联对越南北方施加影响,以早日结束越战。第四,在中美关系逐步改善以致最终实现和解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又希望通过改善美苏关系使它的对华与对苏政策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第五,尼克松推行美苏缓和也出于国内政治利益的需要。他试图利用缓和来平息国内的反战运动,对付国会和舆论的批评。

美苏缓和的实现走过了艰难的历程。尼克松任内,美苏两国首脑共举行了三次会晤。在经过两年多的谈判和讨价还价之后,第一次首脑会晤终于举行。1972 年 5 月 22 日,尼克松访苏,同苏联领导人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同时还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等文件。

美苏首脑会晤的实现和战略武器协定的达成是尼克松对外政策的重大成就,它“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奠定了基础”(23),使战后的东西方冷战进入了一个以缓和为重要特点的新时期。

对美国来说,缓和不仅减少了爆发美苏直接军事冲突,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而且加快了越战的结束,并有助于缓解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地区的冲突,从而使美国在它的力量走向相对衰落之时获得了某种喘息的机会。缓和还增强了美国在美苏战略三角中的地位。由于美国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同时得到改善,70 年代,美国在美苏三角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然而,缓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它削弱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使苏联得到有利的时机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缓和不仅没有使苏联的国际行为变得克制,相反,苏联利用缓和,加速发展军事力量,并自 70 年代中期开始,又加紧了在世界各地的扩张。

缓和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如果说中美和解得到了美国国内的普遍支持的话,对尼克松政府推行美苏缓和则是具有争议的。70 年代的缓和是战后美苏关系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但它并非冷战和遏制政策的终结。它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一种新的形式。战后美苏对抗的基本格局并未因缓和而改变。

尼克松时代——战后美国对外关系的分水岭

许多人认为,尼克松在内政方面即使不是失败的,也是政绩平平。然而,尼克松的对外政策则是异常成功的。它具有深远的影响,也博得了史家的颇多好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转折点,而尼克松使美国对外政策经历了又一次新的转折。

尼克松执政时期,美国正面临由顶峰走向相对衰落的严峻形势。为了使美国的对外关系同它的国力相适应,尼克松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全球战略作了大胆的重要的调整。经过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战后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与灵活。它使尼克松政府达到了从越南脱身,同中国建立起新的关系以及实现与它的主要对手苏联的缓和这样三个主要目标,从而使70年代成为一个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时期,使美国在它国力日衰的情况下,摆脱了沉重的负担,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相对的主动。

但是,如前所说,尼克松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冷战和遏制的结束。美国并未放弃遏制,它只是使遏制政策变得更加灵活,采取了多样的形式。尼克松实行的战略收缩着重在亚洲地区,并且主要是军事上而不是政治上或经济上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喘息时间,并集中力量加强同苏联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争夺。它是以不损害美国的全球根本利益为前提的,更不是放弃其全球利益。

当然,尼克松的对外政策并非都是成功的。美国从越南撤退使它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但尼克松的“越南化”计划是失败的,南越傀儡政权最终垮台,美国失去了整个印度支那。由于尼克松政府集中精力于结束越战和实现同中苏两国改善关系,西方联盟遇到一定的忽视,使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在某些方面趋于紧张。同时,美苏缓和并未促使苏联放慢发展军事力量的速度。军备竞赛仍在继续。在核武器方面,苏联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而且在质量上也逐渐赶上或接近美国的水平。在常规军力方面,苏联则取得了优势。加上1973年开始的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力量,使美苏力量对比不断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在缓和的掩盖下,加紧在世界各地推行扩张,向美国步步进逼,导致70年代后期美苏对抗的重新加剧。

然而,尼克松在对外政策上的功绩毕竟不容抹杀。尼克松时代将作为战后美国对外关系的水分岭载入史册。

注释:

(1)《人民日报》1994年4月24日第一版报道:“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电唁尼克松逝世”。

(2)这是尼克松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参观美国厨房电器用品展览时与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的一次针锋相对的政治辩论。由于这次辩论,尼克松在公众中赢得了能“勇敢面对”苏联领导人的美誉。

(3)1990年,尼克松在出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落成典礼时的讲话。引自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1994年4月25日提供的资料。

(4)引自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提供的悼念尼克松逝世的材料。

(5)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美国史》下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

(6)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的新经济政策包括在国内实行90天的物价与工资冻结;暂停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停止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向外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1971年底,美国又同意美元贬值,将黄金价格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38美元,从而使美元贬值8.57%。

(7)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130页。

(8)Werner J. Fe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spirations and Reality*, John Niley & Sons, 1984, p.199.

(9)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30

9页。

(10) Richard M. Nixon,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Building for Peace,"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eb. 25, 1971, Harper & Row, Publishers, p. X, p. XIII.

(11) 《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1972年2月9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12) 1969年7月21日，“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月成功。两天后，尼克松为迎接宇航员的归来飞赴南太平洋。这是他开始一项环球出访计划的第一站。之后，他在关岛作短暂停留，并在那里一个军官俱乐部同随行记者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发表了著名的关岛演说。

(13)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页。

(14) 亨利·布兰登：《美国力量的收缩》，中译本，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238页。

(15) Richard M.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Vol. 46 (October 1967), pp. 122-123.

(16) Interview of Richard M. Nixon in "Nixon's View of World—From Informal Talks",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Sept. 16, 1968), p. 48.

(17) 亨利·布兰登：《美国力量的收缩》，中译本，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238页。

(18) Vernon A. Walters, *Silent Missions*, Doubleday, 1978, p. 525.

(19)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时事出版社1972年版，第75—80页。

(20) 根据民意测验，到1971年，支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已超过半数。见 John E. Mueller, *War, 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 1973, pp. 15-17.

(21) 亨利·布兰登：《美国力量的收缩》，中译本，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8页。

(22) 这是西德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对苏联和东欧的外交政策。1969年10月勃兰特政府上台后开始推行。勃兰特宣布“与西方合作”，“与东方谅解”，主张承认欧洲各国边界现状，改善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张建立“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特殊关系，并对东德用“通过接近促其演变”的办法实现德国的统一。

(23)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美国研究》1994年第3期

美国的文化模式：对中国文化的启示

朱世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

法国社会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他的《美国民主》的著作中认为美国人的习性或心灵习性是美国人得以维持其自由体制的关键。他所谓的心灵的习性(moeurs 或 habits of the heart),便是那种塑造概念、意见和思想等心理习惯的东西,便是社会中人的道德与智慧习性的总和。他对于美国文化在美国人和社会性格的塑造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

美国文化源自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但又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其两百年来的演变中,它像一座大熔炉吸收了世界诸多文明的精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开放性的文化体系。然而这文化体系的极而言之源头仍是希腊文明,仍是亚里士多德等先哲们,这也是无庸讳言的。

根据罗思·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在《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中陈述的价值模式,也即美国文化的心理趋向,按照美国文化构成的方式及其稳定的特征,基督传统、共和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三大要素,它们像一只鼎的三足一样,支撑着美国的政治体制。这种美国的文化模式是在美国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它自己特有的历史个性和价值取向。

二

在美国,基督教与公众生活在建国伊始就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义是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基督徒角色与公民角色融为一体,在新英格兰许多地方,公众官员便是当地的牧师。我们从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中也可以窥见,在他的心目中,宗教是维系美国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他认为,“宗教与道德”是“政治繁荣不可分割的支柱”。它们是“公众幸福的伟大的中坚”,“是公民和人的责任的最坚实的楨干。”(2)

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我认为,当第一个清教徒踏上美国的土地时,我就可以看到整个美国的命运就已经包涵于其间了。”(3)美国清教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精神运动,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还是一种极端民主与共和的理论。

清教徒在自己的祖国遭受迫害,对英国严酷的社会现实不满而移民到美国。他们希冀按自己的意欲信仰上帝。于是,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重视伦理和精神生活的社会模式。他们崇尚真正的自由——这种真正的自由涵盖了广泛的道德的含义。他们把一切破坏和蔑视这种自由信念的行为一概斥责为对权威的亵渎。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群称之为美国人的新人,命定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为人类建造一座“山上的光辉的城市”。以清教主义为特点的、美国化的基督教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与社会改革运动结合在一起,力主个人积极地参与政府的活动,按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阐述的关于自由、平等与民主的

关系，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参与”的政治文化体系。（4）美国诗人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也说：“清教主义于不知不觉之中布下了民主的种子。”所以，在美国，清教主义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它赋予了美国民主自己独特的特点。

美国在建国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共和传统。美国共和主义涵盖了美国思想家们关于政府、平等与人权的思想。在共和主义的旗帜下，立国的思想家们强调平等——特别是政治平等的重要性。托马斯·佩因说，“考察一下政府出现的几种源泉以及在它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是合适的。它们可能建立在以下三种基础之上：第一类，迷信；第二类，极权；第三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的人权。第一类是牧师的政府，第二类是征服者的政府，而第三类是理性的政府。”（5）杰弗逊在其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宣布：“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杰弗逊思想的精髓是公民参与政治。经典的共和主义就是要创造出一种积极献身公共利益的公民形象来。他说，“离公民直接与经常的控制愈远，那么，政府所含有的共和主义的成份也就愈少。”他一生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相对平等的公民都参与的自我调控的社会。

美国早期的思想家首先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旨在保证不让一部分人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保护少数。他们同时主张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检查制度。他们认为，能使美国政体正常运转的关键在于在社会中有一支受过教育的公民，他们积极参与政府的活动。这种思想仍是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最好的政治社团是由中产阶级公民组成的实体”的论述。（6）

杰弗逊主张“所有的人，无论他们的境况和宗教的或政治的信仰如何，都享有平等的和真正的公正”，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他坚定地信仰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之上有一个凌驾一切的“自然的和自然的上帝的法律”。这种杰弗逊式的带有强烈清教徒色彩的民主是美国文化的精髓。

胡佛在1928年10月22日竞选总统时称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一个“粗俗的个人主义”体系（the System of rugged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一个重要的核心和基本精神。美国文化信仰如果每一个人都尽力追求个人的利益，那么，他们总体上将自然给社会带来好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社会学教授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把这称为纯粹的“功利个人主义”（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7）这种功利个人主义者一心于利益的追逐，忽略、轻视甚至摒弃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美国思想家和小说家，如爱默生、梭罗、霍桑、梅尔维尔，对自我作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反对这种功利个人主义。他们蔑视对财富的无尽止的追逐，而更为注意自我性格的修炼以及与自然的融合。惠特曼的诗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与功利个人主义不同的个人主义，贝拉将它称为“表现个人主义”。表现个人主义“庆祝我自己”，追求丰富的生活体验，追求感官的与智力的愉悦。对于表现个人主义者来说，发现自我，突破一切的阻挠和限制，自由地表达自我是所有自由中最弥足珍贵的自由。惠特曼讴歌“我自由，整个世界展现在我面前”，“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怀着不可抗拒的意志从束缚我的桎梏下解放我自己”。（8）他的诗给美国式的个人主义作了最好的诠释。

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基本特性和主要内容，它最雄辩地、实在地、真正地表述了美国思想。它所包含的内涵与外延是真正扎根于美国本土的，它既不同于希伯来和希腊传统，也不同于18世纪的欧洲思想。

由于美国文化模式所包含的清教主义、共和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三大要素，由于美国文化产生于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斗争之中，产生于对中世纪宗教黑暗的反叛，产生于自由经济快速扩张的年代，它必然具有如下的特点：

1. 包容性。虽然其主流文化仍然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但它能包容少数民族，如黑人与西班牙裔的文化；对与主流文化思潮持异见的思潮也能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包容性固然有助于保护一些今天貌似异端而明天可能成为真理的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却也保护

了使美国社会内部腐败的思潮（我们只要想一想 60 年代的“性自由”在 80 年代造成爱滋病的蔓延便知道了）；

2. 自由主义色彩。它对社会文化思想、学术思想采取一种放任的、自由辩论的态度；

3. 公开性。它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对世界上所有文化体系开放、对文化的优劣不作事先的道德的判断；

4. 进取性。我所谓的进取性，在英文中应为 aggressiveness。美国文化在美国经济、商业活动的推动下，致力于向世界所有角落伸展其触角。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好莱坞电影在欧洲电影市场所占的份额，牛仔裤和 T 恤衫在世界上盛行的程度，就可见其一斑。

5.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法国移民克雷夫科尔在他的《一个美国农民的信》(1782)中对他周围移民血统之混杂感到十分惊讶。他说：“他们兼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法兰西、荷兰、日耳曼和瑞典血统”，你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发现如此“奇异的血统的混杂”。“正是基于这种混杂的婚姻产生了称之为美国人的 Q 民族。”血统的庞杂造成了美国的民族问题。事实上，克雷夫科尔所梦想的“民族认同感”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美国不是个人集合组成的国家，而是由血缘集团组成的国家。就这一意义而言，美国是一个多种相异文化的保存体。多元文化主义产生了美国文化的多样性(diversity)，也产生了多元性的价值观念体系。

6. 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界限模糊。精英文化对俗文化不抱成见，俗文化有可能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行列。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爵士乐了。爵士乐最早是本世纪初从新奥尔良黑人聚居区低级娱乐场所黑人自娱的音乐，到 20 世纪 30 年代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宠儿。在格什温的音乐创作中留有明显的爵士乐的影响。摇滚乐的前身“节奏布鲁斯”开始只在黑人中流行，50 年代风行美国社会。而雷普乐(rap)是 70 年代从纽约贫困黑人区由迪斯科发展而成的一种音乐。诺曼·梅勒在其小说创作中运用了通俗文学的结构、手法与语言。

三

当我们审视了美国的文化模式及其特点，再来审视中国的文化模式，便会发现它们之间，无论在历史个性，在价值取向，在心理趋向，是何等的迥异。

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孔北老南，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经过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源远流长，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与形态。但中国文化传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仍是儒（仁政王道）、道（清静无为）、法（循名责实），而形式上占主导与统治地位的是儒家学说。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模式的基础是儒家学说，其核心是“仁”“礼”和“中庸”。

儒家的政治主张是以德服人，争取民心以治天下。孔子提出“以政为德”（《论语·为政》）。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仁政学说，“修齐治平”（《大学》），“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儒家推崇仁政，将它视为一种无往而不胜的手段，“行仁政为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同上）。在儒家的“仁”的思想体系中，也包含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即“爱人”、“兼爱”的思想。《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仁者爱人。”孟子认为，仁是仁者对别人的爱与关心。

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礼”，认为“礼”作为一种社会功能，可以调节、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在儒家思想家的心目中，“礼”还能调节群臣内部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还有儒家一直十分重视的教化的作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儒家将中庸视为最高的道德准则，是其对待社会人生的一种基本方法。《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把中和视为万物存在与发展的理想状态。《中庸章句》：“不偏之为中，不倚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是儒家学说的基础，是他们的世界观、矛盾观和基本思想方法论。

简言之，建立在“仁”“礼”和“中庸”基础上的中国文化模式的鲜明特点，就是：1. 它的积极的入世精神，它的现实主义，中国文化缺乏宗教传统；2. 它的泛道德化，泛教化的色彩。它极易将政治道德化，将道德政治化，它不承认道德的社会功能是有限的；3. 它重道轻艺。“德成而上，其成而下”；4. 它是中和的，柔静和平；5. 它是崇祖法古，尊经征圣的，孔子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荣古而贱今，贱今而贵远。”（康有为）6. 它崇尚等级、君道。人君之要在于“以礼分施”，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界限分明，等级不乱，以各得其所；7. 它是形而上的，忽略形而下的探求。《易·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程颐说：“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朱熹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中国文化重视法则、规律和道理，却并不重视“器”。

四

美国文化模式的基础是个人主义，而中国文化模式的基础正相反，它反对、鄙薄“己”，崇尚的是“孝”、“君道”、“忠”，则都是利他的。孟子就非常鄙视“为我”，鄙视脱离家族、社稷和国家。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滕文公下》）

当中国文化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打开国门时，富有进取精神的、标榜个人主义精神的美国文化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冲击会造成文化的冲突吗？抑或经过冲突而达到文化的融合呢？

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假设，“在新的世界中（即冷战后世界。——作者注），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主要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的。人类之间的大分化和冲突的主要源泉将是文化的。”（9）我觉得，我们无法接受亨廷顿的极而言之文化冲突模式。他一方面犯了唯文化主义的错误，企图以文化冲突来涵盖政治与经济的冲突（在有国家存在的情况下，政治与经济的冲突从来都是主要的），另一方面他企图以局部来概括全貌，这至少不符合有些文明之间关系的现状。就中美文化互动关系而言，它们之间固然在价值观上有冲突（正如我们在前几节所描摹的），但它们之间主要是融合，是后工业化社会的美国文化融入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中国的文化体系之中。我认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最大的错误是过分地强调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却避而不谈文明之间融合的可能性。把由于文化模式的歧异而造成的冲突视为冷战后世界政治主要的冲突形式势必会陷进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泥潭。

正如亨廷顿所观察到的，中美文化模式之间确实存在他所说的“分歧”（differences）。他把这种分歧引为：上帝与人，个人与群体，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家长制之间关系的分歧。（10）中国文化的模式注重的是内在世界，是形而上，是内省和智慧，而美国文化模式注重的是外在的世界，是形而下，是知识和信仰；中国文化模式重视“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而美国文化模式重视“理念”和“绝对精神”；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文化模式强调贤人政治，是人治，而美国文化模式强调民主政治，是公民参与；中国文化的“仁政”是自上而下的，而美国文化的参与政治是自下而上的；在中国文化的模式中，士大夫的精英文化与“引车卖浆者流”的俗文化从来是泾渭分明，互不相容的，而在美国的文化模式中，精英文化与俗文化的界限不甚分明；中国文化模式崇尚无为，而美国文化模式则崇尚有为与进取。

归根结蒂,在所有这些冲突中最主要的是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终极价值观与以“天人欲”(《朱子语类》卷12)为主的终极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美国文化模式的冲击对中国的文化体系、人的体系,以及社会体系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从文化体系上说,美国俗文化——其载体为好莱坞电影,电视剧、迪斯科、摇滚乐等——大量涌入中国,催发了中国俗文化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此相反,美国精英文化的引进却相当滞后。以崇尚个性为特点的美国文化冲击了以儒学为轴心的中国文化,人们的自我意识增强了,生活的目的更为功利性,个人摆脱了世俗的束缚,个人的力量得到了发展与张扬。中国社会在演进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心理趋向更为外向。外向型心理品格的人,也即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所表述的“沿海中国人”(Coastal Chinese)增多,而传统型的心理品格的人,也即派伊所表述的“内地中国人”(the Chinese of the interior)逐渐减少。(11) 在外向型心理品格的中国人中大致可分为三类:

1. 理智型的中国人。这些人是如里查德·霍夫施塔特所说的“为思想而活”的人,他们是唯智主义者(intellectuals),与“靠思想而活”的匠人不同。(12) 他们对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有全面的、深刻的、富有独立见解的把握,理智地了解各自的优劣。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对此问题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我认为,我们应一方面大力吸收西方文化,如科学、法治、民主、现代市场经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要完善(中国)文化规范体系,批判地继承、创造地转化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13)

2. 盲目型的中国人。这类人在美国文化的冲击下失去了心理平衡,盲目崇拜美国文化,认为美国文化所包含的所有价值体系都是合理的,进步的,因此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美国化。在这中间,一个十分有趣的社会现象是:原来绝对排外、恐外的人,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转而成为绝对崇外的人。这是一种病态心理。

3. 趋时的中国人。这类人赶时髦,趋时尚,认为时尚就是价值,对美国文化不作、也不愿作任何价值或道德的判断。

维系传统社会体系的价值观、价值取向(包括思想价值、智能价值、审美价值和愉悦价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以个人价值为基础和出发点的。价值观的嬗变包括:

1. 从以集团意识为中心到以个人为中心;
2. 从泛道德化到非道德化;
3. 从英雄膜拜到英雄失落;
4. 从理性人到经济人;
5. 从苦行到享乐主义;
6. 从乌托邦到现实主义;
7. 从官本位到金钱本位;
8. 从责任到功利。

武汉大学哲学系曾就价值观对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湖北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的研究生进行了问卷抽样调查。抽样比例为1:10,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48份,其中女性问卷143份。在女研究生中,对“只要符合集体利益,个人无论作出多大的牺牲都是合理的”,和“集体的事人人有责,总得有人为集体作出牺牲”赞同的仅为17.5%。在职业选择标准的等级次序中,“个人发展前途”、“收入”分别居第一位、第二位,而“对社会的贡献”则居第六位。由此,人们可以看到女研究生由集体本位向个性本位偏移,向个人价值与物质利益偏移。(14)

总之,价值取向从以社团与家族为本位转向以个人为本位;从单一的传统的公认的价值取向转向多元;从理想主义、乌托邦转向世俗和现世的幸福。(15)

以上分析证明,亨廷顿所谓的西方关于个人主义等的思想每每在儒家文化中引起极细微

的反响是不符合文化实际的。(16)

五

在冷战后的世界新格局中,中美之间的关系虽然会有一些小的摩擦,但总的来说不会出现大的抗衡与对峙。中国社会需要现代化,需要美国的知识与技术;而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在未来的太平洋世纪中,中美之间的文化关系将主要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中美有识之士都认识到,积极地改善中美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建设性地参与比相互敌视、误解、隔绝来往、抱有成见要好得多,而建设性地参与莫过于文化的交流、交汇和交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正在将它的战略重点从欧洲移向亚洲,美国总统克林顿明确表示在占世界总人口40%、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50%的环太平洋地区建立经济共同体的构想。虽然目前各国对建立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看法有分歧,但环太平洋之间在21世纪加强经贸关系的前景却是实实在在的。而太平洋经济共同体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将是文化相互容忍的问题(cultural accommodation),说到底,是一个文化互相融合、而不是相互对抗的问题。美国文化将作某些调整,以适应亚洲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也必须现代化,以与西方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找到某些如亨廷顿所说的“共同点”(commonality)。

从小农经济中脱胎而出的、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中国,在整个文化互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吸收美国文化模式在其演进中所包含的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要从历时(diachronic)的角度出发吸取其诸多的教训。一个先进的后工业化的社会所经历的道路,其所面临的问题,对于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社会应该有诸多的启示的。

启示之一是中国文化绝不要丢掉其传统中的理性成份。儒家一直十分重视“内省”,重视伦理道德,重视道德的修养。孔子提出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论语·颜渊》:“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发展了孔子这种“内省”的修养,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人必须具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这是道德的发端。儒家的心性之学具有道德的理性精神。

我认为,儒家的“仁”实质上是一套道德体系。《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仁者爱人。”仁是一种自觉的道德意识,它是主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基础。

再如,儒家主张“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同上);“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贫贱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这些道德伦理方面的命题,对于解决和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此,重要的工作就在于给儒学以现代的解释。汤一介先生说:“为什么儒学可以而且应该作现代解释,这就要问‘儒学’是否已经成为‘死的学说’?显然不是这样。它仍然影响着我国现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还有其生命力。那么对它应怎样办呢?我想,只能给它以现代解释,使它得到发展,并使之有利于我们的现代社会。”(17)我认为,儒学中的理性成份,是东方哲学中的宝贵遗产,将它现代化,赋予它新的时代的内涵,那么,它将可以有助于使现代人更好地理解终极价值,解决西方现代人,特别是美国现代人所遇到的精神危机,也即遇到的社会生态学的问题。陈来教授把中国文化的这种“理性”比附为欧洲现代社会学家哈贝理斯说的“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18)我体会哈贝理斯所谓的“交往”至少包括:1. 人对人;2. 人对自然;3. 人对自己的内心。一个充满儒学伦理精神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人情的社会,它有助于消解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紧张感与孤独感。

美国的社会学家也意识到这一点。贝拉在他一篇文章中谈到他从研究东亚问题转而研究美国问题。他说，他“从东亚的传统，也许特别是从儒家的传统受到教益，尤其是儒家注重社会生活的形式和实践的思想传统。”（19）

通过中美文化模式的比较，我们更为深切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性成份，更为珍惜它。反传统是不足取的。完全否定儒家文化的传统，完全否定儒家文化中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这势必会造成社会伦理的一个极大的断层与空白，造成一代人或数代人的精神失落、困惑与危机。

启示之二是不要将个人主义绝对化。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曾经警告说，美国性格中的有些方面——他称之为个人主义，而不是传统的自我主义(egoisme)——有可能最终将美国人之间隔绝开来，而破坏自由的条件。（20）罗伯脱·贝拉和他的社会学家同行们也担心，“个人主义有可能发展到致命的地步——有可能破坏社会的外部条件，托克维尔认为这些社会的外部条件可以缓解个人主义更为严重的潜在的破坏性，它有可能危及自由本身的存在。”（21）个人主义固然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如果不加以节制，它给美国社会确实带来致命的东西。在80年代，美国已有1万人死于爱滋病，据1987年统计，几乎有150万人携带爱滋病毒。（22）美国每年在吸毒上平均花费10亿美元。据人口统计，在美国，有一半新婚的夫妇最后以离异告终。离婚率从1960年以来已增长了4倍，在各国中是最高的。在每5个美国孩子中有1个孩子与单亲一起生活。每年2万人的谋杀率（一半人死于枪下）是世界最高的谋杀率。每8个美国人中有一人有可能被攻击、被抢劫或被强奸；每4个美国人中有一人有可能家中被盗或者汽车被偷窃。（23）《时代周刊》1987年5月一期中惊呼：“虚伪、背叛和贪婪搅乱了美国的灵魂。”（24）个人主义是市场经济操作的伦理基础。如何遏制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如何克服个人主义造成的价值体系的退化，如何建立社会的调节机制，这是中国文化需要在市场经济推行过程中认真思索与考虑的悖论之一。

启示之三是美国政治文化中固然存在诸多的理性精神，但其民主、平等与个人主义之间却存在难以调谐的结构性冲突。这种冲突潜伏于其政治文化的内核之中。归根结蒂，美国民主思想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人格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也即人的自私性，将人与人之间间隔开来。托克维尔也曾谈论过平等，甚至自由，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内在的冲突。“民主的社团不仅包含大量独立的公民，而且充满了昨日刚刚获得独立地位的人们，他们陶醉于新获得的权力。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怀有不可一世的信心，由于他们认为从今以后他们无需同类的帮助，他们便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除了自己之外不再关心任何人。”（25）当人们的社会条件变得愈益平等，那么，那种既无财富也无权势以影响同类、但却受过相当良好教育并拥有足够财富以满足自需的人们也愈益增多。他们无求于任何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看来，民主与平等有一种异化的力量，将人异化为个人主义者，他们只听从自己内心的意见，只顺从自己的感情，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就是他们“心安理得地将社会抛在一边”。

启示之四是基于对中美文化模式的分析，中国文明，也即儒家文明，与美国文明之间有互补的需要。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的，以希伯来精神作为价值体系的美国文化是有宗教传统的。而儒家文明没有宗教传统。从儒学中不可能产生宗教狂热，它可以影响某些宗教（如佛学），使之中国化，但它本身与宗教是不相容的，因此它不可能与任何宗教势力形成一种联合。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儒学不谈论死后的问题，对宗教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我觉得，有无宗教传统是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最大的最本质的歧异。基督教传统产生了美国式的民主；而从儒学中不可能产生原教旨主义。

正因为两国文明之间是如此不同,它们文化模式的核心因素之间以及各自的理性精神有互补性。中国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有丰厚的文化积淀,诸如在人生、人生态度、人与人之间有关系等等问题上显示了中国独特的智慧。美国文明是一个年轻的文明,正唯其年轻,显示了其勃勃的生机,它吸收了西方文明的理性传统,诸如在法治、民主政治、多文化主义等问题上,创造了其独特的体系。正如我在前面论述的,它们各有长处和短处,中国文明和美国文明作为两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所创造的人类精神成果,应该为了人类文明的未来而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例如,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悖论,是否可以通过现代解释的儒家智慧,来加以缓解呢?人生在追求幸福这一终极价值之上,是否还应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如梁漱溟先生所谓的平静通达,人与自然的和谐)呢?极而言之,快节奏的生活是否就是合理的人生目标呢?等等。

中国文明在开放的架构下正处于吸收、融化外来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最佳时期。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又一个极大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青年在接受美国文化方面表现了非同寻常的热情。中国知识界对待美国文化的态度是积极的。这保证了中国文化在能动的互补中充实、改革和发展,这也保证了中国文化在当前世界新格局中保持一种如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心态”,一处“容忍的同化力”,一种“人生态度”(26),以吸收外来的各种文化思想,当然也包括美国的文化思想,以创造一种具有现代心态的新的文化来。

注释:

(1) (2) (3) (7) (21) Robert et al., *Habits of the He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5, pp. 37, 222, 28, 47, viii.

(4) (6) Aristotle, *Politics*, V.4.

(5) 引自 A. J. Ayer: "Thomas Paine," *Athenium*, New York, 1988, p. 79.

(8) 参见《外国诗歌选》,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1年,第487—496页。

(9) (10) (1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p. 22, p. 25, p. 40.

(11) 参见 Lucian Pye,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z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 lecture at Chinese University, HK, 9th January, 1991, *Chinese University Bullation*, Supplement 22.

(12) 参见里查德·霍夫施塔特:《唯智论与民主》,朱世达译,《美国散文选》,钱满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 (18) 陈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与地位》,《群言》,1994年第2期,第11,10页。

(14) 吴湘韩:《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女研究生》,《光明日报》,1994年2月22日。

(15) 《关于一代人的价值观演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3—16页。

(17) 汤一介:《儒学现代化》,《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19) 《美国社会》,雷诺兹、诺曼编,徐克继等译,汪培基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06页。

(20) (25)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intage Books, Vol. 2, pp. 104, 107.

(22) (24) George B. Tindall to David E. Shi, *America*, W. W. Norton, New York, 1984, p. 945.

(23) Haynes Johnson, *Sleepwalking through History*, W. W. Norton, New York, 1991, pp. 451-452.

(26) 费孝通:《面对世纪之交, 回顾传统文化》,《群言》, 1994年第2期。

《美国研究》1994年第3期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金融改革

张少华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历史系

在以往美国史学研究中,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使他招致非议最多的又莫过于他在任联邦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期间采取的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然而, 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新视角客观地分析这些政策对美国早期发展所起的作用, 便不难发现, 汉密尔顿的这些政策实际上构成了美国社会经济史上的一场深刻变革。

—

汉密尔顿改革财政金融体制的主张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随着美国独立后面临的实际问题逐步形成的, 反映了当时美国建设国家和发展经济的客观需要。

从独立战争开始到邦联时期, 财政问题始终困扰着大陆会议和邦联政府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这时北美最大的财政支出自然是独立战争的军费。据历史学家后来估算, 独立战争的军费开支约为13500万美元。(1) 以现代战争标准看这笔钱微不足道, 然而, 对当时的北美却是一笔巨款。因为, 在独立前北美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1770年, 13个殖民地的全部贸易收入不过426.8万英镑, 而当年的殖民政府的开支不超过40万英镑。(2)

对大陆会议和邦联政府来说,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 一方面要及时解决维持战争的巨额开支, 另一方面却没有必要的预算和财政来源。大陆会议作为代行政府职能的临时机构既没有固定预算, 也无权征税, 所需经费只能向各地摊派。后继的邦联政府虽初步建立了由罗伯特·莫里斯任财政总监的财政机构, 建立了政府预算和金库, 但却无权征税。因为, 在当时北美民众普遍把征税视为专制和暴虐行为的年代, 说服各州居民同意纳税绝非易事。

在这种情况下, 发行纸币和国债便成为政府唯一能采取的财政手段。但是, 没有财源作担保的纸币和债券自然难逃贬值的劫难。1775年, 大陆会议发行了600万美元大陆券, 次年又发行了1900万美元, 但仅一年后, 其实际价值便降到其面值的1/3。待战争结束, 大陆券价值已跌至其面值的2%(3)。“像大陆券一样不值钱”这句话在当时广为流行。大陆会议和各州发行的债券也在同样的价值规律下迅速贬值, 特别是1782年停止用现金支付国债利息后, 国债的贬值更加迅速, 许多持有人将其以低于面值1/10甚至1/16的价格易手。借助于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的贷款, 北美才勉强渡过了财政难关。

1783年英美和约签订后, 联邦政府的财政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由于纸币和国债极

度贬值使公共信用丧失,用此举解决财政困难已不可能。随着和平的到来,向各州摊派更加困难。从1783年到1789年,邦联从各州获得款项不过200多万美元,加上出卖土地和公产,政府的收入总共只有750亿美元。而此时美国仅欠外债的利息累积已达950万美元。(4)邦联政府的财政已陷入绝境。加上货币流通的极度混乱,流通货币的极度匮乏,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货币匮乏还加剧了债务危机,使许多陷入债务链中的商人破产,并把大量处在债务链尽头的农民推向深渊,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由于财政困难,政府长期拖欠军队薪饷,以致酿成牛堡兵变,只是借助华盛顿的威望才勉强平息了这一事变。财政问题已成为导致邦联时期危机的症结所在,集中暴露了邦联体制的致命缺陷。然而,这一紧迫问题却并未引起多数北美政治家的关注。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最早发现并及时指出邦联财政体制缺陷的少数政治家之一。早在独立战争期间,他在经办大陆军军需供应事务中,对大陆会议缺乏有效的财政职能便深有感触。1781年8月《邦联条例》宣布生效后不久,他就在署名为“大陆人”的第2号文章中指出了邦联体制在财政上的弊端,认为“邦联的最大的弱点是没有予以合众国财产。换句话说,是缺少预算或取得预算的手段”。而“没有预算的权力在政治社会中只是个空名。”(5)汉密尔顿认为,健全的财政机构和制度是保证行使国家权力的财力基础,缺乏这一可靠基础,政府不但不能行使其职能,而且必然酿成社会的动荡。1783年2月,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指出,“我们的财政状况从未像现在这样严峻,如果不在几个月中想出办法,我们将陷入更大的困难,这是关系到我们是保持和平还是爆发战争的问题。”(6)

那么,怎样使政府摆脱财政危机?汉密尔顿经过殚思极虑,提出了四点解决办法,这构成了他日后财政改革方案的雏形。其内容包括:第一,政府应组建集中掌握财政权的财政部门,建立国家预算,并主管一切财政事务;第二,政府和国会应有决定征税的权力,确定征收土地税、人头税、消费税的税额,以使国家财政获得固定的财源。第三,向欧洲各国争取贷款,吸引各国商人到北美经商、投资,以缓解资金不足的困难;第四,建立将公共信用与私人利益结合起来的银行,以提供大量稳定的货币。汉密尔顿的上述主张显然是吸取了西欧特别是英国发展金融事业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英国银行业的发展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约翰·劳把国家财政推向崩溃的事例说明,“纸币如果不建立在个人与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的话,在任何国家都不能长久维持。”(7)英格兰银行把国家的权威与私人信用结合在一起,得以发行大量的纸币、国债,有力地支持了海外战争和工商业的繁荣。美国如果能借鉴英国的经验,不但“将使政府增加新的财政源泉,建立有活力的行政机构,而且可以使美国建立巩固的联邦。”(8)

显而易见,汉密尔顿财政改革的主张与他的联邦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改革邦联体制在财政上的弊端,成为促使他推进联邦制的最初动因。与此同时,他的财政改革方案也并非只是使政府渡过财政难关的权宜之计,而是与他的整个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

在建国问题上,汉密尔顿主张美国在独立后应顺应西欧工商业兴起的历史趋势,以工商业立国,尽快地发展商业、制造业,促进航海业,迅速改革其农业国地位,使独立后的美国成为能与欧洲各国在美洲抗衡的工商业强国。这是汉密尔顿在美国独立后,积极主张引进英国的制造业技术和工场制度,同时汲取英国在税收、国债、银行和发行纸币等方面经验的原因。

在西欧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金融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之一。英国之所以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其原因之一便是英国较早进行了财政、金融体制的变革,从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来源。借鉴英国的财政金融制度改革美国邦联政府的财政体制,以解决财政危机同时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这是汉密尔顿财政改革的主要目标和中心内容。

二

1789年9月,汉密尔顿就任财政部长后,着手制订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法案,其核心部分是关于国债、征税、建立银行和鼓励制造业的四个报告,其中前三个法案构成了汉密尔顿财政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

联邦政府成立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财政问题,而财政面临的重大困难又是国债问题。1789年,国债的总额已达7712万美元,解决国债问题已刻不容缓。1790年1月9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国债的报告,即《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一份报告》,其中心内容是以重新承诺、偿还国债和在此基础上发行新债来恢复公共信用。由于国债的原持有人已陆续将贬值债券易手,有人提出,政府可按债券现价予以偿还,这样,可以免除筹措大量资金的困难,使政府头疼的国债问题便可以从此一笔勾销。汉密尔顿坚决不同意这种近乎赖债的方法,坚持必须按面值偿债并予以6%的利息。他认为,国债实际上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签订的契约,政府如不履约偿债,必将使契约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而且,如不履约偿债,政府再也不能有效的举措贷款,必将动摇整个公共信用的基础。因此,用饮鸩止渴的办法来偿还国债,不但将把政府财政引向绝路,而且将动摇联邦政府的根基。

汉密尔顿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建立良好的公共信用是最根本的”(9),对资金匮乏的美国尤其如此。在他看来,发行国债不仅是一种借贷手段,而且是一种扩大资金的源泉,完全可以用以扩大信贷,使政府能对商业、制造业和其他行业提供资助。因此,他的偿还国债的方法不仅是解决国债问题的权宜之计,而且是借以筹集资金来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长远举措。

美国经济学家西摩·哈里斯认为,汉密尔顿关于国债的观点具有“现代经济学思想,大大超越了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10)因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对国债能否增加资金,促进经济都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而汉密尔顿却认为,国债如不过度的话,将促进国家的福利,并可以成为联结联邦的有力纽带。显然,汉密尔顿并非主张政府可以随意地发行国债,他认为在举债的同时应有偿还手段相伴随,这就是建立联邦的税收制度和机构,以保证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为此,1790年12月13日,他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建立税收制度的报告,即:《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二份报告》,提出对国内的产品征收国产税和消费税,用以偿还债务和使财政收支平衡。同日,他还向国会提出了他的第三份财政经济报告,即关于建立银行的报告,详尽提出了建立美国银行的计划。

18世纪末,银行是美国经济中刚出现的新事物,汉密尔顿是新兴银行业的积极倡导与推进者。早在1781年6月,他在给罗伯特·莫里斯的信中,便提出了建立国家银行以摆脱财政困境的主张。他还制订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和银行条例,提出以股份制的方式组织银行,其股金为300万美元,分为3万股,每股100美元。(11)但在当时邦联旧体制下,他的设想根本无法实现。后来,在他与莫里斯等人的努力下,在纽约、费城、波士顿建立了3家私人银行。银行业开始在美国出现。

汉密尔顿之所以积极推进美国的银行业显然与他以工商业立国的主张有内在的联系。在关于银行的报告中,他指出,“在所有试图发展商业和工业的地方都要以银行信贷作为重要支持,银行业对制造业的支持更是显而易见。”(12)因为,银行的首要作用是增加流动和生产性资本,金银等贵金属只有存入银行,作为货币流通的基础,才能促进资金的运转和生产总量。荷兰、英国等工商业强国都是银行业兴盛的国家,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在美国的特殊条件下,建立银行尤为重要。美国是基本不产金银的国家,移民带来的资金也很少,因此,建立银行可以弥补资金的不足,促进国内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同时,银行还可以充当政府的财政辅助机构,代理联邦政府发行债券、货币,提供能起国库作用的稳定金库。

然而，汉密尔顿在报告中提出建立的美国第一银行并非国家银行，不是由政府直接占有和掌管，而是仿照英格兰银行采取私有共管的方式；在银行 1 0 0 0 万美元的股份中，私人股份占 8 0 0 万美元，联邦政府的股份占 2 0 0 万美元，仅占全部股份的 1 / 5，其中 3 / 4 为政府债券。按照章程，银行的决策由股东选举出的董事会决定。但董事会必须定期向财政部提交报告，财政部有权随时检查银行的日常经营。这样，政府与银行在经营上相互牵制，在利益上相互结合，银行实际上成为联邦政府的雇佣者和受托人，但又保持着在资产和经营上的独立性。汉密尔顿之所以不主张由政府直接掌管银行，是因为他认为，“从管理、投资和确保谨慎、冷静的经营来看，私人利益对银行是最好的指导原则。”（13）

但是，关于国债、银行的报告在国会提出后，立即遭到了以麦迪逊、杰斐逊为首的南部各州议员的普遍反对，并引起了南北议员之间的激烈争论。麦迪逊反对国债法案的主要理由是，按面值偿债的办法没有区别原持有人与后买进者，会使投机者大发不义之财，他认为这种作法是不公平的。正确的方法应将原持有人和投机者相区别，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偿还。他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主张为多数南方议员所赞同。

汉密尔顿在国会辩论中反驳了麦迪逊的观点，强调了按面值偿还国债的必要性。他指出，如果不按面值偿还就无法确保新国债的价值，并将动摇整个公共信用的基础。而且，由于债券的交易已无据可查，按面值偿还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此，即使让一些投机者获利，也只能照此办理。北部州的议员对国债法案普遍表示支持，马萨诸塞议员埃及布里奇·格里在发言中指出，“公债作为国家的巨大收入来源，可用以扩大资本和工业生产。”（14）他的观点反映了北部商人和制造工业主对国债的看法。

关于银行的报告提出后，在国会中引起更加激烈的争论。南部议员认为，银行法案旨在便利美国少数城市居民，对商人有利，农场主和农民则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马里兰议员斯通认为，银行法案使“某些州的少数股东用建立银行的方法扩充自己，压榨别人。同时，国家银行将吞并州银行，并在美国培育出一个效忠政府的货币利益集团。”（15）杰斐逊也认为，国债与银行法案有本质的不同，“前者的目的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为了一场神圣的战争，这场战争拯救了我们的自由并给予我们独立。而后者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使一伙骗子发财，使国家中诚实和勤劳的那部分人受损。”（16）

尽管杰斐逊与其他南部议员一样是以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原则反对银行法案的，但他对银行的态度实际上与其农本主义和农业立国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他认为，美国是个农业国家，农民每年只收获一次，而且大部分产品用于家庭消费，只有一小部分用于交换，因此只需少量货币便能满足商业需要，完全没有必要建立银行和发行纸币。他还认为，作为流通手段，金银币是最完美的，因为它们最终可保持价值；纸币作为一种廉价流通手段尽管便于携带和周转，却极易被滥用。不仅如此，建立银行和发行纸币还会造成城市对农村的盘剥和欺诈，因为银行设在城市，“城市居民可在纸币仍保有价值时将其兑换成金银，而相距遥远的农村居民却无法做到这一点。”（17）这样，当银行宣布破产时，城市居民可以很快取走硬币，而农村居民手中则只剩下一堆废纸币。杰斐逊对银行的上述观点在南部农业地区具有普遍性。麦迪逊与大多数南方议员在国债与银行问题上均持此论。

由此可见，围绕国债、银行法案的争论反映了杰斐逊、麦迪逊为首的南部议员与汉密尔顿在国家的财政体制和金融制度问题上存在着大相径庭的观点，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如何建国和怎样发展经济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主张。而他们的不同主张实际上反映了南北不同经济结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最后，经过激烈争论，银行法案以 3 9 票对 2 0 票获得通过。投反对票的几乎全是南部州议员，北部州议员只有 1 人投反对票。南北方的对峙清晰可见，汉密尔顿财政改革遇到的阻力可略见一斑。

尽管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一开始便遇到激烈反对，以后又不断受到共和党的指责和攻击，但他一手确立的财政体制对美国建国后经济的恢复、联邦制的巩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都起了显著的作用。对此，甚至反对他的共和党人也不得不承认。1791年5月，杰斐逊在一封信中指出，总的说来，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这来自人民对其坚定的信心、热情的支持以及巩固的联邦是对其安全最好的基石的信念。然而，杰斐逊所不理解也不愿承认的是，人们对政府的信心恰恰与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密不可分。

汉密尔顿财政政策实施的直接后果便是使公众对联邦政府的能力建立了信心，从而使公共信用一下子重新建立起来。国债法案通过以后，财政部立即在各州设点偿还旧国债并偿付利息，同时发行年利为6%的新国债。旧国债到1794年底已全部清偿，同时发行了总额为6305万美元的新国债。(18)新国债很快在市场上以高出面值的价格流通，使政府的财政得以重新运转。银行法案的通过和美国第一银行的建立不但使政府获得便利的贷款来源，而且还从银行股份中得到一笔固定收入，从1791年到1802年，政府从银行获得111万美元红利，并从出卖银行股票中获得67万美元。(19)这笔钱数目虽不大，但对财政拮据的联邦却犹如雪中送炭。

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对美国在欧洲的信用也产生了良好的作用。1791年2月，美国驻阿姆斯特丹代理公使威廉·肖特向财政部报告，新政府的建立和财政政策的实施使“美国在这里的信用出现了新转机”，荷兰银行家们表示愿向美国政府提供数额几百万弗罗林的贷款。不久后他又汇报，欧洲各国银行也都纷纷向美国政府敞开了信贷大门，这使他可以选择最有利的贷款。(20)1791年8月，美国公债券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两地上市，价格很快超出面值，1794年底上涨到面值的10%以上。这些消息使汉密尔顿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美国的公共信用恢复得如此之快。公共信用的迅速恢复更出乎华盛顿的意料，他感慨道，“我们公共信用的立足若在3年前有人预言，将会被认为是痴人胡说。”(21)

然而，汉密尔顿的财政改革绝非一帆风顺，在证券买卖中很快出现的投机风潮使新的财政体制几度面临倾覆。1791年春，纽约开始了证券投机风潮。7月4日，美国第一银行股票上市，投机风潮达到顶点。所有的股票认购单在几小时内被抢购一空，股票发行点拥挤不堪，聚集着大批抢购股票的人。有人描述道，在独立纪念日，“一些为拯救公众自由甘愿在独立战争中牺牲生命、抛弃家财的人惊奇地站在一旁，注视着这令人诧异和意想不到的场面。”(22)在投机风潮中，股票价格扶摇直上，7月份价值25美元的股票，8月份竟涨到325美元，上涨了13倍，而且还在上涨。费城一个股票投机商，一个月中获利4万美元，有的投机者在一个上午的交易中便获利数千美元。购买股票能迅速发财的传闻使众多商人、店员、技工、学徒加入买卖股票的行列，推动着股票价格继续猛涨。

此番景象使汉密尔顿转喜为忧，他担心美国重演西欧金融史上出现的股票泡沫事件。18世纪20年代，在英国和法国相继发生了“密西西比泡沫”和“南海泡沫”事件，罗哈特·哈利和约翰·劳发行的密西西比公司和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在短期内上涨了数十倍，终于导致股市骤然崩溃，金融业因此一蹶不振。为防止重蹈覆辙，1791年8月，汉密尔顿在《合众国报》上以“一个公共信用的真正朋友”落款发表文章，告诫那些疯狂的股票投机者，根据经营前景估算，股票利息最多能达到8%左右，现行股票价格已大大超出其价值，债券的价格也已超过了所能得到的利息，如仍一味抢购和哄抬价格，“只能给众人个人财产带来灾难，并在短期内给公共信用带来损害。”(23)

然而，狂热的投机者对此告诫不加理会。果然，1792年2月，在经过5个多月的暴涨之后，股票价格骤然下跌。早有准备的汉密尔顿随即进行干预，动员纽约银行先后将20多万美元的储备金投入股市，以支持银行的股票和政府债券。5月，证券价格的下跌开始被控制，并逐渐回升。10月，美国银行的股票又卖到500美元一股。这场股市风波后，虽

然又出现几次较大的风潮，但在财政部的干预下很快被稳定。

汉密尔顿财政改革不但使联邦政府建立了税收、国债制度和职能健全的财政部门，而且还以发行国债、建立银行和发行股票为契机，推进了美国的金融变革，随着证券市场、交易所的形成和建立以及股份公司的大量出现，揭开了美国金融史崭新的一页。

股份制在美国建国之初并非新事物，早在北美殖民地拓殖之初便已出现。北美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就是由英国商人组织的商业股份公司建立的。1769年，本杰明·弗兰克林创办的火灾保险院也采取了股份制形式。而且，早在1754年，北美殖民地商人便效仿伦敦商人在咖啡馆进行证券交易的方式，在费城的“伦敦咖啡馆”组织经济人协会，这是证券交易所的雏形。但是，由于英国殖民当局的限制和资金与货币的匮乏，殖民地时期的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尚处在萌芽阶段。

联邦政府成立后，随着汉密尔顿一系列财政法规的实施和财政金融状况的改善，股份公司开始大量出现。1791年下半年，就新建立了13家股份公司。到1801年，各州建立的股份公司的总数已达到328家，仅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州就有102家。(24) 这些股份公司不但投资于银行业和保险业，还投资修建公路、运河、桥梁等交通业和兴办制造业。大量股份公司的建立和股票的交易推进了证券市场和股票交易所的建立。在纽约和费城两地逐渐形成了证券和交易中心，并成立了证券交易所。1792年5月，24个大的股票经纪人和证券商为了便利证券交易经协商达成协议，规定仅在其成员之间并且固定在华尔街的唐提咖啡馆进行交易，证券利润底数不少于交易额的25%。1817年，在此协议基础上正式成立了纽约股票交易所。1800年，费城的经纪人协会正式制订章程，成立了费城股票交易所。

美国第一银行的建立、股份公司的大量出现和证券市场的初步形成，标志着美国金融变革的初步完成，这使美国从建国起便形成了本国的金融业，这对美国日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汉密尔顿吸取了英国发展金融业的经验，在短短十余年内，将英国经过几百年才逐渐形成的财政金融制度在美国初步建立起来，这不能不说是金融史上的一个创举。

在联邦党执政期间银行业迅速发展，其扩展速度大大超过英国。英国虽然早在1694年便创办了英格兰银行，但100年后，全国获得执照的银行也只有4家。而美国第一银行创办后的两年中，就有13家银行先后获得执照，资产总额达889万美元。到1800年，美国银行总数达29家，(25)，不但在纽约、费城等大城市，而且在萨拉姆、朴茨茅斯、普罗维斯登等小城镇都设立了银行。

汉密尔顿的财政金融改革对美国建国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公共信用的恢复和银行业的兴起给国内商业和海外贸易以直接的推进，信贷来源的扩大和流通货币的增加使困扰美国商人的资金信贷短缺问题得到很大改善，美国在欧洲商业信用的恢复也利于商人在与他国交易中获得贷款，国债和股票的发行促进了资金融通，弥补了商业资金的不足。1792年4月，国会通过了汉密尔顿制订的造币法案，规定美国采取金银复本位制，金银之间的比价为15:1，一美元的价值为黄金24.75格令，采取十进制制以方便使用。统一币制的确立，对促进商业流通无疑有着重要作用。金融业的变革和股份公司的涌现对商业和航海业也起了促进作用。股份制的确立推进了航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立，从而大大减轻了商人和船主从事海外贸易的风险。1792年，专门经营航海保险的北美保险公司成立，其注册资金达60万美元。此后十年内，又先后成立了12家专营航海保险业的股份公司，这对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加上拿破仑战争给美国商业和航海业提供的机遇，使美国建国后出现了对外贸易和航海业的兴盛时期，美国商船数量迅速增长。1800年，美国商人所拥有的商船已达66.9万吨，比1789年增长了4倍，进出口货物的总额从1790年的4400万吨，增至1800年的1.6亿吨，对外贸易的航运收入

从1790年的590万美元增至1800年的2620万美元。(26) 如果按人口比例计算, 美国已成为当时世界第一航海和贸易大国。

四

汉密尔顿的财政改革在政治上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前所述, 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与其联邦主义的政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完善的财政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使联邦政府有了稳定可靠的财源来行使职权、扩充机构和保障法令的推行, 正是有了这块稳定的财政基石, 联邦制的大厦才得以拔地而起。对汉密尔顿财政改革的政治含义, 他的继任奥利弗·沃尔斯特说的再清楚不过了。他认为, 汉密尔顿创立的财政体制是联邦的发动机, 没有它就不可能建立起国家的民政机构和保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汉密尔顿在联邦制的确立和国家建设上的历史功绩显然是巨大的, 在这方面, 可以说没有谁能够超过他。

然而, 汉密尔顿实现其联邦主义的手段之一是把私人财富与国家利益相结合, 从而有意无意地在扶持少数富有阶级和新兴的金融资产阶级。他信奉霍布斯的社会哲学, 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那些敢冒风险将私人财产投资于政府公债的人是些“思想开明人士”, 把“他们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结合起来, 不但给予保护, 而且授予权利, 他们无疑会成为政府的朋友。”(27) 汉密尔顿的上述主张, 实质上是要建立一个维护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的新国家。

汉密尔顿的上述主张和做法在杰斐逊共和党人看来无异于是在有意造成政府腐败和助长徇私舞弊。随着国债、银行法案的通过, 追逐金钱的投机风气日益在政府内外蔓延, 杰斐逊随即断定, 政府和国会中相当多的成员已经腐败, 2/3的议员都是股票和债券持有人。他们支持汉密尔顿的动机是为了中饱私囊, 谋取个人利益。杰斐逊的上述看法虽有夸大其辞之处, 但也确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后来, 根据查尔斯·比尔德依据财政部档案所做的调查, 联邦党人的国会议员中多数拥有国债和股票, 不少人还是银行或股份公司的股东, 他们从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中确实获得很大利益。

众多的议员参予证券买卖, 特别是与汉密尔顿关系密切的前财政部助理威廉·杜尔的大肆投机活动, 使共和党人对财政部长本人是否廉洁深表怀疑, 一时间国会中对汉密尔顿和财政部的指控接连不断。1793年12月, 弗吉尼亚的约翰·泰勒公然指控财政部与美国银行相互利用, 美国银行造成了政府腐败, 应立即予以关闭, 财政部也应改组。汉密尔顿不能容忍对他和财政部的公开指责, 要求国会进行调查, 澄清事实真相。国会随即组成了15人的调查委员会, 对财政部与美国银行间的来往帐目以及汉密尔顿的私人帐目做了详尽调查, 结果没有发现帐目上有什么问题。但国会的调查并未使共和党人相信汉密尔顿的清白, 他们认为财政部官员已做了手脚, 将事实掩盖了起来。约翰·泰勒断言, “汉密尔顿的投机行为只有当他的光环消失后, 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28) 杰斐逊对调查结果也不相信, 在他就任总统后, 专门让财政部长和加勒庭彻底清查帐目, 看汉密尔顿究竟做了些什么。但在详细清算了财政部所有帐目后, 加勒庭不但没有发现任何疑点, 反而对汉密尔顿的理财能力肃然起敬, 声言他发现从未见过的最完善的财政制度, 任何改变都会有损于它。多年之后, 比尔德在财政部档案中, 也没有发现汉密尔顿参予证券买卖和投机的事实。

确凿的事实足以证明, 作为政治家的汉密尔顿是廉洁自律的, 而一些指责他腐败的共和党人的行为有时反倒不那么检点。1789年11月, 亨利·李就曾在给汉密尔顿的信中打听财政部对国债的处理方案, 12月1日, 汉密尔顿在回信中婉言回绝他, 提醒他注意“恺撒妻子”的格言, 指出“这一精神对所有执掌国家财政的人都是适用的”。(29) 共和党人的攻击促使他更加检点, 以免授人以把柄。在就任财政部长之前, 他曾拥有750美元纽约银行股票, 为了避嫌, 1792年6月, 在股票价格还在看涨时, 就委托纽约银行的威廉·塞顿将股票卖掉。但塞顿拖延数月后才卖出股票, 结果使他增加了300美元的利息。这是汉

密尔顿从自己的财政改革中得到的最大的一笔财产收益。

汉密尔顿虽然凭借婚姻与个人才干从社会底层步入上流社会,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并非人们想像的那么富有。就任财政部长后,他的年薪为3000美元,这笔钱在当时数量不能算少,但以此供养有众多子女的大家庭并要维持“体面”生活却并不宽裕。1795年初,他辞去财政部长职务的原因之一便是这家庭生计所迫。他的管家罗伯特·特鲁普曾经暗示过他做点土地买卖以补家用,但汉密尔顿表示,作为政府要员他不应参与此事。由于几乎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独立革命和建设国家的事业,他去世时留下大笔债务,只是借助朋友们的帮助才得以偿还。

然而,汉密尔顿的政策确实给一部分人带来了巨大利益,其中获利最大的是从事商业、银行业和证券交易的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以威廉·杜尔为例,他辞去财政部官职后,专门从事证券土地投机,以2万美元的投入获得500万美元。被称为“投机王子”。从事商业和航海业的商人也获利甚丰,一艘货船从波士顿到苏里南往返一次至少获利2500美元,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积聚了大量财产。1799年,马萨诸塞商人伊莱亚斯·德比死时留下了一笔超过100万美元的遗产。1800年,纽约商人约翰·阿斯特的财产也达到25万美元。(30)从波士顿到新兴港市朴茨茅斯到处可见从商业和航海业中迅速发迹的商人、造船主新建的私宅。

正因为如此,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得到城市中商人、银行家、证券投机商以及上流社会的拥护,他的财政改革实施后使他的威望仅次于总统华盛顿,他的画像被悬挂在纽约市政厅,哈佛大学等学院还争相授予他名誉学位。

然而,在农业阶层中汉密尔顿的政策遭到普遍的反对。在理论上,汉密尔顿并不反对发展农业,相反,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他提出了“工农业和谐一致”的原则,主张在鼓励制造业的同时,努力增加农业的产量。在联邦党人执政期间,在对外贸易的促进下,农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尽管如此,汉密尔顿的政策是明显偏重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由于银行都集中在城镇,而且大部分是只能提供短期贷款的商业银行,对商业有利,对生产周期长的农业提供不了直接帮助。证券交易也都集中在北部和沿海少数大城市,在18世纪90年代拥有证券的人只占人口的5%,1796年,马萨诸塞获得国债利息总额为30万美元,而当时人口最多的弗吉尼亚所得利息不过6.5万美元。(31)

使农业居民最为反感并引起农民激烈反对的是汉密尔顿税收法案。根据1791年财政部提出的《国产税法》,联邦决定对酒类制品征收25%的消费税,每加仑威士忌酒征收9至25美分。这一税率虽不算重,但却遭到西部农民的坚决抵制。因为当时西部交通不便,威士忌酒不仅是当地农民处理余粮的主要方式,而且还在交易中充当货币使用。共和党人也极力反对这项税收,认为这是联邦党人以压榨农民来养肥证券投机商的行径。但实际上直至1800年,国产税不过占联邦收入的10%左右,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关税。1794年,汉密尔顿决定增加关税,同时对酒类、鼻烟、马车运输增加税收。结果导致了宾夕法尼亚西部农民的抗征起义。共和党人对起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人还参与了起义的组织筹备,把农民的抗税视为同独立战争前夕北美殖民地抵制英国税吏一样的正义之举。汉密尔顿则认为威士忌酒起义农民不仅是拒缴税收的行为,而且是对联邦政府的公然对抗,直接威胁到政府的权威,绝不能姑息纵容。因此,他主张对起义坚决予以镇压,并亲自率领民兵平息了起义。

对威士忌酒起义的镇压使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共和党人看来,这是联邦党人伙同证券投机商和银行家对老实农民和普通民众的镇压。杰斐逊把这一事件看的更为严重,认为这是联邦党人日益走向专制的明显信号。他把1800年的选举看作决定美国未来命运的时刻,动员了共和党人的全部力量,并利用联邦党人的分裂,取得了大选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杰斐逊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改革深恶痛绝, 他就职后却不得不沿用其财政体制和政策。他认为, “在政府成立之初, 曾有可能使之在正确原则基础上开始运行。然而, 半为英国的半为汉密尔顿的独创所形成的契约却毁了最初的希望。我们能够在 15 年内偿还他的债务, 却永远摆脱不了他的财政制度。” 因为, “现行的东西总是左右着纯粹的理论。” (32)

不仅如此, 尽管杰斐逊在执政期间竭力对汉密尔顿的财政体制进行抵制, 提出了“节俭政府”的方针, 尽可能地压缩政府开支, 减少国债数额, 对美国第一银行也采取任其自生自灭的政策。然而, 在 1807 年《禁运法案》实行期间, 特别是 1812 年英美战争之后, 共和党政府不得不全面地接受和采纳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以亨利·克莱为首的新共和党人极力主张重建联邦银行, 增加税收, 采取一切措施扩大国家财政资源, 同时主张由联邦政府出资支持改进国内交通、建立常备陆军、海军和鼓励制造业。1816 年 4 月, 国会通过了建立美国第二银行的法案, 在银行的 3500 万美元资本中, 政府占 1/5, 银行的 25 名董事中, 有 5 名为政府指派。可见, 美国第二银行在产权和功能上完全是美国第一银行的再版。

美国第二银行的建立标志着汉密尔顿财政改革的主要措施和成果已经完全由共和党人继承和接受。由坚决反对到被迫接受, 共和党人态度的转变反映了汉密尔顿财政体制的建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在财政政策上的弊病更加清楚地暴露出来, 战时金融体制上的混乱也证明了建立联邦银行势在必行。在战争期间, 各州私人银行从 1811 年的 88 家猛增至 1816 年的 246 家, 这些银行竞相发行银行券, 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支付战费, 联邦政府发行了 8000 万美元的公债, 但却只获得 3400 万美元现款。财政金融管理不善, 使联邦的债务从 4520 万美元猛增到 1.2733 亿美元。(33) 总之, 1812 年战争后的形势迫使共和党人必须彻底改变其财政金融政策, 被迫充当汉密尔顿财政金融改革的遗嘱继承人。

综上所述, 汉密尔顿的财政金融改革不但对美国建国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而且为日后的工业化奠定了财政金融基础; 它不但使独立后的政府第一次建立了完善的财政金融体制, 而且直接推进了国家建设和联邦制的巩固。因此, 汉密尔顿富有创新性的财政改革是他对美国建国的重大贡献之一, 他对美国早期发展的历史功绩理应使他永载史册。尽管作为一个廉洁自律的政治家, 汉密尔顿进行改革的动机完全是出于公心和国家利益, 但他的政策实施的后果又是明显偏重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这是他难以避免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 也是他的改革遭到代表广大农业阶层利益的共和党人激烈反对的原因。然而, 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代, 汉密尔顿的改革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势, 这是他的财政体制不得不为反对派接受, 并最终得以确立的原因。

注释:

(1) Margaret G. Myers,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0.

(2) James F. Willis and Maritain L. Primac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Jersey, 1989, p. 36.

(3) Quoted in Myers, op. cit. pp. 27, 28.

(4) Paul Studenski and Herman E. Krooss,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63, pp. 50-53.

(5) Harold Syrett ed.,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Vol. 2, Princeton, 1950, pp. 670, 671.

- (6) (7) (8) (9) *Ibid.*, Vol. 3, p. 253; Vol. 2, p. 413; Vol. 2, p. 414; Vol. 6, p. 67.
- (10) Seymour Harris ed.,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1961, p. 149.
- (11) (12) (13) Syrett ed., op. cit., Vol. 2, pp. 610, 631; Vol. 7, pp. 318, 321; Vol. 7, p. 252.
- (14) (15) Charles Beard, *Economic Origin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1915, p. 136; p. 154.
- (16) (17) John Pancake ed., *Thomas Jefferson: Revolutionary Philosopher*, New York, 1976, p. 134; pp. 131, 132.
- (18) (19) Curtis Nettels,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Economy 1775-1815*, New York, 1962, p. 115; p. 120.
- (20) (27) (29) Syrett ed.,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Vol. 8, p. 371; Vol. 3, p. 494; Vol. 6, p. 1.
- (21) 莫里森·康玛杰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中译本,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71页。
- (22) (28) (31) John Miller, *Alexander Hamilton and Growth of the New Nation*, New York, 1964, p. 268; p. 341; p. 51.
- (23) Cabot H. Lodge ed., *The 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 1971, Vol. 9, pp. 493, 494.
- (24) (25) (30) Nettels, op. cit., p. 291; p. 296; p. 238.
- (26) 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上卷,第290页。
- (32) Merrill Peterson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Library of American Congress, 1984, p. 700.

随 笔

与费正清的最后一面

冯亦代

1980年,我与卞之琳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邀请,有访美之行,我到剑桥去看了老友费正清教授。

在约定的时间,刘年玲把我和卞之琳送到有名的温忒罗普街41号。这里曾经是老老少少的中国学家经常来临的地方,因为这是美国研究中国学的创始人之一费正清多年居住的所在,来这里谒见顶礼的除了美国的年轻学人外,多数是那些如今已花白头发的老一辈中国通,不但有美国的,还有国际的知名学者。我们去时,费正清早已退休,而且又是事前约好的,所以他摒绝了所有要来和他见面的旧友新知,为我们留着久别重逢可以长谈的时间,所以门庭显得有些冷清,再加这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有事到中国去了,没有女主人在场的即使是便饭,也就格外落寞。

我和费正清是40年代的老友,自从1946年他回美后,我们已有40多年没有见面,

逢年过节的贺卡，也刚刚得到恢复，所以我失落在既熟悉又陌生的心情中。但是约翰（费正清的名字）除了头发更见稀疏外，却还是那副敦厚诚恳的样子；在眼镜的玻片后面，用深邃的眼光看着我们。

一见面他就道歉不会做饭，费慰梅不在，他只能献丑了。我说他这顿饭当然不能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宴相比，但他已化了全力，他的诚心，我们完全欣赏。在餐桌上，他兴高采烈地说他现在已完全恢复名誉了。在麦卡锡时期，他是一个为中国共产党说话的特务嫌疑；在台湾，他们不客气地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走狗；而在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成了侵略中国的文化特务。麦卡锡和台湾给他戴上的“帽子”，他不在乎，跟在麦卡锡背后狂吠的，还会有什么好人！但中国人称他为“文化特务”，却使他受不了。因为多少年来，他自认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致力于开拓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现在好了，美国蒙代尔副总统访华时，他想不到主人会让他坐在首席，邓小平的左右，一边是蒙戴尔，一边就是费正清。主人给他的荣誉烫平了他多少年来的委曲心情。于是，卞之琳和我为他的“落实政策”干了杯，他脸上浮起了志得意满的笑容，这是难得一见的笑容。

吃完饭，他建议我们大家午睡，这是他旅居中国时养成的好习惯。他还记得当时一句尽人皆知的广告辞句：“饭后一支烟，快活胜神仙”，而他则是“饭后一眯眼”，也是“快活胜神仙”的。于是他告退，上了楼上自己的卧室。卞之琳则躺在起座间里长沙发上假寐，不一会便听得卞老的轻微鼾声，我却心潮滚滚，不能睡去。这时我听见约翰下楼的跫音，到了我的沙发旁，我张开眼问他怎么没有睡，他说睡不着，如果我也不睡，就一同到厨房里去喝点东西，大家谈谈。我起身同他进了厨房，各人斟上一杯冰啤酒。

他问我安娜在“文革”中的遭遇，我说我们都成了美蒋特务、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安娜的经历比我惨，因为那些自命为革命的好汉不让她去治青光眼，等到不得不同意时，她的右眼已经由于失治看不见东西了；我则圈在机关里不许回家达四年之久，一直到“四人帮”快倒台，我们的问题才解决。他说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对于所谓“文化大革命”都十分不理解，现在也可以说这是个人崇拜与小资产阶级狂热和愚昧的结合，但这只是对表面现象的理解，还需有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很高兴现在的最高执政者是邓小平，他认为邓是个了不起的人，邓主张改革开放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得到的。他问我中国是否有人对改革开放有怀疑，在美国那些一贯反华的人和一部分天真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多变。改革开放要有宏大的胸怀和无比的勇气，不能有一些小挫折便缩了回去。他认为只要邓小平在台上，中国的开放便会继续下去，不会半途而废，因为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利，对世界的和平、贸易与均势也有利。

讲到台湾问题，他第一次承认美国的所作所为是种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不过做得比较巧妙，在利益均等的口号下，得到实际的好处，不像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那么箭拔弩张。朝鲜战争中，杜鲁门制定的美国政策是愚蠢的。台湾从地理上讲只是一个与大陆隔水相望的海岛，没有自己的资源，所以能够经济起飞只是由于朝鲜战争。中国人有句老话：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台湾要长期存在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大陆的一部分。现在对美国说来，台湾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但也是个感情问题，台湾最后在政治上经济上终将与大陆合在一起，但这需要时间，需要两岸人的努力。台独是成不了气候的。

费正清对中国的前途十分乐观，但要求在短期内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才，以满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因为改革开放与大规模的技术革新，都需要他们。新加坡是个小国家，在新儒教的影响下，得到革新，从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是儒教的发源地，必将恢复她泱泱大国的地位。

40年代中期，费正清曾发起一个翻译美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计划，由中国方面组织人力，由美国资助翻译稿费及出版，因此他问到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情况。我对他说这套丛书已由赵家璧的晨光出版公司在1949年春天全部出齐了，当时我们曾寄给他一套，由美国驻华大

使馆转交，可是他说没有收到。我答应他设法觅一套，也告诉他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困难，现在在我手边就只有《现代美国文艺思潮》上、下两册了，要找全套，就更困难。

拉拉杂杂我们倾谈着，这时卞之琳醒了。刘年玲也来接我们了，我们便向他告辞，我希望他有机会再来中国，他说一定要来的，他要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我回国后，他的《对华回忆录》出版了，寄给我一本，后来他还介绍该书的出版人贝西来见我，希望商务印书馆能出版译本，我给他介绍到商务，但因为条件谈不拢而没有进行。他在《对华回忆录》中还写着他说服我从事翻译《现代美国文艺思潮》（原为卡静所写的《在祖国的土地上》）的经过，使我回忆起我们第一次在重庆见面时，就争论中国的孔孟之道的传统问题，以后谈起这个问题就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想不到我们最后一轮的谈话，还是以争论这个儒家传统作结束。现在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有了与原先不同的看法，因为孔孟之道原是生根在中国的土地上，而经过二千多年的演变成为新儒教的，这个观点确有加以考虑的必要。

注：文中费正清的意见，是我记忆所得，他已于1991年故世，无法得到他的同意。我在草此文时，曾经重读他1980年第4版的《美国与中国》，尚无差异之处。——作者

1994. 6. 29 七重天

书 评

霍夫施塔特与《美国政治传统》

常绍民

（商务印书馆）

说到美国现当代史学，必然要提到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提到他的《美国政治传统》。霍夫施塔特被誉为“70年代美国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之一（戴伊，《谁掌管美国》，张维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13页），“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越南战争期间最有影响、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鲍勒·S·法斯，《20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1983年，第212页）；《美国政治传统》一书则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被誉为“二战以来对美国政治史的教学和出版影响最大的几部书之一。”（《我们的过去》，1980年版，第九章。）

—

霍夫施塔特1916年8月6日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父亲埃米尔·霍夫施塔特是犹太人，年轻时从波兰移居美国；母亲凯瑟琳·希尔的先祖是德国移民，信奉新教。作为一位移民后裔，霍夫施塔特从小聪颖好学，思想活跃而敏锐。1933年，他年仅17岁就考入布法罗大学，主攻历史学和哲学。三年后，他从布法罗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季，霍夫施塔特偕新婚妻子到了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都十分活跃的大都市纽约，在这里接触到了各种学术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一度垂青于此。1937年，在父亲的

坚持下，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但是，出于对历史学的浓厚兴趣，他毅然决然地转入哥大研究生院，主修历史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是霍夫施塔特一生中的大事。自1937年入校直到去世，他除短期到马里兰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任职或讲学外，一直在哥大生活。在这里，他获得了硕士学位（1938年）和博士学位（1942年），出任教职，并写出了他的一系列有影响的史学著作。

霍夫施塔特英年早逝，1970年10月24日去世时年仅54岁。然而，他的一生是充实的、多产的。在从事史学研究的30年间，他撰写了十多部专著、五六部重要文献集、一部深受欢迎的教科书、30余篇论文以及大量评论文章。他的著作曾多次获奖，有两部还被誉为“美国史学的重要转折点”（法斯，前引书，第228页）。

大致说来，霍夫施塔特的学术生涯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自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代表作品是他的博士论文《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942年写成，1944年正式出版）和《美国政治传统》（1948年），另外有《内战前夕的关税问题》（1938年）、《帕林顿和杰斐逊传统》（1941年）等。《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阐述美国南北战争及一战期间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应用情况，是霍夫施塔特的成名之作。在这本书中，霍氏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即把思想作为变革社会、贯彻行动的武装，强调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期包括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半期，是霍氏从事学术活动的全盛时期，其几部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力主义》出版于1963年，曾获优秀生联谊会爱默生奖和西德尼·希尔曼奖及普利策奖；它剖析了美国文化中的反智力现象，鞭答了其消极乃至反动的影响。《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及其他论文》（1965年出版）批评了50年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尤其是麦卡锡主义，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反托拉斯运动、自由铸造银币运动等。1955年，他出版了他的最好也是最有争议的著作《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中译本译作《改革的时代》，俞敏洪、包凡一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1956年获普利策奖），主要论述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上的各种改革运动，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观点对这些改革运动作出新的分析”，并进而探讨了人们的政治价值、社会心态和政治文化。《改革时代》集霍氏多年摸索和研究之大成，被誉为当代美国史学界研究改革史的奠基性著作。霍氏在晚期的重要著作，主要包括《进步主义史学家：特纳、比尔德和帕林顿》（1968年）、《一种政党制度的设想：美国合法反对派的兴起，1780至1840年》（1969年）和《1750年的亚美利加：社会速描》（未完成，1972年出版）。前者主要论述和总结了三位进步主义史学大师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发展轨迹；《一种政党制度的设想》主要研讨美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变迁与发展，是政治史与思想史兼具的一部专著；后者向人们展现了18世纪中叶美洲殖民地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争取自由的情景。与以往著作相比，这几部书述事更为客观和冷静，显得更为成熟。

霍夫施塔特的著作涵括自清教徒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整个美国史，涉及美国的各个领域和方面。综观其整个学术生涯，我们可看到一条主线，即向20年代至40年代上半期美国史学的主流进步主义史学发起一连串的攻击。进步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有查尔斯·比尔德、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弗农·帕林顿等。虽然他们的着重点不同，但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两分法的冲突史观来解释历史和历史的发展。霍夫施塔特自称受到过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前引《改革的时代》，第9页），但从一出道就向进步主义史学发起猛烈攻击，并因此扬名美欧。《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了研究历史的一个新的原则即思想，《美国政治传统》则从各个方面向进步主义史学发起了冲击，创立了“一致论”史学（consensus history），并最终取代了进步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

《美国政治传统》全名《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是霍夫施塔特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大型著作。它发行总数达百万册之巨，出版之初即引起轰动，被誉为美国史学的经典之作。霍夫施塔特也因此被称为史坛新秀，并进而确立了在史学界的杰出地位。

本书由12篇传记性论文组成，被作传者多为历任总统，如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格罗弗·克利夫兰、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有各个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活动家，如约翰·卡尔霍恩、温德尔·菲利普斯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霍夫施塔特之所以为这些人物作传，是因为他们都是代表某些独特利益的人物，“突出地代表了美国政治情绪的主流”。他并非想写一般性的歌功颂德或指斥谩骂的记述生平事迹的传记，而是想不加粉饰地客观展现这些“以大众思想领袖身份活动的人”的“某些未得到足够注意的方面”，着重分析他们的历史作用，借以对美国的传统尤其是政治传统作出新的解释。

那么，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什么呢？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人所标榜的“民主”、“自由”，但其开国先辈信仰的却是共和，认为自由与民主无关，而是与财产有关。1787年宪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钳制人民中普遍流行的思想即民主政治。美国是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它“诞生在农村，……起初的观念和政治价值以农村生活为模型”，与土地密切相关（前引《改革的时代》，第17页）；然而，“商品生产的胜利改变了旧时给予土地神话许多魅力的客观环境，用新的理想取代了旧的理想，那就是事业和自我奋斗的机会”（《改革的时代》，第31页）。胡佛曾深信效率、事业心、机会、个人主义和真正的自由放任政策，笃信控制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些曾属于美国的主要传统，但在1929年开始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面前失去了活力。不过，自建国至20世纪40年代，尽管美国历史上存在着某些分歧和冲突，美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政治传统，即“虔信财产权、经济个人主义理论、竞争价值”、把资本主义文化的经济特征视为人的必要的素质。美国文明就建立在这一共同的基础之上；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能正确地理解美国历史。

霍夫施塔特声称，《美国政治传统》一书就是“力求在不忽略重大冲突的同时注意，并追溯其适应不同时代和不同利益而发生的变化。”透过他对12个典型政治人物的分析，纵观全书，我们可把其基本观点概括为如下几点：（1）强调美国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注重“美国舆论的共同倾向”；（2）研究历史从政治思想方面着手；（3）批评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凡此种种，均与进步主义史学流派针锋相对。

“但凡变革危急之际，理智便有深陷恐惧之虞，世代延续之感就可以成为延伸越过当前恐惧的一条生命线。”霍夫施塔特在“导言”中引用的帕索斯的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他创作《美国政治传统》的目的。30年代以来，主要是经济大危机以来，美国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以致对美国文化和传统本身产生了怀疑。作为一位“赞赏美国生活的保护性和多元性”的学者（A. 布林斯利，“重评《改革时代》”，见《美国历史评论》，第13卷，1985年），霍氏感到有责任帮助人们找到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指导方针”。其结果，就是发现了美国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美国历史上并非不存在冲突和斗争。从表现上看，这种斗争，尤其是政治斗争，经常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斗争的表层之下蕴含着共同的取向。政界人物“对当前的论题会各执己见，有时甚至尖锐对立，但他们在总的思想框架上又是一致的，其思想反映在政策中的差异很小。就美国总统竞选而言，各派“一致之处极多，分歧之处极少，根本找不出什么重大的争论问题”。就进步主义史学家一再渲染的汉密尔顿派和杰斐逊派的冲突而言，这在本质上是并不存在的，两派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点，汉密尔顿时期主要制度在杰斐逊时期继续存在，两者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是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

进步主义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重视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比尔德的

《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和《美国文明的兴起》二书上。霍夫施塔特则认为这是简单的和决定论的解释。要想弄清复杂的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就必须从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方面入手,“描述思想或一切种类的象征表达方式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思想是“变革的武器”,是推动社会前进或阻碍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美国政治传统》研究的是人和思想,注重的是思想在政治中的作用。

进步主义史学家一般比较注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对杰斐逊、杰克逊及其后的自由民主传统持肯定态度。霍夫施塔特则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运动的主导思想“凝聚在逝去的体制和条件之上”,平民主义运动参加者的“乌托邦存在于过去而不是将来”,进步主义运动“向后看的眼光竟达到了十分自相矛盾的地步”,“目的是挽回失去的一切”,其本质不是民主而是复古,并为以后的反动准备了条件。自由主义传统实际上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保守主义传统。

从表面上看,霍夫施塔特对所作传的各个人物均进行了可谓苛刻的分析,对由此反映出的美国政治传统也持批判态度,但是,他的目的绝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要重构国民已经动摇的对美国未来的信念。《美国政治传统》可谓应保守思潮回笼之作,反过来也促进了史学本身的保守趋向。

客观地说,《美国政治传统》作为历史著作有种种缺陷,首先,它对经济因素不予重视,大大影响了分析问题的力度和深度。其次,它对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的评价有欠公允和全面;再者,它所得出的一致论结论没有把美国历史中激进的方面如实地反映出来,没有能分析那些不遵守其“一致”原则的集团和运动,比如美国南北战争和社会上的种族及宗教冲突。正因为此,随着20世纪60年代新的国内外形势的出现,如冷战破产、越战失利,“公平施政”、“新边疆”等失灵,学生运动、妇女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风起云涌,《美国政治传统》所代表的“一致论”史学也就完全失掉了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

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这本书的价值。思想、文化及政治的作用确实是进步主义史学重视不够的重要领域,霍夫施塔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次,本书对杰斐逊派与汉密尔顿派的分歧的分析,对美国党派之争的看法,合乎历史事实,有助于人们较为清楚地认识美国社会。此外,它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吸取许多有益的营养,对政治人物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推动了美国史学跨学科方法和多元论模式的形成。本书的另一优点是文字优美,融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章学诚曾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这种“文”,应该也是《美国政治传统》多次重印、累计印数上百万册的一个原因吧。固然,“一致论”史学在美国已逐渐为人摒弃,然而,作为一部曾引起轰动、在各方面有开拓之功的著作,《美国政治传统》的翻译出版,对我国学术界无疑是有好处的。

(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Random House, 1948), 崔永禄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出版。)

一部出自“后修正主义学派”的新著

——评安德森著《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越南（1953-1961）》一书

王先亭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越南（1953-1961）》一书着重探讨了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年）在美国侵略越南战争（1965-1975）起因中所起的作用。全书共276页，约10万字。作者安德森（David L. Anderson）是美国印第安那波利斯大学（University of Indianapolis）历史系主任、教授。

该书于1991年在美国纽约出版后反响很大。《美国历史杂志》称赞它“是对我们了解美国侵越战争这部悲剧的实质性的贡献。”（见该书的封面）美国德克萨斯A & M大学历史教授托里·安德生（Terry Anderson）在《印第安那历史杂志》1992年第3期上为该书撰写了书评。他认为“安德森的这本书是对我们理解美国逐步陷入越南泥潭的杰出贡献。”

（见 *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 Vol. 3, 1992, pp. 258-60.）另外，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教授杜克（W·J·Duiker）也在《军事历史杂志》1992年第2期上撰文评价该书。他指出“此书严肃地纠正了一些美国历史学家的那种‘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越南泥潭无关’的说法。”（见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No. 2, 1992, pp. 328-29.）为此，该书于1992年荣获了美国外交历史学会设立的费雷尔（R. H. Ferrell）图书奖。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越南（1953-1961）》一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它重新解释了艾森豪威尔政府1954年在奠边府战役期间所采取的克制政策。在此之前，美国历史学家一般都称赞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这一克制行为，并把它归于艾森豪威尔政府一贯所采取的谨慎的外交政策。安德森则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奠边府战役期间按兵不动，不去援助被胡志明的军队围困的法国军队，是因为法国的军事挫败为美国直接插手越南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虽然美国在防止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夺取整个越南这个根本问题上立场与法国一致，并为此向驻扎在越南的法军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但由于法国政府在越南所采取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已使得法国人声名狼藉，所以美国政府拒绝与法国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法国的军事失败则为美国政府在南部越南重新扶植一个新的政府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很快便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创造”一个以吴庭艳为首的“自治”政府，并把它作为保卫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利益和防止共产主义势力从中国和北部越南向南部越南、甚至整个东南亚扩张的战略前哨。由此可见，艾森豪威尔的克制态度只是暂时的，他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控制整个越南以及东南亚。

其次，安德森认为艾森豪威尔在南越进行的国家建设并不像他自诩的那样成功。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艾森豪威尔政府扶植了吴庭艳作为越南共和国（南越）的总统，并且提供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来建设南越。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称赞吴庭艳是“东方的丘吉尔”，并声称南越的国家建设取得了“成功”。安德森则认为南越的国家建设是失败的。一是因为在1954年以前，南越基本上是个政治真空，没有一个自治的政府。为填补这个政治真空，艾森豪威尔扶植了吴庭艳政府，但这却妨碍了吴庭艳与胡志明争夺民族领导权的合法地位。因为对许多南越人来说，吴庭艳是美国的“傀儡”，缺乏胡志明那样的政治资本。一是因为吴庭艳及其家族一直反对任何社会及政治改革。吴庭艳在其任内（1955-1963年）不但对共产党人及其进步人士、甚至一些政府官员格杀勿论，而且对美国顾问要他实

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改革也虚与委蛇、甚至置若罔闻。因此说，艾森豪威尔在南越从事的国家建设不是成功的。

不仅如此，由于南越傀儡政权的生存完全依赖于美国的经济及军事援助，它事实上已成为艾森豪威尔为其继承人而掘的一个陷阱。在这个陷阱中，后来的约翰逊政府（1963—1969年）不仅不能自拔，而且越陷越深，以致于1965年发动了侵越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政府不仅耗费了数以亿计的美元，而且丧失了数以万计的将士。

安德森之所以能得出上述结论是与他的学术观点分不开的。据作者告诉笔者，他在学术上属于“后修正主义学派”。这一学派旨在寻究为什么作为一个大国的美国会陷入越南这个弹丸之国。它能较客观地用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诸多因素，如美国人对越南文化的无知及偏见、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等等，来诠释美国侵越战争的起因。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越南（1953—1961）》使用了大量的最新公开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档案从而丰富了该书的内容。但因作者不谙越南语言，不能使用相应的越南方面的材料，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另外该书也有其不足之处，如对吴庭艳的政治活动及美国援助吴庭艳的具体措施触墨甚少。

然而，综观全书，《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越南（1953—1961）》不失为研究美国侵越战争起因诸多著作中最有说服力的一本。

(David L. Anderson, *Trapped By Success: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Vietnam, 1953-196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风风雨雨四十年

——读《中美关系史（1911—1950）》

熊志勇

（外交学院）

一本长达500多页的厚书终于摆到了我的案头上，尽管它姗姗来迟。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还是在11年前，当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修时，经友人介绍，结识了正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做研究工作的陶文钊先生。那时，他已在那里干了近一年。美国政府很注意档案的收集，档案馆里的东西浩如烟海，要想在里面找到需要的东西，对生手来说如同大海捞针。但当时陶先生已能轻车熟路地找到通幽的途径。正是他带我拜会了管理外交档案的负责人，并向我介绍如何查找档案资料。此后，我只是利用学习的空余，偶尔光顾档案馆。而陶先生却在那里埋头干了一年多。他到底捞到了多少东西，那是可想而知的。

陶先生回国后撰文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和美国档案资料的保存情况。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是国内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此后，他写了一些文章讨论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但我总不满足，感到他手里还有积货未抛。打开《中美关系史（1911—1950）》一书，我顿时肯定这才是充分反映出他那两年辛勤耕耘的重要著作。

《中美关系史》一书详细地纪录了这40年中中美关系的变化。全书共分8章27节，最前面是序章，简要地介绍了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至1911年中国同美国等列强签订借款合同这100多年的历史演变。书后附有译名对照表和参考书目。

这本书提到了一些我过去几乎没有见到的内容,如美国与广州革命政府的关系。作者认为美国政府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府抱有一种既蔑视又敌视的态度,特别是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承认问题和关余问题上。1921年5月,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他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各国政府承认这是中华民国的唯一政府。他特别写信给美国总统哈定,称赞美国是“民主之母,是自由和正义的捍卫者”,希望得到美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但美国国务院却不屑一顾地把这封信退给美国驻华公使。国务院的远东司司长甚至污蔑孙中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为了争取足够的经费,也为了表明中国的主权,广州革命政府1923年提出收回海关结余的问题。各国驻华使节一致决定派海军到广州海面示威,阻止广州政府收回关余。美国代办认为,应使用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阻吓广州政府。他的主张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然而,由于广州政府立场坚定,列强的作法未能得逞。这两件事使我感到,虽然美国是个发达的独立的国家,但它并不关心别国的进步和独立。即便它可以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样板,它也不能作为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的依靠。孙中山几乎一生都对美国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到逝世的前几年却转向苏俄求助,其苦衷是不难理解的。

此书使用大量的史料来探讨一些多年来争议比较多的问题。关于30年代的中美关系,如何评价美国的不承认主义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东亚的政策。1931年中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了被称为“史汀生主义”或“不承认主义”的声明。作者对这一声明及其所代表的政策作了比较积极的评价。他一方面指出,美国这么做是要维护其在华利益,坚持《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规定,以恢复东亚的均势。另一方面,他认为“美国的这种愿望客观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是相吻合的”,这个声明“对在日本侵略面前常常表现出妥协倾向的国民政府既是一种支持,又是一种制约”。当然由于没有采取更有力的制裁措施,这个声明的阻遏作用也很有限。

2月份,中国东北伪政权扬言要“独立”。在英国拒绝采取联合行动之后,史汀生又通过公开他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封长信,重申美国的不承认主义政策,并暗示:既然现在日本已经在中国实行军事扩张,美国也要考虑它是否还受《九国公约》的约束问题,美国增强在关岛和菲律宾的防御力量不是没有可能的。美国政府的立场使新闻界出现谴责日本侵略的浪潮。

年底,国联讨论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英、法等国比较偏袒日本。1933年1月13日,史汀生告知英法政府:美国不承认伪满洲国,如果日本得以将其意志强加于远东,那末一战以来为建立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际争端的机构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国联也将威信扫地。他表示,美国支持国联作出明智的决定,并乐于与国联合作。书中指出:“史汀生的上述表态也促使英、法的态度多少发生转变”。2月,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对1票(日本)通过了“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它比《李顿报告书》更明确地谴责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行径。

30年代前半期,在东亚如同在欧洲,火药味越来越浓,但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去制止日本的扩张企图。作者认为这同美国弥漫着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有关。美国人普遍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把数百万青年送到欧洲战场上流血,只是为了填满军火商的钱袋,美国不应再参与其他地方的战争。从1935年到1937年,美国国会通过3个中立法,最后一个具有永久性质。它“严重束缚了总统和国务院的手脚,使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行动自由受到很大限制”。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8月,罗斯福为了试探民意,在芝加哥发表演讲说:要像对传染病人实行“检疫隔离”一样隔离侵略者,以防止无法无天的流行症蔓延,保障社会健康。这个讲话使参加国联大会的代表受到鼓舞,第二天便作出谴责日本侵略的报告书。这个讲话也使中国人受到鼓舞。但它却受到美国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连罗斯福的内阁成员也多半不支持他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立刻从演说的立场后退了。

尽管如此,从1939年开始,美国一方面废除美日商约,对日本实行禁运;另一方面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并实际上允许部分款项用来购买军火,还通过了租借法,使中国能得到更多的战争所需物资。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全面研究,作者指出,这个时期的美国政府具有两面性,“只看到或只强调其中的某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只能以偏概全”。他认为,美国政府的基本点不是要通过绥靖日本而苟且偷安,美日谈判没有减弱美国事实上援华制日的势头,也没有在谈判中不顾及有关国家立场而一意孤行;美国政府中出现对日妥协的情况,其中有出自美国利己主义的考虑,但也不能排除斗争策略、政治手腕的因素。

关于40年代的中美关系,一个争议比较多的问题是中共、国民党与美国这三方面的关系,例如美国什么时候形成了扶蒋反共政策,赫尔利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等等。此书明确地提出了其观点,并加以论证。作者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40年代初便决定了在中国内政问题上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书中指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就在勾画战后世界的格局。罗斯福有三点想法,(1)建立大国体制。他认为战后世界应由美、英、苏、中四个大国来支配,如果美国能把中国拉在一边,那么美国实际上便凌驾于其他三国之上。(2)把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这是美国的需要,也是可能办到的。战争将使有的国家的势力扫荡出中国,使有的国家在华势力削弱,而美国却可以趁机扩大其在华影响。(3)消灭殖民帝国。趁战后民族独立浪潮的高涨,美国可以设法争取原殖民地的好感,缩小英法等国的势力范围。在罗斯福看来,一个稳定的友好的中国对美国是不可缺少的,它将作为美国的盟国,对付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大国。这样一个中国不可能是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一个共产党政权不可能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再者,美国也看不到在国民党内有比蒋介石更强有力的领袖。因此,他认为蒋介石不仅是战时中国的领袖,而且也是能“在战后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唯一的领袖”。

1944年为解决史迪威将军问题,罗斯福派赫尔利来中国。临行前,罗斯福嘱咐他要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赫尔利来华后意识到问题的棘手。他报告罗斯福:“蒋介石与史迪威是水火不相容的。如今您面临着蒋与史迪威之间的抉择。”于是,罗斯福断然调回史迪威。

为了解决国共矛盾,赫尔利曾与中共方面达成《五条协议草案》。这个草案遭到蒋介石的反对。虽然赫尔利认为国民党没有好好地考虑共产党的建议和国民党的条件过于苛刻;但他想到罗斯福的指示和罗斯福同意调回史迪威的作法,他还是转过来支持蒋介石,压制共产党。

1945年初罗斯福接见回国述职的赫尔利,甚至把属于最高机密的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给他看,而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当时也还未见到这份文件。这充分表明罗斯福对赫尔利的信任,也说明罗斯福坚持扶蒋的政策。所以,当赫尔利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起讨论中国的军事形势时,他们一致认为,只要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援助,即可把中国的反政府力量镇压下去。虽然4月12日罗斯福去世了,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战时的支蒋容共抗日发展到战后的扶蒋反共,已是不可扭转的形势。

由此,作者认为,赫尔利只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执行者,不过他不是消极被动的执行者,而是积极促成美国政策向扶蒋反共的转变。

《中美关系史》一书洋洋40多万字,我只能从中译出本人关心的几点作个介绍。长期以来,讨论中美关系的论著往往变成了讨论美国对华政策史。可以看出,本书的作者力图改变这一点,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这一局限。从目录上看,如第一章共三节,第一节的题目“从共同行动到单干”标明了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的特点,而第二、三节的题目“不为中国问题卷入国际纠纷”和“让日本在中国放手去干”都是说明美国的对华政策,本书标题的份量还是以介绍美国为主。标题的另一问题是风格不统一。有的以时间为名,如“战争第一年”、

“战后头半年”，而有的以事件为名，如“史迪威事件”，或以这个时期的关系特点为名，如“走向对抗”等。我认为应把第一种改为后两种，标题本身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我还要提一点可能是作者忽略的地方。1949年6月，中共方面诚意地邀请仍留在南京的美国前大使司徒雷登访问北京。这本是有可能沟通美国与新中国领导人的宝贵机会，却为美国政府所拒绝（第472页）。为什么？此书对许多重要的问题都作了分析说明，但在这个关键的地方却没有解释。精彩的故事讲一半就断了，使人有点“扫兴”。

本书印刷上的错误还是比较多的。如第25页第3行、第27页正文倒数第2行都缺少半边引号。第44页的“12月2日换文之后”应为“11月2日换文之后”。对于图书出现的这类问题人们都习以为常了，但作为一个著名的出版社和严谨的学者还是应小心为好。

最后，我还想提一点建议，不仅对于此书作者，也对于那些将写大部头著作的学者：在这类的著作后面最好能有一个索引。国外出版的书籍一般都有索引，中国过去出书由于受排版印刷等方面的条件限制，很难做到这一点。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用计算机写作，越来越多的出版社用计算机来编排制版，搞一个索引不该再是什么难事。因此希望能早日见到带索引的论著问世，为研究人员提供方便。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喜闻雏凤清声

刘绪贻

（武汉大学历史系）

杨玉圣同志从他近年来所写的文章中选出若干篇，准备出一个集子，约我作序。

通观集子所收的文章，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实事求是。这包括几个层次。首先，史实应准确。杨玉圣在几篇评论中都指出了所评著作的史实疏漏，同时也肯定了“于细微处见精神”的求实态度。他认为，那种把注重时间、地点等基本史实说成是小事或笼而统之曰乾嘉遗风的作法，“大概也只能说是由于成见加偏见的缘故”。实际上，就史学著作来说，要求史实准确并非“小事”，而是必要条件。不然的话，历史何以能成其为科学？又怎么能进一步总结出真正的历史发展规律呢？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是十分重视的。以中国史学为例，人们不独关心自己著作中史实的准确性，而且还关注前人著述中的缺谬，其中明代朱明镐所撰《史纠》6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次，要尊重历史。玉圣同志指出，那种“斗”字当头、一斗到底的阶级斗争式的教科书，“人们已经越来越不买帐了”。在研究外国历史时，要有尊重外国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态度，应当把历史尽可能地“从平面变成立体、从骨瘦如柴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新形象”。就是说，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再其次，解放思想。这里涉及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本书作者以为，我们搞历史研究，“当然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过，这断非仅是那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式的庸俗作法”，也不是用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来取代尚需认真开展的具体研究工作。我由此想起恩格斯说过的这样一段名言：为了了解人类的历史，“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相反的，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FF《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651页#FS）。由此我还想到我

国的优秀史学传统。拿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史记》来说，这是一部巨著，但对其缺谬，历来都有人不惮匡正。单以传之以世的而言，就有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和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和林伯桐的《史记蠡测》及近人崔适的《史记探源》等。东汉的王充甚至在《论衡》中写下了《问孔》、《刺孟》两文。看来，为了追求真理、把“神”还原为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得做。

第二，探索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一般说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世界史研究曾先后较多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及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条件来独立地开展研究。在讨论美国史研究如何体现中国特色时，杨玉圣着重指出了三个方面，即“构筑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科学体系，展现中国人缜密而独到的美国历史观”；“重视中国人的美国史著译成果，尽可能地介绍和

吸收中国人自己的学术见解”；“中美关系的过去与现在应得到充分的关心和足够的反映”。总的说来，这都是正确的。当然，以上所述还只是原则，应照顾到客观实际。比如，我们真正有特色的著作还不是很多，除老左派外，对美国的史学著作也不是很熟悉，这就要求我们介绍和引述有关著译成果时采取慎重的态度。关于中美关系史，这些年来成果很多，像丁名楠研究员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汪熙教授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不过，就美国史著作来说，不一定每本书都去大谈中美关系史。比如，涉及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以前（甚至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美国史，就不容易多谈中美关系史。即使讲这以后的美国史的著作，也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中美关系史的份量。不然的话，就难免不协调。

第三，敢于褒贬。这是提高史学评论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恰好在这一方面目前存在着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以褒而论，往往流于过分吹捧。至于贬，一般不敢问津，或者轻描淡写，难以认真。可是，杨玉圣却不止一次地闯了“禁区”。作为涉足史坛不久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他抱着维护史学尊严、促进史学发展的良好愿望，撇开个人得失，仗义执言，公开批评不正常的风气以及不严肃的学风。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读他的这类书评，我往往不禁想起幼时在《春秋左传》里读到的“崔杼弑其君”的故事：当崔杼把记其弑君的那位史官杀了以后，后者的两个弟弟继承兄志，亦遭杀害，直到第三个弟弟才把这件事记在简册上；还有一位南史氏，听说大史尽死，也执简以往，后得知此事已载于简册，始作罢。我常常想，这不正是我们中国史学的好传统吗？虽说今天不会有崔杼那样的霸道官僚了，但当初史学家吴晗所遭遇的灭顶之灾也实在是令人寒心的。这就难怪人们在十年“浩劫”之后宁愿明哲保身。如此看来，难道玉圣同志的胆识与正气不应加以爱护吗？

当然，杨玉圣的文章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以他的评论为例，有些遣词用字还可斟酌，有的评价似乎还值得商榷。比如，在《评〈二十世纪美国史〉》中，他赞扬该书认为威尔逊的“新自由”“在当时有一定进步作用。它促进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的论点。其实，这一论点恐怕是不应赞扬的。研究威尔逊的美国权威史学家阿瑟·林克等说，威尔逊1912年竞选总统时，曾“保证恢复竞争赖以活跃的各种条件，借以摧毁垄断资本并解放企业主的潜力。为达此目的，他特别要求实行关税改革，使信用摆脱华尔街控制，并加强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取缔不公平的贸易活动和解散连锁董事会。威尔逊称这种纲领为‘新自由’”（参见《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译本上册第139页）。美国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旧秩序的危机》中指出，威尔逊在1912年竞选时，号召其同胞把美国从巨大财富的虐政之下解放出来。“他说，‘当我们采取将有必要的策略以克服和摧毁这种影响深远的垄断制度时，我们是在挽救美国的企业而非伤害它；当我们将各企业相互分开、并拆散这些垄断组织时，我们心里想的是……，社会不是从上面而是从下面得到更新的。’这就是‘新自由’”（见该书英文版第27-28页）。由此来看，“新自由”是不大可能促进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威尔逊执政后，据阿瑟·林克和小施莱辛格研究，由于时势的需要和逼迫，他逐渐放弃了摧毁垄断制度的“新自由”政策，采取了西奥多·罗斯福

的由国家管理垄断企业的“新国家主义”政策。就是说，它实际是以“新自由”为名、以“新国家主义”为实的政策。这是促进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政策，怎么能说“促进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呢？再如，对《二十世纪美国史》认为里根“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动了手术”、与罗斯福新政“具有同样重要的转折意义”这种说法，玉圣同志在书评中似乎也是首肯的。可是，这种说法本身还值得研究。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多谈。大体而言，如果说里根政府“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动了手术”，也是一种旧手术，但罗斯福动的是新手术。因为“新政”虽有所继承，但就总体而言，它是新的；里根的内政政策不过是在“新政”遗产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过去共和党政府的旧政策，其中比较见效的减税政策和以国防名义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不管里根加上什么新标签，都是以往美国政府实施过的，或者说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从理论上说，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与当时崭新的凯恩斯主义类似，以供应学派理论和货币主义为核心的所谓里根经济学（如果有的话），无非是从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那里拾来的（参见刘涤源等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第12章、14章）。过去就是因为这些理论失灵，所以才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现在倒退回去，岂能言新？以实效而论，罗斯福新政能迅速、全面、大规模地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里根的政策充其量只能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圈子里打转转，并无新的突破。因此，我们似乎难以承认里根的内政政策与罗斯福新政“具有同等重要的转折意义”。

清人章实斋云：良史除才、学、识外，还需有德。杨玉圣同志走上工作岗位不过五载，即已朝此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真不容易。而且，如他自己所说，其评论“都是用心、认真写出来的”。所以，我把这篇序文名之曰：喜闻雏凤清声。

1993年11月15日

于珞珈山

这是作者为杨玉圣著《美国历史散论》所作的“序”。该书已于1994年3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简 讯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已于1994年3月完成1993年度的出版补贴审评工作。该年度共有7类14种美国学著作和工具书获准资助，涉及美国历史、外交、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总字数达633万字，总资助金额为13.35万元人民币。

这项出版补贴基金的评审工作至今已进行了三届。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会对于基金管理条例作了修改，规定，可以“择优资助少量有关美国学的论文集和工具书”，对逾期不能出书、抄袭剽窃等行为规定了处理办法。

1994年度该项出版补贴基金的申请工作业已开始，美国学研究的学者同仁请抓住时机，于8月底前提出申请。欲了解申请具体办法者请与美国所侯玲联系。

（中华美国学会秘书处供稿）

信 息

“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综述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美关系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3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从事中美关系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60余人出席了讨论会，其中既有多年在这一领域中辛勤耕耘的老专家，也有风华正茂的中年学者，也有刚刚取得博士、硕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学位的青年后生，真可谓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研究会顾问柴泽民参加了开幕式并致了祝词，研究会名誉会长黄华出席了26日晚的冷餐招待会，并就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当前的中美关系作了即兴讲话。

一

这次讨论会不同寻常。它不是对特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研讨，而是对改革开放15年来中美关系史研究进行回顾，检阅成绩，总结经验，并就中美关系史研究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开掘探讨。提交给会议的19篇论文，回顾了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150年的各个时期的中美关系的研究状况，概述了对中美关系未来的预测性研究，中美关系史著作的出版情况，以及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热心的留美学者还从美国寄来论文，介绍了旅美中国学者的研究状况。三天的讨论会开得紧凑热烈。与会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既对一些问题取得了共识，也就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辩。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这15年来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发展是迅速的，这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数量大大超过以前的30年；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对一系列问题已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百家争鸣在这一学科中已经初步形成风气；涌现了一批专业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开始建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发展的不平衡性：研究国家关系多，研究民间关系少；研究政治（外交）关系多，研究文化、军事尤其是经济关系少；研究对华政策多，研究中国对美政策少；占有美国档案资料多，占有中国资料少。

二

与会学者形成了以下一些共识：

要把中美关系置于该时代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中加以研究。双边关系的变化总是与当时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这一点从19世纪末以来就看得很清楚，越到当代越是这样。离开了国际关系的大背景，就不能正确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一些具体历史现象就会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19世纪末到华盛顿会议时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这样，冷战时期及冷战后仍是这样。

要结合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来研究中美关系。一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密切相关，它们互

相影响、互相制约,在美国对华政策和对中国对美政策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不联系内政而孤立看待外交,或者可能把对外政策看偏了,或者不能正确解释对外政策。

要对中美关系进行立体研究。所谓立体研究,就是把一个言归于好题悬挂在空中,从上下左右前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考察,全方位地搜集资料,多层面地进行分析。历史现象本身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不能以偏概全。立体的研究不等于堆砌更多的史料,而是对丰富的史料进行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深入细致的剖析,这就要求研究者加强理论修养。

三

与会学者还就如何促使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加强“现状”与“历史”的联系。由于各自训练、知识准备、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的各异,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之间常常有一道无形的墙,有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互相鄙薄,这种情况在外国和中国都有。这次讨论会打破了这道无形的墙,使从事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的两部分学者坐到一起,收到了取长补短,增加知识,增进了解,开阔眼界的效果。有的学者提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时间上划一条界线把历史和现状截然分开,这种区分应该采取模糊的办法。搞历史的学者要增加现实感,搞现实的学者要增加历史感,这是使各自的研究工作更有深度和力度的必要条件。以往,有些从事对策研究的人缺乏历史知识和其他方面的系统知识,他们的政策分析有时难免就事论事,缺乏深度;有些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对现实不闻不问,因而不能更好利用其学术长处为现实服务。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充分利用现有资料,争取开放更多档案。近年来,我国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工作取得了不小进展,编辑出版了一批价值很高的档案资料,与会学者对档案工作的辛勤劳动表示敬意。但研究工作者在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方面仍有许多困难,在某种情况下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这已经成为制约中美关系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因素,以致许多学者只好主要依靠美国档案资料从事研究。与会学者呼吁,结合保密法的实施,制定一个定期解密档案的法规,使档案的开放有章可循。也有的学者指出,争取开放更多档案固然重要,但同样应该重视现有资料的充分利用。美国每一位总统都有公开讲话与文件集,这与后来解密的文件对研究工作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我们报纸上刊登的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涉及外交的都是外交文件,对于这些资料,研究者要下更多的功夫,否则便是失职。

建立良好的学术规范。首先,研究方法要规范。每个研究者在开始研究某一课题之前总要尽可能了解有关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已经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需要做的,以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其次,研究成果要规范,我们每一个人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承认这种借鉴是学术工作者应有的科学态度。现在有的研究者明明借鉴了别人的成果却不愿意承认,引用了别人的观点或别人发掘的资料却不愿注明出处,似乎一切都是从他开始。有的同志把这种现象称作“了解多于借鉴,借鉴多于承认”。有的作品的注释都是外国学者的论著或外国档案资料,其实,不少是从中国学者的作品中转引的,作者并非都看到了原文。这是一种学风不够严谨、不够严肃的表现。如果研究者较充分地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又能明确注出哪些是借鉴他人的,哪些是他所不赞成的,那就可以避免许多无价值的重复劳动,把精力集中于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读者也会对这位研究者的创见了解得更清楚。

繁荣学术批评。在国外,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已经形成传统:出版社新出有关的著作就给杂志社寄去样书,杂志社便约请专家撰写书评。书评者一般都能不讲情面,对被评著作有好说好,有差说差。这种风气在我国学术界极应提倡。近年来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已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过热烈争论,但学术批评还不够经常化,对著作和论文发表评论还没有形成风

气,已有的书评也往往只说优点,不说缺点,或者对优点浓墨重彩,对缺点轻描淡写,甚至还有违心美言的,这种状况应当加以改变。与会者呼吁把中美关系史研究会通讯和《美国研究》等学术刊物变成开展学术批评的园地,希望全国各地的研究者都来支持这项工作。

交流学术信息。经过近年的努力,我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学术群体,当前的状况是,研究有分散化的趋势,即不是集中在某一个或几个地方或单位,而是许多地方许多单位都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从事这项研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研究工作、学术会议又还相对集中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这就使得及时交流学术信息成为当务之急。各地各单位及时彼此了解研究工作及其他学术活动的状况,对于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加强合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都极有好处。与会代表建议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今后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并呼吁全国各地学者和研究机构支持这项工作。

实事求是地对待史料。第一,引用外文资料的中译本时应尽可能查对原文。时下有的译文质量不高,甚至望文生义,粗制滥造,这样的译文是靠不住的。即使是严肃的译者翻译的、严肃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也难免有误译或笔误、校对上的错误,《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和《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是两本译得很好的书,但也有笔误或排版校对上的疏忽,如:前者第35页,“虽然1938年12月和1940年3月的两笔贷款在法律上仅限于购买军用物资”一句应为“……购买非军用物资”;后者第407页,“美国船只仍然可以把货物运到被占领的苏联港口”一句应为“未被占领的苏联港口”。)研究者还是查对原文为好。第二、多年来,我们对有些材料的翻译和援引不太确切,与原意有出入,如关于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朝鲜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的说法(见资中筠:《关于两段美国引语的正源》,《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10期)。对于类似的情况,研究者应当追根溯源,恢复其本意,避免继续误用。

四

与会学者还就中美文化关系史与经济关系史研究发表了好的意见。

关于中美文化关系史的研究。近代中美关系既未能摆脱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不平等的基本格局,又存在着两种异质文化的冲撞与融汇,这里有历史学与文化学研究的交叉,中美文化关系史不应简单从属于政治史和外交史,恰如其分地把握侵略与被侵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东方传统封建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关系,是正确认识中美文化关系的关键,也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讲一个方面,也不能不恰当地强调一个方面,否则,都可能对研究工作产生误导。文化侵略、文化渗透、文化影响、文化传播,各自的含义如何,相互间的关系又如何?对这一问题需要认真地、缜密地进行思考。另外,虽然在中美文化关系史上更多地表现为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但文化关系毕竟是双向的,中美两国的文化是互相影响的。美国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其中有中国文化的影响与流传,对此我们还很少注意。

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这是中美关系研究中很薄弱的一环,从纵的方面讲,不系统,从横的方面讲,不全面。对于中美贸易和投资迄今没有系统的数量统计,对美国在华企业的研究也集中在个别企业。对于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可以利用和发掘的资料,我们迄今没有加以认真利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与现实的分离、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分离。历史学家看到一大堆数字便无能为力,经济学家又认为“过去”与己无关,结果就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出现了这一块冷门地区。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在历史学的训练中应有经济学、世界经济和统计学的课程,以便完善知识结构,适应工作的需要。

中美文化互动研讨会在京召开

晓 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社会文化室于1994年3月中旬在京召开了中美文化互动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资中筠、王缉思、朱世达，北京外国语大学梅仁毅、杨立民，北京大学陶洁、王宁，外交学院潘绍中、任小萍，《世界文学》李文俊、申慧辉，《外国文学评论》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赵一凡、王逢振、钱满素等人出席了会议。他们就中美文化模式的特点及其互动作用交换了看法，并探讨了中美文化交流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在讨论中，有的专家认为，中美文化之间的互动是不平衡的。开放十多年来，美国文化以其大众化、多元化、商品化对一代中国人产生了影响，而中国文化对美国的影响却很微弱。在互动中，中国文化总是处在受者的地位，其中可以看到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化心态。在学术界保持一种平衡的平和的文化心态至关重要。文化交流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自我鉴定的过程，有关价值观的问题，应有所取舍。

与会者认为，文化的影响力主要依靠其本身的力量、吸收与融化的本事以及介绍好的东西与鉴别不好的东西的使命感。在文化交流中，是否一切必须从维护本民族传统和民族利益出发？有学者认为，并不尽然。中山装换成西装，孔乐失去现代魅力，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文化交流中，不要怕传统受影响。受影响，就是串味，就是异化。应该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心态，通过文化交流，产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复兴。没有这种心态，就学不到东西。

有的学者认为，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填平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鸿沟。在美国，许多一流学者转向大众文化的研究。在中国，“款的崛起，爷的没落”，相当多中国学者与大众文化保持距离。在后启蒙时代，文化应从圣坛走向民间，在新的时代推动文化的提高。中国学术界应重视大众文化的研究。

有的学者在会上谈了自己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的看法。他们认为，文明冲突不是国际的基本矛盾。是国家控制文明，并不是文明控制国家。尽管现代化有可能导致冲突，高期望值以及经济变化赶不上文化变化是危险的。但国际间的基本矛盾仍应是国家间的矛盾。虽然当代文明间有差异，但总的趋势是趋一，是文明的融合。就文化学的意义而言，中国人难以接受亨廷顿的观点。亨廷顿过分强调了精神，强调了信仰以及信仰的冲突。

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文明不可能如亨廷顿所说的与伊斯兰文明结合，因为从根本讲，儒家文明没有宗教传统，它注重现世，否定来世，在儒家文明中不可能产生原教旨主义与宗教狂热。所以，有的专家认为，亨廷顿在其文章中所论述的概念不清，譬如文明与文化的概念，种族与民族的概念。

有的学者不同意作为传统的现实主义者的亨廷顿所论述的关于种族与地域冲突有可能演变成文化冲突的假设。在亨廷顿的眼中，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就只有冲突。实际上，文化冲突不应该是21世纪的主流。21世纪应该是一个多元共存的时代。在多元格局中，重视文化相对论。多元相对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相对于另一种文化而存在的，任何文化不可能吃掉另一种文化。应该强调文化对话，而不是文化冲突。

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对话，实质上仍包含对抗，起关键作用的仍是军事与经济的实力，没有军事与经济的实力，就不可能有对话。例如，40年来日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模式从来就

不是平等的。日本文化卧薪尝胆，表现了坚忍的精神，40年间增长了经济实力，在歌舞伎后面是空手道，敢于对美国说：不！

与会专家还讨论了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问题。有的说，日本文化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仍然保留了传统文化，新一代日本人一方面保持日本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极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而不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传统、破坏自己的传统，导致文化危机。在这一方面，对中国文化有借鉴的作用。在这中间，如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为思想而活”的知识分子建立批判的价值标准是至关重要的。

为此，有的学者建议，应全面地深入地总结东西方道德，借鉴西方好的道德观念，使之在中国得以发扬。

会议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表示，这种讨论会有助于推进中美文化的比较研究，今后将不定期举行。

新 书 架

《中美关系史(1911-1950)》 陶文钊著。重庆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除“序章”及附录“英汉译名对照表”、“参考书目”和“后记”外，正文496页。全书共44.3万字。

这是由我国大陆学者撰写的迄今份量最重的一部系统探讨整个民国时期中美关系史的专著。作者陶文钊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在简略回顾了近代中美关系的大致情况后，本书把重点放在三四十年代中美关系的演进方面，“主要讲的是两国的政治关系”，对经济、文化、军事关系等方面也“多少予以涉及”（“后记”）。借助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已刊及某些未刊档案资料，结合当时错综复杂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变迁，本书着重研究了中美两大国在这一非常时期如何成为抗日盟国、又如何最终走向对抗的历史。作者认为，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期间，美国的远东政策有对日姑息、妥协的一面，但援华制日的因素在不断增长，并发展为主导方面，“美国政策的基本点不是要通过绥靖日本而苟且偷安。”（第235页）这之后双方结为反法西斯的盟邦，在越来越多的政治、军事、经济交往中，彼此合作、援助、争吵和妥协，结果美国 and 国民政府之间逐渐建立了“一种堪称特殊的关系”（第303页）。麻烦在于，美国把蒋介石等同于中国，在1944年秋到抗战胜利这一历史转折关头，由支蒋容共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从1948年秋冬到1950年中，美国除从中国内战抽身、隔裂中共与苏联外，仍继续敌视中国革命，直至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走向对抗的格局。“从那以后，经过漫长的一代人的时光，在遭受一再的失败和挫折之后，美国决策者才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调整对华关系，两国关系才开始缓慢解冻。两国都为它们的对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第496页）本书系丁名楠研究员主编《中美关系史丛书》之一。

《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曲折——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 项立岭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除“丛书主编前言”（汪熙）、“本书摘要”、“前言”、“中英译名对照表”、“参考书目”外，正文205页。全书共18.6万字。

这是深圳教育学院教授项立岭的一部新作，系汪熙教授主编《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第11辑（封面误印作第9辑）。本书考察了20世纪初期以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为中心的中、美、日关系，其主要观点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益，但威尔逊中途对日妥协，使中国人对美国长期以来抱有的希望落空，由信任而危机。“就中美关系而言，华盛

顿会议较巴黎和会简单。美国在会上自始至终支持中国，并未妥协。”（第204页）美国为中国有代价地收回山东权益出了力。

《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 时殷弘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除“前言”、“英文参考书目”外，正文298页。全书共24.7万字。

这是我国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论述美国与越南战争的学术著作。作者时殷弘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以研究战后美国外交史见长。本书着重考察1954—1968年间的美国对越政策，特别是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的过程及其原因，兼及美国的军事战略、战争方式等侧面。作者认为，美国在这十几年间身陷越战泥潭，其卷入和干涉的规模越来越大，代价亦随之愈来愈高。这场代价过于昂贵、不可能打赢的持久战还使美国“陷入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国内分裂和动乱之中。”（第263页）这场由“一个超级大国对一个弱小民族”所进行的历时最久、耗资最大的战争，其根源在于美国维护和扩大其霸主地位、“遏制”共产主义。“维持美国的威望、特别是美国力量的可信性，是在越南进行干涉和战争的全过程中始终起巨大作用的一个考虑。”（第292—293页）历史的怪圈恰恰是，“受挫意味着威望受损，因而要维持威望便须投入更多的力量；但这样等于在威望的赌注上加码，于是新的挫折造成更严重的威望损害，这又使新的升级成为必要的。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此。”（第293—294页）

《美国历史散论》 杨玉圣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除“喜闻雏凤清声”（刘绪贻）、“《美国历史散论》序”（黄安年）、“《美国历史散论》出版纪言”（刘雪枫）、“后记”外，正文387页。全书共30万字。

这是出自我国青年美国史研究者之手的第一部个人文集，选自作者1986—1994年陆续撰就的有关美国史、中国美国学史的论文、札记、评论，计35篇（另有5篇附录），“从一个小小的视角反映了新时期学坛的喜乐悲哀”（“后记”）。

《美国的民族与民族政策》 黄兆群著。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12月初版。除“前言”、“大事年表”外，正文176页。

作者黄兆群现为烟台师范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教授。“这是一本专门探讨美国民族与民族政策的小书，偏重理论上的勾画和观念上的突破，一定程度上，反应（映）了中国大陆学者对有关问题研究的新水平。”（“前言”）该书认为，就性质而论，美利坚民族“仍然还属于一个基于地域意义的广义民族”，但并非多种族、多民族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呈现一种一体多元民族特征的人们共同体。”（第41—42页）美国的民族同化有3种模式，即黑人模式、印第安人模式、移民模式。在作者看来，美国民族政策的基本特征和总的历史定势是，“摒弃民族排外主义，合众为一，放眼未来。”（第159页）美国的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种族问题，种族歧视是美国民族病的根本症结。不过，“美国各个民族集团的人们，其中包括黑人和土著印第安人，今天已经习惯于在现行国家体制中解决关于自己切身利益的民族或种族问题。合力大于分力，共性大于个性，这是美国的民族定局，也是其民族政策真正成功的地方。”（第170页）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关于美利坚民族性质的历史考察》（东北师范大学1991年）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扩充而成的。（英堂供稿）

Richard Nixon, *Beyond Pea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本书是已故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逝世前完成的最后一部遗作。书中对美国目前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内政与外交问题进行了分析，对美国如何重新确立它的国家目标，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继续扮演领导角色，以及美中、美俄关系等，提出了见解。在《中国》一章中，他回顾了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的交往，认为中国领导人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而克林顿政府却制造麻烦、助长对抗。指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认

为, 在一个超越和平的时代, 出于同苏联或俄罗斯毫不相干的原因, 中美两国仍需要相互合作。中国已经崛起, 成为世界第三大军事和经济强国, 它在东南亚、中东、波斯湾、朝鲜半岛等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不应低估一旦中美关系变为对抗性而不是合作性时, 中国损害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 美国应以一个大国应该受到的尊重来对待中国。在《俄罗斯》一章中, 他认为应支持叶利钦, 但不应将其偶像化。美国应与俄罗斯其他民主人士及新一代领导人发展良好的工作关系。俄罗斯将肯定会再度强盛起来, 问题是, 届时它是西方的朋友还是敌人。在《美国》一章中, 他认为美国只有有一个强有力的对外政策, 才能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内政策。在美国争取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时, 仍必须考虑种种不同的情况。美国主张扩大和平和自由, 但是, 是在不牺牲其利益和原则的前提下扩大和平, 是在不损害和平的前提下扩大自由。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这是一部阐述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著作。作者以一个个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 特别是首脑人物为主线, 向读者展示了一部从17世纪法国著名宰相黎塞留到里根执政期间300多年波澜壮阔的世界外交史。作者对于善于充分地运用权力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思想十分推崇, 他赞扬黎塞留从不允许道德来阻碍国家利益的做法, 并认为好几代统治者都在以黎塞留为榜样。书中对于许多历史事件如18世纪末的政治动荡、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 均一带而过或没有提及, 但却用大量篇幅分析了1958至1963年的柏林危机, 并对尼克松的政绩大加赞扬。作者在书中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绘成在理想主义和民族利益之间不断摇摆。他认为, 本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政策基调是伍德罗·威尔逊确定的, 即希望美国成为“行善的国际警察”。只是由于越战的失败, 尼克松才放弃理想主义, 而通过力量平衡来寻求国家利益, 但这个战略转移的完成是在里根时期实现的。作者认为, 当今以及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很像梅特涅提出的秩序。认为下个世纪的美国领导人必须为公众提出一个国家利益的概念, 必须回答怎样通过维持力量平衡来使该利益在欧洲和亚洲得以实现。

P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作者曾于1988年出版《大国的兴衰》一书。本书的重点是分析当今全球变化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作者认为, 将会对21世纪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性问题是: 人口爆炸、环境污染、民族问题、通信与金融革命、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新工业革命和多国公司的发展。全书第一部分对以上问题, 特别是人口爆炸、科技革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分析了它将会给人类带来的利弊得失。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这些发展对美国、俄罗斯与东欧各国、日本、中国、印度、东亚地区、穆斯林国家、欧共体等的影响。在第三部分的结论中, 作者认为目前世界在经济层次上越来越一体化了, 但在政治层次上却越来越分裂。认为教育、提高妇女的地位及政治领导等, 是解决21世纪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关键因素。作者对全球前途所持的看法是比较悲观和极端的, 他甚至认为要解决某些国家的人口爆炸, 只能寄希望于艾滋病的蔓延。

Christopher Manion, *Slick Wille II*. Annapolis: Washington Book Publishers, Inc. 1993.

本书是1992年9月出版的《狡猾的威利》一书的续集。书中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克林顿主宰下的白宫的内幕。内容涉及“白水门事件”、德克萨斯州东北部城市韦科的灾难、克林顿私人律师文森特·福斯特的神秘自杀等事件。从克林顿之妻希拉里对权力的争夺到总统与军队的血缘关系, 从健康保险计划的难产, 到克林顿总统异国情调的社交活动等等, 书中均做了详尽的叙述。克林顿在其两年前打动选民的竞选演说中曾自诩: “我来到华盛顿是为了代表努力工作和遵纪守法的人民。”但作者则尖锐地指出, 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 克林顿事实上是一位水平最低的总统。

Martin L. Laster, *U.S. Interests in the New Taiwa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作者认为,90年代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使美国面临着许多挑战、冒险和机会。在亚洲,政策制定者的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台湾的前途问题。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实质上已经使它变成了一个“新台湾”,这个变化大体上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但是,新台湾对中美关系的前途构成了重大挑战,特别是在美国转变其以往对东亚实行的遏制战略的今天。在本书第一部分《新台湾》中,作者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四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叙述了“新台湾”的发展过程,探讨了它的前途。在第二部分《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中,分析了90年代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和战略,美国在新台湾的利益,美国与台湾和大陆关系的现状及前景,探讨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对大陆产生的影响等。在结论部分中,对新台湾的走向以及它将会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